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银屏之星——陈冲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内容提要

本书以真实而又平易的素材和流畅而又优美的文笔，记述陈冲从一个普通的少女成长为一位有影响和出色成就的影星的艰苦奋斗道路。醒目地让人看到一个青年人奋斗历程中的辛酸与甜蜜；曲折与成功；痛苦与欢乐。全书亲切地告诉所有渴望在人生的旅途上有所作为的青年男女们：只有朝着自己向往的目标，锲而不舍的奋斗和搏击，才有希望达到理想的顶峰。

银屏之星——陈冲

一、本书的“缘起”

我写此书，是想用真实而又平易的素材，记述陈冲从一个普通的少女成长为一位有影响和出色成就的影星的艰苦奋斗道路。

人生虽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机遇，但机遇并不是决定一切的。一个人对于自身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最终的还是要取决于自己的勤奋和努力。记得一位前辈作家曾回答文学青年关于他成功的秘诀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闲聊的时间用在学习上罢了。”

实际上，这个简单的道理，是和一切战线上成功者的秘诀是一样的。因此，我写本书的意图，无非是想告诉所有渴望在人生的旅途上有所作为的青年男女们：只有朝着自己向往的目标，锲而不舍的奋斗和搏击，才有希望到达理想的顶峰。影星陈冲的道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个连中学也未读完的普通学生，她能够成功，光靠机遇行吗？

陈冲自从拍完《大班》以后的这些年来，她又经历了许许多多有意义的事：她参加了意大利著名导演贝托鲁齐执导的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末代皇帝》的拍摄；她由此荣登了享有世界声誉的奥斯卡颁奖台；她作为大陆的青年影星第一个踏上了祖国宝岛台湾的土地；在日本、澳洲、欧洲、非洲都留下了她拍片的新记录，等等。她的新成就赢得了“世界女”、“文化使者”的美称。

陈冲的成功，不仅仅是一位影星的成功。可以肯定，在摘取世界电影桂冠的道路上，她此生还须作出不同于常人的百倍艰辛的努力。她的成功启示，主要的还是一个青年的成功。坦诚而言，与陈冲同等的学历和条件的青年千千万万，也许有许多人比她的条件更为优越，而她却能在这个人头济济的大千世界上争取到了自己应有的、或者说比别的青年更好的位置，来观看人类的风景，这不能不说是她的拼搏所致。

作为记者，我和陈冲断断续续地打了七八年的交道。和陈冲本人和她家人的交谈中，以及我本人所见、所闻的素材中，我能理解这一点。

所以，我乐意通过我的观察，把我印象中的陈冲介绍给读者。但它不是陈冲的“传记”，陈冲的传记应该由她自己来写，因此，我的叙述可能缺乏小说般的连贯性，但读者可以从我的点点滴滴的叙述中，看见青年影星陈冲面貌之一斑；看到一个青年人奋斗历程的酸辛与甜蜜，挫折与成功，欢乐与痛苦。

权作本书的“缘起。

二、清醒的理智

算起来，在我与她及她的家人打交道这七八年中，或作采访，或作朋友式的随便闲聊也数不清多少次了。有的时间长些，有的时间短些，也有几次是在饭桌上、小酒吧里边吃边聊。陈冲自出国后的每一次返沪，我们都要见面一二次。有时和陈冲及姥姥一起聊；有时也单独聊；还有几次是与陈冲及她的原丈夫柳青一起聊。

气氛是轻松、愉快的。在我的记忆中，每一次交谈总会给我带来一些新的感受。但陈冲本人的个性给我的印象却是一以贯之的：天真中透示着纯情，活泼中蕴含着稚气。不过，随着年份的递增和陈冲在海外影事活动的频增，她是一步一步地在走向成熟。

我和她最近的一次见面，是在 1990 年的春季。是她从台湾拍摄 40 集电视连续剧《随风而逝》返沪。

正由于她第一次赴台参加长篇电视剧的创作，我们谈话的重点较多的议论到了电视剧的制作，以及大陆、港、台电视剧的比较上。随着陈冲在海外的影视创作实践的增多，我明显地感觉到：她对于影视创作的知识也在明显地增长。这跟“小花”时期的陈冲大不一样了。

陈冲告诉我说：台湾、香港与大陆的电视剧，在戏味与人情味的策划上，着眼点是有区别的。她觉得：港、台的电视剧在戏剧的情节展开上，过重地注意到“儿女情长”的开拓与归结。拘泥于琐屑的生活小事、情感怨忧上迂回、跌宕，因此，人物常常在生活细节上展开纠缠、误会、冲突。剧情中的社会背景、时代环境往往不够拓宽与开阔。这样的戏剧冲突的结果，作品的历史感与思想性就大不如大陆的电视剧的主题来得凝重与深刻。她觉得：她正在参与拍摄的 40 集《随风而逝》就有类似的特征。陈冲并不十分满意《随风而逝》的剧本。固然，在人物的情感纠葛、儿女情长方面多做文章，可以给观众带来引人入胜和过多关注人物命运的艺术效果，戏味也会随之得到加强，但是，作品的深刻性也随之而降低。港、台的电视剧，凡反映人们的家庭生活、婚姻及男女情感的影视片，基本恪守着古老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儿女情长，忠孝节义，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剧情发展，悬念扣人，戏剧效果浓郁，男女主人公的是是非非、哭哭啼啼，颇能赢得观众的同情、怜悯和一掬眼泪。最后的结局又往往是以“大团圆”的喜剧效果取悦观众，使观众在伦理观念上的认同和欣赏戏剧效果上得到满足。

在那一次交谈中，陈冲还对中国和美国的电视拍摄环境和制作方式作了比较。她认为：各地的拍摄状况一定与当地的生活方式有较大的关系。如美国因地方大，环境选择天地广，加上资金又雄厚，胶卷使用的比例就比较大，因此，在影视剧的制作方面，可以做到精雕细刻，有较大的自由度，当然，影视剧的质量就会相应高上去。陈冲还认为：大陆的拍摄环境也大，也可以有广阔的外景选择余地，这一点与美国相类似，也可以做到精雕细刻，但资金不及美国雄厚。她认为台湾与香港的拍摄方式比较接近，生活节奏快，拍摄的速度也快。除了生活节奏快，拍摄的速度当然也受到资金的制约。因为剧组的费用与公司、个人的利益紧紧相关，故此全剧组的人除了分工，几乎不分行当，相互关照，协同作战，使整个拍摄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较高的效率。

大陆与台湾的电视剧在制作方面还存在一个很大的区别，即文学剧本问

题。台湾的电视剧制作不是有了一个完整的、细而又细的文学剧本、导演工作台本之后，才投入拍摄的。象《随风而逝》40 集的拍摄工作，陈冲除了总体上熟悉剧情和人物的来龙去脉之后，她只读了不到 10 集的剧本，便投入了角色。

与陈冲的这次最新晤面的谈话，我意识到：随着她参加国际间影视活动的增多，她的见识较之过去更为广泛，看问题的视角也更为新颖。文化的素质和艺术的素养，对一名从事银幕塑造形象的演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关键，一个演员可以通过闪烁一时的影片或角色，产生轰动效应，成为一位明星；但成为一位明星的演员，并不一定能成为一名艺术家。而文化的层次与素养，却无可争辩地成为明星向艺术家过渡的桥梁。电影艺术长廊上的一连串千古不朽的大家名字，如英格丽·褒曼、费雯·丽、嘉宝、劳伦斯·奥立佛、克拉克·盖博……他们的辉煌实践都无一不和他们对艺术的精深的见解联系在一起的。

陈冲在美国学习电影理论，选修艺术课程，在实践中加深理解，这种种努力均是很可贵的。她也不止一次地向我流露过盼望在电影王国争取桂冠的雄心。

我视陈冲的这种努力，是一个从幼稚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

几天以后，她陪 80 岁开外的姥姥来寒舍作客，从她的谈吐、举止上，我更加深了对她的理解和看法。这就是她对于不同环境的不同适应性，体现了她的聪明和素养。那天，她忙中抽暇，从仅有几天在上海办事的间隙中抽空来我家玩，不施粉黛，衣着随便，一件极不合身的草绿色军大衣裹挟全身。我的 17 岁的“影迷”女儿见陈冲如此这般装束大为惊讶，不禁问道：“你怎么穿这样的老棉袄？”在女儿看来，象这样的过时老棉袄，不仅目下的青年男性不会再去穿它，更不能说是“时髦”的女性了。

陈冲听罢女儿的发问，不竟嫣然一笑，答道：“这样随便、舒服，爱坐哪儿，就坐哪儿。”

陈冲的这番话，引起了我几天前去她家作客的印象。那天，我俩谈话结束后，从她家一起出来，陈冲恰巧要陪姥姥外出办点事。那时正是下午 4 点多钟，人们下班的高峰时期，陈冲携着姥姥去挤 44 路公共汽车。由于人挤，她俩花了好大力气才终于挤进了车门。我看着她俩，在默默地想：何不要辆车子呢？这不是举手之劳的事嘛？何况还有 80 岁开外的老太太在身边。

我看着俩人在车上向我道别的身影，一股同情和满意之情油然而生。同情的是，一位 80 多岁的老太太与一位纤纤弱女之身，受这般挤压之苦；满意的是，成就了明星之后的陈冲，依然有当中学生时代睡地铺、啃冷馒头的吃苦精神。这些举止与一般青年想象中的陈冲是不一样的。

这倒使我想到了在另一场合，另一个模样的陈冲。同一个陈冲，不久前，还出现在日本东京为《末代皇帝》作宣传的公众场合上；出现在台湾众多新闻记者的招待会上；出现在法国蓬皮杜国际文化中心和法国总统以及前国家主席李先念握手、交谈之际；出现在洛杉矶奥斯卡颁奖台上……

这个时候的陈冲，衣着典雅华丽，举止彬彬有礼、落落大方。

不同场合，不同模样的陈冲，表现了她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性，也体现了她的聪颖与成熟。陈冲曾在回答记者对“美”的看法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她说：“我不是对这方面特别重视，平常我是很不注意的，有些人乍一看很美，但接触之后，你倒不觉得怎么样，有些人很平凡，但接触之后就会发现，很

多东西从里面出来了。我很了解自己，有很丑的时候啦！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打扮，我平常是很少带妆的。这个东西昙花一现，每个人都有年轻漂亮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衰老，最主要的是怎样丰富自己内在的东西，这样的话，可能‘美’会比较持久些。”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陈冲对“美”的理解和她对于不同场合的适应性的一个注脚。

由此，我联想到某些青年演员，拍了一二部片子，自恃甚高，动辄要住高级宾馆、高待遇，不分场合均是浓妆艳抹，耳坠叮咚，素质与修养可见一斑。

一个演员有没有随遇而安的适应性，不单是外在的打扮问题，而是内在的文化素养问题。记得者电影导演徐昌霖曾向我说起过石挥。他说：“石挥这个人有一个优点，他至上能与总统、国宾同宴而不失身份，毫无卑琐之感；至下能与乞丐、苦力同伴，而没有高人一等之优。”石挥不愧为一个被戏剧家黄佐临先生称道为“眼低手高”的杰出表演艺术家。

陈冲对于不同环境下的不同适应性，是她的一大进步。任何一个名声再大的演员，如果他（她）忘记了无名时的艰辛（有名时更需艰辛）！那就是止步和倒退的开始。陈冲能充分理解和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她所以能取得不断进步和成功的重要的思想和意识基础。能意识到这一点的演员，也就能对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所取的成绩作出正确的估价，始终能保持一种清醒和理智头脑，不会在任何镁光和鲜花包围的情况下忘乎所以。更不会因出国拍了一些片子而忘却了曾使自己一度扬名的土壤和观众。

我想：陈冲不是这样的一个演员、一个青年，至少我与她最近的几次晤面中，她留给我的是这个鲜明的印象。

三、一个有男孩性格的女孩

有关陈冲少女时代的轶事，我多半是从她的姥姥史伊凡那儿听来的。史伊凡同志原是上海科技出版社的一位高级编审，长期从事文字编辑出版工作。现退休在家。七八年来，尤其是陈冲出国以后，我常去姥姥的书房兼卧室小坐、聊天。夏天，摇着风扇；冬天，围着取暖器。老人兴致所至，也吸几根香烟，烟雾萦绕，香茗一杯，常助谈话浓兴。久而久之，我们竟也成了“忘年交”。我们每一次谈话都很愉快，很融洽。我从老人的谈话中获得了不少教益和有关陈冲在影视活动外的背景资料。姥姥也喜欢我常去，我感觉得到：我的每一次到来，都会给她带来一些快乐与安慰。

相互的信任感，是采访和交友的基础。所以，姥姥会在我的面前愉快地谈及陈冲及她一家的背景。为我的新闻采访和写作提供必要的素材，给予我全力的合作。

姥姥常常会以一种欣慰和甜蜜的神情，回忆起陈冲少女时代的事情。她说：“小时候的陈冲真有点男孩子脾气。”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象陈冲这样一个出身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她的少女世界应该是充满着幸福、自由和无优无虑的色彩。

然而，和全中国每一名本该获得幸福和应有的学习权利的“红领中”们一样，祖国受难，知识分子受难，她们幼小的心灵中也过早地蒙上了一层阴影。

1966 年夏天，“红卫兵”代替了“红领巾”。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打倒”、“横扫”的标语。在这场浩劫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知识分子。象陈冲一家“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当然是在劫难免：外公张昌绍和姥姥史伊凡都被关进了“牛棚”，家也被抄了。

家里“出了事”，大人们被关进了“牛棚”，调皮的小同学不懂事，都来欺侮“黑帮”的子女，“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的“狗崽子”。有一次，一个调皮的小男孩在后面骂她、欺侮她。虽然，这个孩子个头比陈冲高，力气比陈冲大，但她却一点也不示弱，她猛然转过身去，激怒地扑上去，揪住小男孩的双肩，在他的后颈狠狠的咬了一口。那孩子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梳小辫子的陈冲竟有这么一手“核武器”，吓得以后再也不敢对她“轻举妄动”了。

姥姥后来向我回忆起陈冲这段经历时说：“小时候的陈冲，是一个有男孩子脾气的女孩，没有一点娇气，性格爽朗，倔强，颇有一点儿江湖上好汉爱打抱不平的气概。”

在课余学习小组里，陈冲是个“小组长”。因为她家里比别的小同学家宽敞，学习小组就设在她的家里。她自己不但遵守时间，管同学也很紧，俨然象名“小指挥宫”。有一次，一个同学迟迟役有来参加学习，过了钟点，还不见踪影。有的同学嚷嚷着有点不耐烦了，有的同学赌气地说干脆不等这个迟到的同学了。陈冲不答应。她憋着气跑到了那个同学的家里去叫。那个同学见陈冲来了，就朝家里跑，一下子关了门上了锁。陈冲爬上窗台去看，那位同学见陈冲爬上了窗台，急急忙忙地躲到了床底下去了。陈冲见状，一急之下，捡起一块石头，破窗而入。把那个同学从床下拖出来，一定要他去学习。

陈冲的这一砸，惊动了那位同学的家长。他的母亲从里屋跑出来说：“你

要他去学习是好的，可是怎么能砸玻璃窗呢！打碎了人家的玻璃是要赔的！”

不料，陈冲却冲出一句话说：“ 要赔，先赔给我们，谁家损失多？ ”

显然，她想起了家里被抄家的情景：家里的书、杂具……一件件地被人往外拿，今天少了这件，明天又少了那件。正在火头上的陈冲，只知道家里的东西莫名其妙地被拿走，但她不知道应该问谁索还。

少女时代的陈冲，唯一令她感到其乐无穷的，是跟妈妈到实验室里去喂养小动物。

陈冲的妈妈在家庭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并没有放弃手中的医学研究工作。在妈妈的实验室里养着几只做实验的小动物，它们要人去饲养，妈妈就带着陈冲兄妹去做帮手。陈冲每听到妈妈要她和哥哥去喂养小动物，都非常高兴。她和哥哥分工合作，喂养小动物入了迷，觉得这件事比上公园还好玩。她似乎觉得和小动物在一起，好象自己也进入了大人们所讲的迷人的动物世界里。

只有在这时，陈冲才会彻底地忘却和小朋友们争吵时所带来的不愉快；消除家庭受冲击给她幼小的心灵带来的阴影。

光阴似箭。当年“ 一个砸玻璃窗的孩子 ”已经过去 20 个年头了。尤为令人兴奋的是，她已奇迹般地登上了世界瞩目的奥斯卡颁奖台了。

四、登上奥斯卡颁奖台

众所周知，自从 1927 年诞生第一届奥斯卡金像奖以来，人们一直将好莱坞视作为美国电影的晴雨表，人们也将好莱坞视作为世界电影的王国。多少钟情于电影艺术的青年男女、甚至为电影奋斗了一辈子的年老的电影艺术家们，都无一不仰慕闪烁在比弗利山上的奥斯卡“皇冠”，期望有朝一日登上她那辉煌无比的奖台。60 年后的 1987 年，第 60 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大会上，一个年轻的中国姑娘陈冲，不久前还令美国人感到陌主的中国青春影星，却奇迹般地登上了万众瞩目的颁奖台。她是第一位担任颁奖的中国人。这是一种荣誉，既是陈冲个人的荣誉，也是国家的荣誉，它也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一个象征。这一年，一部由中、意、英合拍的中国题材的影片《末代皇帝》，一举夺得了 9 项奥斯卡大奖；中国年轻的作曲家苏聪获得了最佳作曲奖；女主角婉容的扮演者陈冲，登上了颁奖台，外国报刊由此而称这一年的奥斯卡奖是“中国年”！壮丽而隆重的颁奖仪式，通过国际卫星向全世界转播。中国成千上万的观众也看到了这辉煌的一幕。站在颁奖台上的陈冲，气质高雅、落落大方、秀发飘逸、眼神明亮，举止仪态均显出具有很好的文化素养。每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仪式，不仅是全世界电影精英们的一次盛会，更是一次充满智慧与幽默的聚会，一次再现表演艺术家们才华的机会。每年颁奖，无论是奥斯卡大奖的得主还是颁奖者一般都有一个限定时间的简短的致辞。这些出类拔萃的“脱口秀”们妙语连珠，幽默迭出，为颁奖会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谐趣。《末代皇帝》获得大奖，导演贝托·鲁齐真有点受宠若惊的味道。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向与会者致辞说：

> “我必须向主办当局致以中国式的叩头。这是我生命中最激动的时刻。原先，我身为意大利导演和欧洲人，总以为奥斯卡令人着迷却遥不可及，更不会落到我头上。但《末代皇帝》获得 9 项提名后，情况立刻改变了。我成了奥斯卡奖的‘受害人’。我开始学习比赛规则，计算胜率，其结果是结肠炎、高血压、头痛、心脏病等接踵而来。今天我更是感到自己服药过量，要叫救护车来了。”

贝托·鲁齐的致辞，引得了人们的一片笑声。

而另一位上台的最佳男配角肖恩·康纳利的致词更富诙谐和幽默。他说：

> “早在三十年前，我就来到了这里。忍耐乃美德。这个奖虽说是配角，但也是对我整个表演生涯的一种肯定与鼓励……我事前曾想，如果得奖，就送给太太，但现在发现奖金高达 1.5 万美元，该不该送她得重新考虑了。”

肖恩·康纳利的致辞同样博得了满堂彩。

颁奖晚会出现戏剧性的高潮，自然是获得该届最佳影片的男女主角、一对中国式的“皇帝”、“皇后”登台颁奖。尊龙与陈冲在一片掌声中登上了颁奖台，他俩是为该届获得最佳纪录短片颁奖的。

尊龙和陈冲是在晚会进入三分之一的时候，携手登上奥斯卡颁奖台的。当他俩一出现在明亮的灯影照射下的时候，这一对风度翩翩，华丽高贵的“皇帝”、“皇后”的风采，使会场上的气氛明显地活跃了起来，掌声立刻盖过

了嘈杂声。

这确实是好莱坞电影史上的一件新鲜事,奥斯卡奖 60 年以来第一次由华裔颁桨人给获奖影片颁奖。他们的名字被载入了奥斯卡奖的光辉史册！

在宣读最佳纪录短片之前，两人也作了一段诙谐的对白：

陈冲说：“ 真高兴，也完全没有想到，奥斯卡奖会提名一部中国电影为最佳影片！ ”

尊龙紧接着说：“ 《末代皇帝》不仅仅是一部中国片，出品的是美国公司，导演是意大利人，作曲的还有日本人，美国人、中国人……所以—— ”

陈冲接口说：“ 那么，这是一部？ ”

尊龙答：“ 所以——是‘ 环球 ’性的！ ”（美国有环球电影公司——笔者注）

陈冲故意反问道：“ 什么，这可是哥伦比亚公司的影片呀！ ”（《末代皇帝》由哥伦比亚公司发行——笔者注）

尊龙与陈冲的“ 对白 ”，巧妙地为《末代皇帝》多国联袂的合作，作了形象与幽默的宣传，强调了《末代皇帝》获奖的世界性的意义。

尊龙与陈冲的“ 对白 ”，立刻博得了全场与会者的一片掌声。

华裔影星登上奥斯卡颁奖台，对陈冲来说，无疑是她从影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活动。它将影响着陈冲今后在海外的电影艺术实践。而对于大多数中国青年男女来说，陈冲的短暂历程无疑也是一个奇迹。

人们不会忘记，仅仅在 10 年之前，她还是上海一所普通中学的女学生，由于“ 文化大革命 ”的原因，她连中学也没有读完。而在 10 年之后，她会获得如此崇高的殊荣，决非是平空从天上掉下来的。

陈冲，她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的？

她的家庭与社会环境又向她提供了些什么？

她的成功的道路又可以向今天的青年提供些什么样的启示？

让我们的叙述沿着陈冲走过的道路作一番回顾……

五、世袭的“书呆子”家庭

家庭的熏陶、教育以及环境的影响，肯定对陈冲的成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寻觅陈冲成功的轨迹和原因的时候，叙述一下这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知识分子家庭是必要的。陈冲的家庭是中国千万个知识分子家庭中，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代表。这一家具有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共性的品德：重事业、轻名利，安分、勤奋。但这一家中的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特有的个性。陈冲的姥姥史伊凡同志曾在一篇叙述自己一家情况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他们一家三代人，除掉两个未成年的初中生、小学生和一个已经老化的姥姥外，都有使不尽的精力和花不尽的精神财富，这份财寅，是从去世的外公那里继承下来的‘拼搏精神’。”这是毫不夸张的实事。用“拼搏精神”来描述陈冲及其一家长辈，是非常准确的。此外，这一家，从陈冲的外公、姥姥向下延伸到爸爸、妈妈，都有一些书呆子的通病。这个通病所带来的治学风，在这个家庭弥漫着、扩散着……一直影响、遗传到陈冲这一代。陈冲从长辈们的身上不知不觉地吸收了这种“拼搏”的精神和学习风气。在这个家庭中，一个拼搏精神和具有严谨的治学风气的“带头羊”，应该首屈一指陈冲的外公——张昌绍先生。张昌绍先生是一位国内有影响的药理专家。他为我国的药理学专业奠定基础和发展的过程中，作出了颇为重要的贡献。张昌绍教授曾主持制订过卫生部颁布的药理学教学大纲，曾主编过全国药理统一教材。他长期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教研室主任，培养出了不少杰出的医学人才，被同行们公推为“当代卓越的药理学专家”。

照陈冲姥姥史伊凡的说法，她的老爱人张昌绍先生是一个“木讷寡言”的人，只知道伏案啃他的书本。也许正由于老人的“木讷寡言“之故，他的普通话说得实在不怎么高明。史伊凡告诉我：他虽然精通英语，但发音总是带着浓重的乡音。

妻子曾好奇地跟他开玩笑：“是否因为你说话过于节约，影响了语言中枢的发达？”

丈夫想了一想，点点头说：“可能。”不过，他又补充一句：“我使用眼睛和耳朵的时候多些。”

尽管张教授“言教”不多，但“身教”却给儿辈们留下了榜样的形象。每天下班回来，他总是走进自己的书房，坐在写字台前默默地耕耘。日长月久，孩子们也养成了学习的好习惯。吃过晚饭，一家人各占一方，学习的学习，做作业的做作业，互不干扰，互不嬉戏。

张昌绍教授于 1934 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 1937 年公费赴英国留学。3 年后，他获得了医学博士与哲学博士的学位。同年，他被吸收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

值得一提的是，张昌绍教授在学术研究领域是相当有创见性的。他所研究的“儿茶酚胺”课题，颇引起西方国家科学界的重视。1940 年，他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受到学校的器重，挽留他在美国继续研究，并且对他家属的工作也作了安排。但是，当时的华夏大地正遭受日寇铁蹄的蹂躏，张昌绍教授为了赶回灾难深重的祖国，尽自己的一份绵力，毅然放弃了他所羡慕的美国先进的科研设备，星夜启程，穿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弥漫在欧洲上空的烽烟，回到了祖国。

可是，这样一位兢兢业业、为祖国医学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在十年动乱的岁月里，受尽了精神折磨。他目睹实验室被封闭，几十年的理想追求毁于一旦。一些亲近的朋友、同事，一夜之间成了对立的“敌人”。张昌绍，这位平素只知道探索科学奥秘的学者，受不了来自精神与肉体方面的刺激与打击，终于，在 1967 年 12 月 20 日严寒彻骨的深夜，饮恨含冤，长辞人世。

外公张昌绍去世的时候，陈冲还是一个四五岁的孩子。童年的印象虽然很淡，但她知道外公很疼她。在陈冲的记忆中，外公是个慈祥、可亲的老人，他会写大本大本的书。外公总坐在写字桌前的形象牢牢地印在她幼小的脑海中。

除了外公，姥姥也是陈冲崇拜的偶像。她也是陈冲最亲的人。姥姥和外公一样都十分疼爱小陈冲。小陈冲也常常喜欢依偎在姥姥的身边，叫姥姥讲迷人的故事。在陈冲的心目中，姥姥和外公一样，也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在姥姥的书橱里总是放着许多童话小说，而且姥姥也是一位文学写作里手，年轻时还写过不少小说和其他体裁的文艺作品，后来是华东作家协会的会员，她和诗人徐志摩、作家沈从文、丁玲，都还是朋友，直到沈从文去世前一二年，老人还与他常有信件来往。

年轻时代的史伊凡，她向往革命，追求革命，毅然从中学里逃了出来，参加了北伐。1932 年“一二·八”事件爆发以后，史伊凡报名参加了上海医学院组织的第四救护队。在前线，她和战友们一起救护伤员，奔走在战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上。

1938 年，史伊凡远涉重洋，到英国伦敦大学深造。就学期间，她没有忘记祖国正处在战争的深重灾难之中，她和朋友们在伦敦街头组织义卖，组织大型舞会，将等到的钱款寄回国内，支援国内同胞抗击日寇的侵略……

40 年代初，张昌绍和史伊凡夫妇俩先后回到了战火弥漫的祖国，来到了战时后方的四川重庆歌乐山。那时候的重庆，处在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和国民党统治的双重灾难下，人们在艰苦的环境里挣扎、生存。刚回到祖国的张昌绍夫妇热血沸腾，他们从朋友们的谈话中，听到了红军在这块土地上，正在为民族的兴亡而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俩从红军的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和光辉灿烂的未来。他们准备把自己学得的医学知识贡献给正处于危难中的红军和正在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人民。

重庆的生活条件是低劣的。夫妇俩住在用泥巴、竹墙围起来的茅草房里。史伊凡动用自己的一些积蓄和少许稿费，一个人办起了一家现代医学出版社。张昌绍则利用在国外带来的微型胶卷文献资料作为参考，日夜奋笔疾书，著述通俗的医学书籍。当时，在抗日战场上，因为缺医少药，缺乏常识性的治疗知识，死于伤口感染的抗日战士不少。张昌绍教授怀着一颗良知的心和满腔的抗日热忱，他先后写成了《磺胺类药物》《青霉素和链霉素》《现代药理学》等书。这些书不但填补了国内医学界、尤其是解放区医学方面的空白。这几本书第一版问世后，史伊凡通过周恩来同志转到了延安，受到了延安医药界的热情欢迎——处在抗战时期的前方士兵们是多么需要这样的书啊！其中《现代药理学》一书还在延安再次印刷过。

张昌绍和史伊凡夫妇的革命热情，深得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和好评。1945 年 8 月，毛泽东主席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国共两党的谈判，毛车席在谈判期间要请医生拔牙齿，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健康与安全，党的有关同志还委托史伊凡去对主治医生的政治态度和医疗技术作一番调查了解。这充分说明了

党对她的信任。史伊凡同志没有辜负党组织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外公与姥姥的光荣历史激励着陈冲的心灵。她不仅从姥姥和外公的身上，看到了他们对待事业的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而且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与准则。家庭长辈的无声行动，对在成长中的陈冲来说，无疑起到了表率和模范的作用。

除了外公和姥姥以外，陈冲的爸爸陈星荣和妈妈张安中的榜样，对陈冲的思想与成长都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陈星荣和张安中均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在学校里，俩人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陈星荣是班级里的体育部长；张安中是班级里的文艺部长。张安中还是一位有着动人歌喉的音乐爱好者。

要了解陈冲的家庭，稍为介绍一下这几代人的各不相同的风格的书房，也是很有意思的。

对于陈冲的爸爸、妈妈来说，他俩的卧室与书房就是办公室的延伸。据姥姥介绍：陈冲父母的书房与卧室从不欢迎别人替他们打扫，而他俩又十分忙碌，偏偏没有时间打扫。虽然如此，他们的房间并不显出混乱与不洁。房间里面可以作为特征来显示的，就是书——几乎在所有的家具上都堆着书。他们除了自己书桌前的坐椅外，没有一张多余的椅子。

陈冲的爸爸、妈妈经常很晚回家，进入卧室后便各人忙于自己的事情：或备课，或整理材料，入夜，常常传来的是英文打字机的“嗒嗒”声……

陈冲的父母经常有机会出国讲学、进行科研交流，就是在国内，也东西南北地出差。因此，大房间常常是空着的。即使大房间空着，陈冲也不喜欢住。因为在她眼里，爸爸、妈妈的卧室“缺乏生活气息”。她宁愿睡在姥姥房间的地板上。在这里，她可以翻到她所喜爱的文艺类书籍，特别是她喜欢的童话故事。

姥姥的卧室兼书房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它的风格：简单。老人喜欢“家徒四壁”：墙上不挂画，桌上不摆花。除了生活的必需品外，老人不容忍任何生活以外的摆设，哪怕多余的一张倚子，一只桌子，她一旦发觉，常常要让人搬到楼上去。

陈冲姥姥和外公的房间的色彩和基调也都是属于同一类：简单和朴素。除了生活必需品外，也尽是书、期刊、资料卡片等。那些众多的医学期刊，是张昌绍教授年积月累留下来的，一本不缺。如果有一期因故缺少，他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去补回，有的还从国外去高价购进。

也许是外公与姥姥俩的共同兴趣所致吧，外公的书房也没有任何字画摆设。虽然，书房里缺乏五光十色的色彩，但墙上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却是挂着的。这两张地图的色彩却令张昌绍教授心旷神怡。

在这个家庭中，还有一位应该介绍的成员——陈冲的唯一兄长陈川。

陈川，也可以算是这个世袭的“书呆子”家庭氛围中熏陶出来的一位青年“文化人”。

陈川喜欢画画，毕业于上海美术学校。在他 22 岁那年，即 1981 年 7 月，他已在上海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

几年前，他在陈冲赴美学习以后，也去了美国继续他的美术创作活动。

在上海的家中，陈川的居室却与“家徒四壁”的姥姥房间不同。在这个青年画家的房间四周挂满了他创作的油画，有的还没有完成，油画的颜料到处都是。墙上还挂满了各种各样的雕塑人像之类的艺术品。

在陈川创作的油画作品中，有一幅是他极为钟爱的，那就是哥哥为妹妹画的一幅肖像画——这是一位在稚嫩的脸蛋上，镶嵌着一双美丽、天真、任性的眼睛的姑娘。在哥哥的眼中，妹妹纯朴、稚气、倔强，因此，在他的画笔的勾勒下，陈冲的嘴角边清晰地留着坚毅的线条，眼神中却流盼着甜柔的微笑……这幅画，曾在陈川的个人画展上引起了一位外国朋友的注意和兴趣。

“我要买这幅画，行吗？”外国朋友用不标准的中国话向工作人员说，“这是一位可爱的中国姑娘。”

这位工作人员来到陈川的姥姥身边，询问她说：“一位外宾想买这幅陈冲的肖像画，你看行吗？”

姥姥说：“这不是我画的，得问这幅画的作者。”姥姥把慈和的目光转向在身边的陈川。

陈川低下头，沉思一下说：“这是我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我画得不多，这幅妹妹的肖像画，想自己保存着。”

在陈川的眼里，这幅画凝聚了他和妹妹陈冲的手足之情；也是他为妹妹画的唯一的一幅画像，他不想用金钱来为这幅画标价。

外宾似乎也理解了面前这位小伙子的心思，也就作罢了。

在家中，陈冲没有单独一人的卧室，她喜欢和姥姥作伴。夏天，她就干脆在姥姥的大房间里打地铺；冬天，就在姥姥身边拉开单人床。她跟着姥姥学习英语，跟姥姥一起“讨论”安徒生童话。

姥姥是陈冲学习人生的启蒙者；也是她成长道路上的“保护神”……

六、少女时代的幻想

少女世界，是充满幻想的世界。

这幻想，是星辰，是月光，永远闪烁着迷人和诱人的光泽。

和所有普普通通的女孩子一样，陈冲也有过幻想。但是，生活就象一块奇妙的“魔方”——她期望将来能走进这个世界，然而，不知是什么机缘和动力，却将她引进了另一个世界……

张昌绍、史伊凡夫妇生有三个女儿：张安中、张安华、张安代。

三个女儿也各有一个女儿：陈冲、张冲、高冲。

陈冲是“三冲”中的头一冲。

陈冲在学校里念书时，是一个深得老师喜爱的好学生：天真、活泼、可爱，学习成绩也很好。她曾获得徐汇区小学生英语比赛第一名；在小伙伴中，她是一个“小头目”。

陈冲的名字是姥姥史伊凡起的。为什么要给她起一个“冲”字呢？

史伊凡的回答是，“一家人竟三次取名为‘冲’，倒并不一定是希望孩子们都得冲锋陷阵，出人头地；而是因为取名的是她们的姥姥，姥姥有点儿蠢，脑子常常会停板，什么东西也想不出来。因此才造成一家三冲的怪事。”这番话，自然有自谦之意。

取名为“冲”，当然寄托了老人们在下一代人身上的期望：在生活和事业的道路上要做勇往直前的强者，而不要做畏缩不前的懦夫。

史伊凡本人就是和她的爱人张昌绍教授一起，冲破旧中国黑沉沉的雾障；从遥远的欧洲大陆冲破重重阻力……一程又一程，一步又一步地在人生的道路上冲过来的。

在年长者的心里，她也多么希望新成长起来的家属新一代，也象她们的外公一样，不畏荆棘，不畏曲折，在生活的航道上勇敢地冲击！冲击！

幻想，是人生拼搏的前奏。

在少女陈冲的众多幻想中，她曾经做过当一名“伞兵”的美梦。也许，在她的视野里并不一定真正见过伞兵是个什么样子，但她在电影、电视、画报中见到过那种令她神往的奇妙胜境：无数顶红色的、白色的、黄色的……“花朵”从天而降、飘飘欲仙；而在这众多的跳伞员中，竟然还有那么多姑娘！

少女陈冲也真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其中的一员。

不料，这个机遇却真的来了。那一天，学校里来了几位解放军同志，说是来招收伞兵的。陈冲满怀希望地跑到老师那里去打听，她失望了，只招男生，不招女生。

这个坏消息太使她伤心了。她急得几乎要哭。“不管他们的规定，我就是要当伞兵！”陈冲倔强地想。

她跑回家，关在屋里，一本正经地写起了“申请书”。她一字一句，情真意切，足足写满了几页纸。她除了恳切地陈述了自己的强烈愿望外，还历数了几条理由。她表示：男生能做到的，女生也能做到。男女平等，男女一样。

“申请书”递上去了，但是，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老师除了安慰她、鼓励她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了。几天之后，招兵的解放军同志走了，临走还带去了两名体格健壮的男生。陈冲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离开学校，心中泛起

说不出的忌妒之情。

那天，她拖着沉沉的步子回家去，心中怏怏不快。为了弥补当不上伞兵的损失，她吵着要妈妈给她买两件绿军装。妈妈张安中很懂女儿的心思，便满足了她的要求。陈冲把军装穿在身上，对着镜子上下照，这下她开心了——算是一点点心理上的小满足。

伞兵，勇敢者的梦。那年，陈冲才 14 岁。

在少女陈冲的梦幻中，她还梦想过当一名作家。这也许是受了姥姥的影响。姥姥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名作家协会的会员，写过小说和散文。

陈冲想当一名作家，多半是受了文艺作品的吸引。她从小喜欢看各种小说、故事、童话，特别是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在安徒生的笔下展现出来的那么奇妙而美丽的世界，令她神往。

她赞叹作家们有一枝“ 神笔 ”，她也企望有朝一日也有这么一枝“ 神笔 ”。在少女陈冲的眼光中，要成就一名作家，脑袋里一定需要有大量的词汇。于是，她留心地准备了两个本子。一本给姥姥，一本留给自己。每当姥姥读书、看小说的时候，陈冲总是朝姥姥的手里塞上一枝笔，并关照姥姥：“ 姥姥，把书中的‘ 豪言壮语 ’别忘了给我记下。 ”姥姥也总是应允着，照着外孙女的要求去做——当然，她知道，当一名作家能写一手好文章，并不是依仗着“ 小本本 ”中有多少好的词藻。老人家只不过是为了让小外孙女高兴，才答应为她效劳的。

而陈冲自己抄写“ 豪言壮语 ”的劲头却更大。每天作业做完，她便啃那些杂志、小说、报纸，不停地在自己的“ 小本本 ”上摘录“ 豪言壮语 ”。没有多长一段时间，她的“ 小本本 ”上已经抄满了。在她的作文簿上，在学校和班级的墙报上，陈冲写了不少充满“ 豪情 ”的文章。

大话、空话的时代，孕育了无数善于说大话、空话的脑子。少女陈冲也深受其害。

陈冲后来回忆起这段可笑的经历时，说：“ 我浪费了少年时代最美丽、最自由的想象力，写了无数篇豪华而空洞的充满英雄主义气概的作文。没多久，我就觉得没有意思了。 ”

从“ 豪言壮语 ”走向作家的道路，对于少女陈冲来说，也是一条走不通的迷径。

少女陈冲的多彩的幻想一个接一个地被破灭了。那末，她的梦究竟在哪里呢？她的未来之路究竟通向何方？

命运之神呵，请给予指路。

七、一张照片引她走上银幕

人生的选择往往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当你一门心思地向往走进这扇大门的时候，而命运之神却奇妙地将你引进了另一扇大门。

陈冲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她居然会与“电影”结缘，走进这扇充满着幻想的、神奇的大门。

这完全是一个新的天地。曾经有多少痴情的少男少女们在它的门前徘徊、瞻仰，梦寐以求有一天能叩响它的门铃，当上一名令人羡慕的电影明星，然而，又有多少人失望了……而她——陈冲，连“演员梦”也没有做过，却奇迹般地，命运之神将她推上了“明星”的地位。

从此，她和银幕上的影子一起，共享着欢乐与忧愁；兴奋与烦恼……

陈冲与电影结缘，完全是从一张普普通通的照片开始的。

照片上的陈冲：胖墩墩的圆脸，扎两条小辫子，乌黑发亮的头发，有少许留海飘在额前。在这张照片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那双眼睛：清澈、明亮，象一泓淙淙的泉水。呵，这是一个演员最需要具备的眼睛，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这张照片，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中年女导演武珍年的抽屉里，已经静静地躺了两个月了。在武珍年的抽屉里，有一个小小的档案袋，里面存放着许多类似象陈冲那样青春少男少女的照片。在这些照片的背面，还附有他们的职业、爱好以及特长等等简明情况介绍。

陈冲的这张照片，是武珍年的一位朋友介绍给她的。朋友交给武珍年这张照片的时候，只是简单地介绍说：她的名字叫陈冲，父母是医生，本人是上海市共青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至于其他情况却很少知道。

陈冲的这张照片，在众多的照片堆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耀眼之处，当然，也没有引起武珍年的特别的兴趣。它象一块有待于开发的矿藏一样，不知哪年哪月，哪一次令人心跳的开山炮声，才能将它发掘……

这也是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上海电影制片厂有两个摄制组，同时向武珍年提出要物色一个年方十七八岁的姑娘，在影片中饰演一个“红小鬼”和一个当代少女。

武珍年回答他们说：这样年龄的姑娘倒是有一个，但没有“相过面”，也不知道行不行？

武珍年带着疑团，决定上门作一次履行公事的“相面”。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武珍年的兜里揣着陈冲家的地址，乘上公共汽车，来到了靠近徐家汇的平江路。

这是一条和市中心石库门弄堂大不一样的弄堂。说它是一条弄堂，倒不如说它是一个院子更为确切。这个院子很大，足足有千把个平方米。院子门口还有一间门卫兼电话传呼室。门口的墙上还书写着“外来人员，请先登记”的字样。虽然外来人员，并不一定均自觉地去履行登记手续，但这个规矩和模样给人以一种安全、幽静的感觉。

据说，这个院子里的房屋最早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宿舍，里面居住的大多数是该院的教授和工程技术人员、高级职员。陈冲一家的住房也是该院分配给张昌绍教授的。一家一幢二层楼房，有六七间房间，相当宽敞。在上海这个寸土似金的拥挤都市里，象这样的居住面积算是上等的了。

院子里的整齐的矮冬青、梧桐树和楼前小园圃，与外界灰尘纷纷的马路

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武珍年敲响了院子里的 10 号门。巧得很，这天下午陈冲和她的妈妈都在家。

武珍年简略地向母女俩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找上门来的意旨。母女俩相对而视，均感到有点意外：电影厂怎么会找上门来与陈冲“相面”？特别是少女陈冲：闪亮着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流露出欣喜、疑惑、探询的神情。好象在问眼前这位陌生的电影厂“阿姨”：选我？！我能当电影演员？！

有着多年遴选青年电影演员的经验，武珍年首先发现了陈冲的眼睛有一股叫人难以名状的魅力，她的种种内心的活动能够透过限神的顾盼而自然地流露出来。

职业的习惯，使她对陈冲这位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产生了好感。

武珍年为了使自己心中更加有底，考察一下陈冲在文艺、表演、素质等方面的“实绩”，她出了三个内容，请陈冲当场“赴考”。

第一，让她朗诵一首诗。陈冲也没有征求在一边的妈妈的意见，拉开嗓门便朗诵了起来。在武珍年看来，这姑娘的标准话并不标准，朗诵时也不集中注意力，眼睛不停地扫来扫去，看上去漫不经心的样子。

第二，请陈冲跳了一段舞，借以观察一下陈冲的身段。在考核者眼里，陈冲的舞姿也并不怎么优美，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显眼的地方。

第三，陈冲朗读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一文，这回却是用英语朗读的，口齿倒挺清晰、流畅，看得出她在英语方面有一定的基础，也许是出身于“英语世家”的缘故吧，朗读时，陈冲旁若无人、声音洪亮。三个小题目，算不上是出色的表演，但有一点却使武珍年惊叹不已，这就是陈冲的落落大方，毫无矫揉造作之感，简直是一种出格的大方。就在陈冲用英文朗读《为人民服务》时，武珍年围着陈冲转了一圈，把她上下左右，仔细地观察了一番。她真想问问陈冲：你，一个小姑娘有过什么大场面的经历吗？在大庭广众之中表演过什么吗？当然，她没有问。她把这个对陈冲初次见面的良好感觉，留在了心底，留在了她的脑海的储存库里。三个小节目下来，陈冲那双闪烁着聪颖、美丽和单纯的眼睛，扑楞楞地望着这位陌生的“考官”，似乎在说：演员需要什么条件，我不懂，我就会这么几下子，你看着办吧！武珍年是一位有经验的人，挑选演员也不是一次、二次了，各种少男少女她也见得多了，但象陈冲这样大方、毫无拘束的少女，却是很少见的。她告诉陈冲的母亲：她的女儿可以成为一个演员，并希望她第二天上电影厂一趟。

八、在电影厂首次露面

一个人，一生不知要经历多少事，接触多少人，有的事，有的人很快就会遗忘掉。而有的事、有的人却一辈子终生难忘。陈冲永远也忘不了她第一次在电影厂露面对的情景，而她的朋友们也一直记得她第一次出现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模样。上海电影制片厂武珍年的来到，第一次惊动了少女陈冲宁静的梦。这是一个漫长而充满期待的夜。她躺在床上，仰望着天花板，脑海里奇妙地变幻出五光十色的银幕世界，她所看过的影片的一幕幕镜头浮现在她的眼前……而这些，过去她只是作为一名观众，带着新奇而崇仰的目光来观看他们的，和“电影人”一起欢乐，一起忧伤；而如今，也许有一天，她将成为银幕中的“电影人”，脑袋一下子被放大十倍、百倍……千百万观众将与我所饰演的角色一起欢乐，一起忧伤，那该是一种什么滋味呢？陈冲想着，心中充溢着不可名状的奇妙的感觉。明天，明天，明天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她呢？冥冥之中，陈冲慢慢地进入了梦乡……第二天，陈冲如约来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那天，她身穿一件褪色黄军装，而且上面还打了补丁。在“文革”动乱的年代，黄军装却是不少青少年所崇尚的，和50年代的“列宁装”一样，它是一种思想、一种模式的象征。

尽管如此，到电影厂去亮相“赴考”而穿着如此朴素，在应考的青少年男女中，陈冲却是突出的一个。

电影厂的很多工作人员都以一种惊讶和询问的目光打量着陈冲：这位穿着简朴、大方的姑娘来自何方？来干什么？嗬，他们很快明白了，今天是上影厂“考试”演员。许多人带着新奇的目光来“围观”新演员，他们在许多穿着漂亮、时髦的青年男女中，瞥见了独独穿着打有补丁的黄军装的陈冲。从“围观”者的新奇和充满疑惑的目光中，他们似乎从心底里在发问：这位姑娘倒是挺有个性的，人家都穿着漂漂亮亮的，而她，却这么个打扮。

考试开始了。依照“考官”的要求，陈冲重复表演了昨天在武珍年面前的三个小节目。面对挤满了整整一房间“内行”的观众，陈冲依然是心不慌张，神情镇静，表现自如。在她表演的时候，还有不少人不断地涌进屋子里来。等到陈冲表演完了以后，已经没有她坐的座位了。坐在哪儿呢？她几乎没有思考，一屁股跳上正中放着的一张大桌子上。眼睛毫不胆怯、陌生地看着周围的电影厂导演、演员们，人们忽然发现：这位穿着随便的小姑娘，却具备着良好的演员素质：纯朴大方，毫无矫揉造作之感。

就这样，陈冲被上海电影制片厂录取了。

进厂第一件事，厂方要她们多看些电影表演方面的书。陈冲向武珍年借了许多电影方面的书籍和电影杂志。她告诉武珍年，这些书中对她最有启蒙影响的是3篇文章：赵丹的《林则徐形象的创造》，张瑞芳与赵韫如的关于表演问题的《书简》，王晓棠的《金环与银环》。

陈冲一边读书，一边看电影；看了电影，又去看文章，前后反复了不下七八次。这样反反复复的重点观摩，无疑就是最好的表演理论的学习。

陈冲是读了一年多的初中后，离开她的母校共青中学，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的。

中学，孕育了她的青春与活力的温床，一旦离开它，陈冲的心里充满着无限的依恋之情。然而，另一团熊熊的希望之火却开始在她的胸中猛烈地燃烧着——这就是银幕之光的强烈的诱惑力。

每天，她踏着轻快的步子，听着梧桐树间传来的啁啾鸟鸣，哼着轻松的歌曲，走进位于徐家汇裕德路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大门。

每天，她走进一间空空荡荡的大办公室里，然后坐下来准备她的剧本。那时，她接受的角色就是一个摄制组向武珍年提出的“红军小女孩”。虽然，这一角色的整个台词只有两句话，但她还是那么认真地准备着，仔细地琢磨着每一个字的涵义，体味着人物的性格……因为，她不仅仅是为了这角色，而是觉得自己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新的人生旅途。

陈冲走上银幕之路，是与她父母最先所期望女儿从事的职业是有牴牾的。当然，女儿与父母之间的矛盾后来获得了通情达理的父母的支持与谅解。

陈冲的父母陈星荣和张安中均是从事医学事业的，两人均是在医学上有成就的学者。他们希望女儿也能从事这一崇高的事业。陈冲在她的一则日记中，这样写道：

> “我们家祖辈几代都是从事医学工作的。爸爸妈妈总希望我和哥哥也能学医。妈妈经常跟我们说医生是个崇高的职业，它能使人摆脱痛苦，给人以新的生命。记得有一个晚上，我跟妈妈开玩笑说：‘其实我也是学医的。’妈妈大吃一惊。虽说是玩笑，但却是事实。因为我深深体会到，一部好的艺术作品也同医生一样能救人，一样能使人摆脱痛苦，一样能给人以新的生命。演员跟医生一样也是崇高的职业。
>
> 听了我的解释，妈妈好久没有作声。后来她对我说：真正的艺术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你相信自己能够胜任吗？我想了一会，有力地点了一下头。
>
> 我的终生事业就这样由自己决定下来了。”

女儿的事业，取得了父母的谅解和支持，这对陈冲来说，无疑是增加了一股强大的原动力。电影，对她来说，原本毫无姻缘的联系，她和她的家庭，没有一点点与电影圈搭界的背景，陈冲本人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文艺天才，在她七年多的学校生活中，甚至连少年官的文艺活动也没有参加过，仅仅是对于电影的神秘感与憧憬，她对于一个小角色的两句台词，都当作是一件了不起的使命来对待。

她年轻的心房，充满着希望与阳光。

九、难忘的演员培训班

充满着希望与阳光的陈冲，很快地被失望与阴霾所笼罩。

这是她踏上电影旅程不久所经历的第一次挫折——正当陈冲扬起理想的风帆迎接生活的风浪，满怀信心地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攻读剧本、准备角色的时候，传来了一个坏消息：她所准备的那一部电影“下马”了。根据上面传下来的通知精神，所有借调来的青年演员一律要退回原单位去。

这使陈冲太失望了。前后仅仅二个月的时间，剧本不准备了，台词也不念了。陈冲站在空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呆呆地看着窗外不断飘落的黄叶，少女的心又一次被迷惘、失落的情感缠绕着。

“伞兵——作家——演员”，人生的梦哪一个才是她的归宿呢？

她自己也不知道。

正当她处于进退维谷之际，当时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同志，来到了青年演员们中间。作为老一辈艺术家，她最了解青年演员们的心思，懂得她们现在在想什么，需要点什么——因为，她自己也是从这条路上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张瑞芳来到陈冲面前，抚摸着她那乌黑的秀发，很同情她：这是一棵很好的苗苗呵，只要有充足的阳光和雨露，她会象雨后的春笋一样天天拔节向上的。

张瑞芳建议陈冲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即将开办的演员培训班。

听到这个建议，陈冲兴奋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她的感情的浪潮起伏跌宕，从失望的深渊，一下子又回升到希望的峰巅。

那天她回家，脚步显得特别的轻松。和第一天走进电影厂大门的心情一样，在少女陈冲的眼里，生活又象朝南洞开的门窗，阳光、空气，毫无保留地倾泻进来，给她的心房徒增了希望的亮色。街道两旁的绿叶丛中，叫不出名儿的鸟雀在欢快地鸣叫着，这花香鸟语，似乎在庆贺陈冲又踏上了一个新的旅程……

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座落在市中心一条僻静的武康路上，陈冲的家离剧团不算太远。当时这个剧团只有几排破旧的小屋。一些闻名全国的大明星们都在这里上班。设备简陋、房屋破旧，这些陈冲全不在乎。在她纯净的、少女的瞳仁中，这里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地方了。因为，她的人生道路从这里起步，她的艺术的梦也许从此可以得以实现。总之，这里是她走向艺术的金字塔的起跑线。

在培训班里，和陈冲一起来接受电影艺术熏陶的总共有 20 多位青年男女，他们集体过着军营般的生活。每天早晨 6 点，培训班的班长就迎着晨曦，吹响了哨子。于是，大家忙着起床、刷牙，紧接着，他们穿上裤裆大得出奇的练功裤，笑着、蹦着，来到黄土操场上进行早锻炼。陈冲那认真的神态，不亚于在小学里做广播体操——其实，陈冲也不过是刚跨出小学校门不久的中学生。

早操结束后，便是早餐。上午是发音练习。中学生的陈冲，普通话并不怎么标准，但她对待业务训练挺认真，翻字典、读拼音，一字一句地纠正自己的发音。演员培训班，对于一个中学生的陈冲来说，是她人生旅途中的很重要的一站，也是她少女时代最愉快、最难忘的日子之一。在她的小伙伴们中，有不少人是从工厂和农场里来的，年龄都比陈冲大，经历和见识也比陈

冲丰富，她很喜欢听同学们讲来自农场和工厂的趣闻。从他们那儿，陈冲第一次懂得了生活还有那么多的层面和色彩。除此之外，培训班给陈冲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老师带着他们排练小话剧和艺术小品，让他们扮演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同时每个人结合自己的表演，谈他们的不足和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小话剧、艺术小品的演习，为陈冲以后走上银幕作了很好的铺垫；另外一件事，是老师在政治学习期间和他们一起批判“名利主义”思想，以及什么“三名三高”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对待知识分子的许多不公正的批判，全是他们小伙伴们学习的内容。这种学习明显的是“文革”的遗风，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其实，在当时陈冲的心目中，连名利是怎么一回事也弄不清楚哩！

培训班里的生活，无论是快乐的，还是不愉快的，都给陈冲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陈冲后来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非常喜欢我的同学，在培训班的这段生活是十分重要和难忘的。在有趣的、有意义的学习中，好象也有些不愉快的时刻，我也曾经难受过，偷偷地哭过。但我不记得是为什么了，我也没有记下不愉快事情的习惯。对那段生活的记忆和对同学，老师们的怀念总是美好的。”

十、启蒙老师——谢晋

谢晋山现在陈冲的面前，是陈冲从影史上的第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

谢晋，这位饮誉中外的电影导演，不仅以他的作品为自己在电影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他通过自己的作品还培养出了一批有成就的演员。

谢晋也是陈冲影坛生涯中的一位启蒙老师。可以说，是谢晋慧眼识陈冲，让她有机会上银幕进行实践；同时，也由于谢晋的扶持和帮助，使陈冲真正懂得了电影是怎么一回事。

说起谢晋起用陈冲，也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

那是陈冲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演员培训班的时候。有一天，培训班的老师告诉他们：今天，厂里要来一位导演，准备在培训班里物色一名女主角。要大家作好充分准备，排演一些小话剧或小品给导演看。老师说完，学员们换服装的换服装，背台词的背台词，忙碌地准备开了。心里都在揣摩着：这位导演是谁？当然，在姑娘的内心世界里，都紧张又兴奋地期待着这位导演能选中自己。

正当大家在忙于准备的时候，老师叫住了陈冲，告诉她：导演选的角色是影片中男主角的女友，你年龄太轻了，不合适。但老师又分配给陈冲一个任务，要她在下面为角色提提台词。

“是谢晋导演来了！”不知是哪一位姑娘眼尖，认了出来。消息很快在姑娘们中间传开了。

谢晋导演，姑娘们是知道他的名字的。在中国电影界，他是一位有水平、有见识的导演。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导演的一些著名影片，如《舞台姐妹》、《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等，均受到了人们的好评。虽然，这些影片都不同程度地在“十年动乱”中受到过批判，但是，他们在观众心目中都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在《红色娘子军》中主演吴琼花的祝希娟，在谢晋导演的物色和培养下，获得了我国第一届“百花奖”的最佳女主角奖。

姑娘们一个个多么奢望自己能在谢晋未来的影片中扮演角色呵。

当时，谢晋在选择影片中男主角“女友”的同时，还在酝酿一部新的影片：《青春》。

谢晋在看着姑娘们表演小品的时候，却把目光投向了在一边为别人提台词的陈冲。这位并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默默不语的陈冲，却一下子站立在谢晋导演严格的遴选标杆下。

谢晋意识到：眼前这位为别人提台词的年轻姑娘，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能照得见心灵的眼睛，单纯而富有灵气，纯洁而具有诱人的魅力——她，就是谢晋下一部作品《青春》中的“哑妹”的形象。

谢晋找到了心目中的“哑妹”，真比喝上一杯醇酒还高兴。

陈冲为自己能被谢晋选中而感到无比的幸运。

影片《青春》是 1976 年粉碎“四人帮”以后谢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它也是陈冲走上银幕的处女作。这部影片给陈冲留下的感受，是她终生难忘的。它在陈冲整个电影艺术史上，有着特殊的位置。

陈冲在回忆这部影片创作的时候说：“《青春》是我的处女作，许多感受是在今后的一生中都不能再重复的。每想到它，我心里总充满了渴望和遗憾。它将永远在我的心中占有最珍贵的一角——跟初恋一样。”

陈冲喜欢《青春》这部剧本，她更喜欢剧中哑妹这个人物。当　她读完《青春》剧本时，导演问她有什么感想？陈冲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句：“我喜欢这个人物。”

众所周知，演员喜欢自己所要饰演的角色，并能产生激情，这是人物塑造成功的最基本的要素。谢晋听了陈冲的回答，默默地点了点头，心里有了几分底。

但陈冲本人却没有多少“底”。《青春》毕竟是陈冲走上银幕的第一个角色，而且，她本人从来也没有影片中的“哑女”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她也从来没有与“哑女”有过接触呀！到底能不能演好这个角色，陈冲的心里象七上八下的吊桶——晃（慌）得很！

但令陈冲感到幸运的是，培训班的老师和导演始终为她把着关。导演和老师都告诉她：哑妹这个人物的特点是不会说话，要把哑妹这个人物的个性惟妙惟肖地表达出来，这对演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特别是对一个初上银幕的青年演员。

为了使哑妹的形象真实可信地树立在广大观众的面前，导演谢晋对陈冲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他把角色的要求反反复复地向陈冲讲解，不断地启发她。一天拍戏下来，夜深了，谢晋悄悄地在陈冲的玻璃板下压着字条，上面写着第二天拍戏的要求。陈冲带着导演的提示，思考着、琢磨着，以便第二天更好地进入角色……

为了不辜负谢导演和老师们的期望，陈冲也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角色的创造。《青春》中有一场戏，陈冲特别喜欢：当哑妹在军医的悉心治疗下，恢复了听觉，那种兴奋，惊奇、疑惑、狂喜的心情，只得全靠演员的神态将它细腻地传达出来，这时候的角色没有一句台词。难度是非常大的。

陈冲将这场戏，排了一次又一次……可是，谢晋一直不满意。陈冲的心忐忑不安，有点发急了。怎么办呢？导演决定让陈冲到聋哑学校去体验生活。

聋哑学校是一所特殊的学校。这里的男女学生一个个活泼、可爱。但是，他们听不见婉转的鸟鸣，享受下到优美的音乐。生活在这群可爱的少男少女中，陈冲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心。陈冲想到自己比他们大不了几岁，但生活赋予的乐趣却是多么的天壤之别呵。他们——失去了听觉和语言能力的青年学生，同样有一颗渴望生活的阳光和春风抚爱的强烈愿望，同样有一个追求光明的前景的炽热的心，但是，命运对于他们却是多么的不公平呵。

强烈的同情和怜悯，产生了强烈的表现欲望。她一定要把这些可爱的聋哑青年的美好心灵表达出来。

陈冲开始和他们交朋友，和他们一起上课、一起游玩……从中仔细地观察他们。陈冲的观察也是非常仔细入微和认真留心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生活，她渐渐地发现：当老师在讲台上点名的时候，台下的学生居然能准确无误地举手报“到”。没有听觉，他们怎么能这么灵敏呢？原来，聋哑人的眼睛特别明亮，几乎具有特殊的功能和奇异的光彩。当老师在台上点名时，他们那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都专一地注视着老师的嘴巴，看老师的口型和节奏是怎样地在发生变化。呵，多么聪明的聋哑人呵。陈冲在与聋哑同学的共同生活中，获得了启示：眼睛，是聋哑人心灵的窗子。

她为自己的表演定下了标尺：一定要充分运用眼睛的功能，把他们内心世界多层次的感情变化，准确而细腻地表达出来。

当陈冲从聋哑学校出来，重新走进摄影棚，走进摄影外景地，重新扮演

起剧中人时，她的情感真切了，形象真实、准确了……她的表演获得了导演和老师们的好评。

哑妹塑造成功了！《青春》上映后，受到了舆论的高度称赞。他们称赞谢晋导演拍出又一部感情饱满的好片子；他们同时还称赞陈冲“纯朴、真挚”的表演，称中国影坛又升起了一颗有希望、有前途的“新星”。

自《青春》上映以后，陈冲本人也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大量的观众来信。这些信令她激动，令她兴奋。她没有想到：自己的第一个银幕形象会如此强烈地震撼着观众的心。

在这许多来信中，有一封更使陈冲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

这是一封寄自山城重庆的普通来信。写信的人也是一位聋哑姑娘。这位姑娘在信中告诉陈冲：本来她已经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因为自己生理上的缺陷：聋和哑，给她的生活和青春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与烦恼。象她这样道一些人歧视和白眼地活在世界上，太没有意思了。但是，当她看了影片《青春》之后，万万没有想到：有着和自己一样生活遭遇的哑妹，竟能克服由于生理缺陷带来的困难，和健康人一样愉快地活在世界上。电影给了她启迪，哑妹给了她力量，她决心象哑妹一样，在生活中勇敢地搏击风浪，努力锻炼自己的意志和毅力，在生活的大风大浪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陈冲深深地被这封普通聋哑少女的来信所打动。她万万没有想到：一部好的影片和人物形象的确立，竟能如此紧密地牵动千千万万青年人的心。陈冲是一位多思且善动感情的少女，她从那位没有见过面的聋哑少女的来信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道路与前程。

她想：父母曾希望自己能当一名医生，为人们解除肉体上的痛苦。医生的事业，是社会所需要的。但是，人们也需要艺术，艺术的力量也能解除人们精神上的贫乏与痛苦。

第一部影片《青春》，使她坚定了走电影艺术表演之路的信心。

陈冲，向银幕畅开了心扉。

十一、“第一次伤感的离别”

《青春》的成功，对导演谢晋来说是并不意外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是驾轻就熟——成功和赞誉对一位影坛老将不是第一次，从 50 年代开始、60 年代……谢晋已有多次成功的电影创作。

然而，对于一个才 16 岁的少女陈冲来说，却是意想不到的。真叫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老师、同学以及电影厂新结识的伙伴们都来热情地祝贺她。这一切都使陈冲感到无比的兴奋……

小小年纪的陈冲陷入了前所未遇的掌声和赞语的包围之中。报纸、电台上发消息、发评论；不少中学、小学都来邀请她参加座谈会，请她去讲话，谈扮演“哑妹”的成功经验，去回答同学和老师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面积的赞誉声，陈冲既兴奋又迷惑不解。她想：我仅仅是演了一部电影，为什么能一下子得到这么多人的重视与关注，而爸爸、妈妈在祖国的医学事业上，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一辈子，而且做出了那么多的成绩，他们为什么没有象我拍电影那样，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与兴趣呢？

与此同时，陈冲也有些洋洋自得。早些年，她曾也做过“作家梦”，作家的梦虽然没有变成现实，但现在，人们接二连三地请她写文章、谈体会，想当作家而未能实现的愿望也得到了某种满足。

可以这样说，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当她从来也没有品尝过社会上各色人等的捧场和盛誉，还不知道来自各方面的过头的奖掖是一种什么滋味时，她已经被太多的赞扬和鼓噪的掌声弄得不知所措了。

沉重的社会压力与 16 岁的年龄之间失去了平衡。

航行在生活大海中的船只，需要舵手把握方向；尚处在中学生时代的陈冲，在赞誉声中需要长辈的指点。如果不是这样，陈冲很可能从此头脑膨胀，失去控制而走入歧途。

此时此刻，头脑清醒的陈冲的父母，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心里都非常着急：女儿毕竟才读初中二年级呵，她是一棵稚嫩的幼苗，是一只羽毛未满的雏鸟……

陈冲的爸爸、妈妈认为：一个才 16 岁的女孩子不在学校里念书，却在社会上大出风头，匆匆地到处发表一些不成熟的见解与看法，是一种不认真、不可取的举动。他俩把陈冲找来，将自己的担忧讲给陈冲听。姥姥也觉察到了其中的问题，她建议陈冲补习外语，争取去考上海外国语学院。

长辈们的话引起了陈冲的思考。她也觉得自己学习基础文化知识确实太少，长辈们的意见很有道理。过了一段时间后，陈冲下了决心，家里也帮她请了一位中学老师给自己补课。整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她终于把初中的课程补了上去。

一年后，陈冲以口语 120 分（其中 20 分系加分），终于考取了上海外国语学院。

曾经留给少女陈冲无限梦幻和美好记忆的上影培训班，告别了；曾经和她日夜厮守在一起的快乐的小伙伴们,告别了路漫漫,今后的路该朝哪里走？陈冲又一次充满了惆怅和失落的情感。她称这次离走，是她人生“第一次伤感的离别”。

陈冲补完初中课程就进了上海外国语学院这件事本身，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冲击了，停滞了正常的循序渐进的升学法；二

是陈冲本人的刻苦自学，有了扎实的外文基础才完成了如此惊人的“超级跳远”。

勿庸讳言，陈冲的优秀的外文成绩的获得，是与她的良好的家庭环境分不开的。父母、姥姥都是她垂手可得、近在咫尺的一流外文教师。

平时，陈冲睡在姥姥的房里。据史伊凡的介绍，陈冲每天温习英语均要到晚上 12 点以后，年迈的姥姥虽然习惯于晚睡，但陈冲的拖劲与磨劲，也使她有点吃不消。陈冲每当疲劳的时候，就灌一杯苦咖啡下肚，以提精神。而姥姥则象个“守护神”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回答陈冲提出的种种英语疑难杂症……

几年苦读，终于换来了考取大学的喜悦。

考大学，一方面是陈冲听取长辈们的教诲，想趁年轻的时候多长点知识；另一方面，她自己也觉得：一个演员如果单靠激情、本色，如果没有深厚、扎实的文化知识，是创造不出真正称得上有价值的作品的。她上大学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

有一篇她的日记可以作为佐证。

陈冲这样写道：

> “我没有学过表演，所以根本谈不上演技。但我有激情，我爱我的角色。我努力去体验她们的一切：思想、情感、爱憎，我希望把这些感情真实地传达给观众，用我的感情去感染他们，让他们爱我所爱的角色，让他们接受我要表达的感情。
>
> 但是，单凭朴素的感情去进行艺术创造毕竟是有局限的。要创造好各种各样的人物，必须提高各方面的修养，这样才能以更深刻的眼光来看待人生和社会。不然的话，对人物的理解，对人物的感情也必然是肤浅的。为此我考进了大学。暂时的离开，是为了将来能做一个够格的演员，永远从事我所热爱的电影事业。”

这篇日记，是她上大学后不久写的。从这篇日记中可以看出，陈冲对于电影事业的追求是有志长久的和具有远见的目光的。

陈冲今天的成功，正是证明了她当年在日记中的“自白”。体现了她既有雄心壮志，又具有务实的精神——这一点，对于许多有志于事业的青年男女们不啻是一个有力的启迪。

如果说，做一名演员要有足够的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准备的话，那末，陈冲的准备是充分的。她懂得用人类的文化知识丰富自己，对于一个从事电影事业的人的重要性。

回顾陈冲中学时代的一段经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人的成功，固然有偶然性的机遇因素，然而，带有规律性的必然因素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十二、荣获“文革”后的第一顶“百花”桂冠

陈冲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习安静了半年。半年中，她致力于外语学习，进益不少。半年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小花》剧组又向她发出了在该片中担任主角“小花”的邀请。

影片《小花》是一部反映战争年代一对兄妹悲欢离合的故事，既有鲜明的思想主题，又有动人的人情味。影片的主人公赵小花是一位纯朴、聪颖的少女，她那单纯、美丽的情感，需要一位感情纯朴、聪慧的演员来担任。谁来扮演“小花”呢？谢晋导演的《青春》一片在全国上映的成功，使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黄健中很快想到了哑妹的饰演者陈冲。“哑妹”的纯朴、美丽给黄健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中国的电影事业几乎留下了一片“空白”。“文革”后的故事片创作正处千方兴未艾的复兴时期，一年中上映的影片数量极为有限，因此，演员能上影片的机会也很少。陈冲能在短期内连续上两个主角，这在演员中是凤毛麟角的好机会。

陈冲决定参加《小花》摄制组，扮演赵小花一角。

陈冲的第二部影片《小花》虽与第一部影片《青春》时间相隔不长，但经过《青春》的锻炼，显然在见识上她已有了新的提高。

陈冲对于小花所处的年代、环境是不了解、不熟悉的。当她接受《小花》的任务后，就千方百计地通过小说、回忆录和观看反映战争年代生活的影片，去熟悉那个年代的生活与环境。在熟悉生活的基础上，她又用功地去钻研剧本，她把小花的每一场戏，象珍珠一样将它们一一地串连起来，从中寻找小花感情发展的脉络和线索。当她把一切想成熟之后，似乎发现了什么，便找到了导演黄健中。

陈冲对导演黄健中说：“小花这个人物串起来以后，似乎成了一个哭哭啼啼的可怜形象，所不同的是，只不过是大哭与小哭之分，落泪和不落泪之别……”

黄健中听了陈冲的分析，非常惊讶地发现：年纪轻轻的陈冲，是一位善于思考的青年。她的提醒是多么值得自己思考呵。太好了！

一个导演可以对全片的思想、基调作详尽的总体构思，但是，再仔细的导演也总难免有千虑一失。否则，电影也不会被人们称之为“遗憾的艺术”了。

陈冲的分析，促使黄健中重新研究了“小花”这一角色，他确实感到：陈冲的意见是对的，小花的角色是缺少应该属于她的欢乐，缺少她的天真活泼的一面。于是，导演着手修改了一些戏的动作，并补写了戏。如“兄妹相见”的戏，由原来的悲悲戚戚、哭哭啼啼改成增加了欢乐的成分，新补了“踩水车”和“兄妹和好”的欢乐场面。这样的修改，使小花的形象更加立体，更加符合这位少女的性格和年龄特征。

影片《小花》是陈冲走上影坛又一成功的一步，也是她赢得全国性声誉的重要一步。在总结陈冲扮演赵小花成功的一篇文章中，导演这样写道：

> “陈冲扮演的赵小花，使人感到具有强烈的魅力，决定这样魅力的先决条件是演员情感的真挚。在同陈冲一起工作中，我最大的感受是，她对于她的角色是那样善于思考、善于感觉、善于体现。陈冲并不是凭她的天赋赢得

角色的成功。她的表演说明她的思考不是漫无边际，她对人物着墨的准确程度证明她的思考都是沿着人物的命运线去寻找她的个性。”

已故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当时也给陈冲以较高的评价：

“继1963年的第二届电影‘百花奖’之后，越16年而赋予我们生活以美好光彩的陈冲和刘晓庆同志，分别授予最佳女演员奖和配角奖。它所记载的不只是中国电影生活的里程，也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里程，而最终成为我国社会文化生活进入正常化的标志。陈冲从演出《青春》中的哑妹之后，便欲罢不能。观众之喜欢她有类似李仁堂处，这就是善于把握角色。”

第三届中国电影“百花奖”的评奖活动，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因此，陈冲的获奖具有特别的意义，影响也特别大，她也是历届获奖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第一届获最佳女演员的是《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的饰演者祝希娟；第二届最佳女演员是《李双双》的饰演者张瑞芳。

1980年的第三届中国电影“百花奖”是作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文化事业走向复兴与繁荣的象征，由此报刊舆论加强了对它的宣传，陈冲也因此而大沾其光：“纯真的小花”、“美丽的小花”……一顶顶动人的花冠纷纷戴在陈冲的头上。

陈冲是一个“车运儿”。一颗电影界的“新星”在冉冉升起。它为陈冲在电影界立牢脚跟，走向更大的荣誉，打下了结实的基础。

十三、不做浮士德倒地而死！

新的荣誉，给陈冲带来了新的喜悦。向她祝贺的电话、信也络绎不绝。她又一次置身于鲜花和闪光灯的包围之中。

与拍第一部影片《青春》时相比，虽然这一次的掌声和赞誉更多，宣传规模也更大，然而，陈冲懂得了自爱，懂得了应该以冷静的态度去对待和珍惜荣誉。她说：“面对人民给予的荣誉，我想起了许多人：老师，长辈和朋友。他们在望着我……就是再过 40 年，我也不会忘记者师们对我的培养和他们眼神中的每一丝细微的感情。”

如果说，陈冲在《青春》获得成功时，洋洋自得于写浮泛的体会和讲演稿！那末，“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桂冠的获得，使得她更勤于思索，更善于将掌声和鲜花，变作冷静的思考。

陈冲的思考逐渐地走向成熟，她开始更多地读书，写读书笔记。她在读了歌德的名篇《浮士德》后写道：

> “当浮士德绝望地诅咒自己僵死的生活时，魔鬼靡非斯特乘隙而入，说可以陪着他到‘小世界’（爱情）和‘大世界’（政治）去享受生活。浮士德自信，他的努力不会停息，他向魔鬼提出条件，他说，假如有一次他在软床上偷安，便算是走上了末路；假如魔鬼能引诱他生出满足的念头，他的一生便算罢休；假如他对某一个刹那说：‘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他的生命便算完了。
>
> 魔鬼陪伴着浮士德经过了‘小世界’和‘大世界’，浮士德始终没有感到满足，没有停顿不前，直到最后在创造事业的阶段里，对着最高的一刹那说了一声‘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随即倒地而死。
>
> 这到底是谁输谁赢了呢？
>
> 我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但我的努力不应停息。”

陈冲在这篇读书笔记中，以“浮士德倒地而死”来告诫自己：在创造事业的过程中，绝不能因受到赞扬而沾沾自喜、停步不前，甚至“倒地而死”。

在《小花》获奖的那些日子里，陈冲每天要收到大量来自各地的信。在千百封热情的观众的来信中，有一封是来自祖国南海的一个小岛的。写信的人是几位船员，他们在信的开头直呼她为“小花”。信中说：他们虽然在远离祖国大陆的一个小岛，虽然看不到《大众电影》，但是，能从广播中听到来自北京授奖的消息。当他们知道“小花”获奖时，都非常高兴，大家商量后表示要写信直接向她表达衷心的祝愿。最后，他们还希望能在小岛的银幕上更多地看到“小花”……

这封来自祖国最南端的普通船员的信，使陈冲深为感动。单纯的少女的心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意识到：人民需要艺术。枯燥的生活更需要用丰富绚丽的精神食粮去填补。

陈冲读了大量普通观众的来信后，写下了如下心得：

> “他们用心里最美的、最真挚的语言表达了这样的感情，我该怎么去报答他们的深情厚谊呢？他们需要精神食粮，他们盼望着看到更多更好的影片。我感到奖誉得太沉了，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多了，远远超出了我付出的劳动，使

我感觉背上下一大笔债。人民给我荣誉不是让我空图其名的！我要拼命地学习和工作，花一辈子的时间来‘还债’。我要用最美最好最真挚的感情在银幕上塑造更多更好的艺术形象，来报答观众们深厚的情感和热切的期望。”

“不做浮士德倒地而死！”成了陈冲的座右铭。据姥姥史伊凡介绍，当时陈冲外出拍片，身边总是带着一只小箱子，里面装着外文课本和笔记本，这只小箱子成了她当时拍片间隙的“流动课堂”，一有空闲，她便拿出课本学习，做到拍片、学习两不误。那年外语学院期终大考，陈冲获得了好成绩：“能力测验：94 分英语精读：88 分英语泛读、听读：99.5 分语文：优政治：良。”

十四、演《海外赤子》激情最充沛

陈冲从《小花》起，在中国影坛开始走红了。片约一部接一部，在短短的一二年时间里，她接连拍了《青春》《小花》和《苏醒》。有三部大故事片的实践，可以算得上影坛年轻的“老演员”了。

《苏醒》过后不久，陈冲又接了一部反映爱国华侨为题材的故事片《海外赤子》。

《海外赤子》是她从影史上一部难以忘怀的影片。她在回忆早期拍片的经历时，充满感情地说：“我觉得《海外赤子》是我几部戏中激情最充沛的一部。”

陈冲何以这么激动地忆起自己拍摄《海外赤子》所勾起的无限情思呢？是她的一段亲身经历和体验拨动了自己年轻的心弦。

还在陈冲念小学的时候，她有一个老邻居，这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她平时不多言语，但非常喜欢小陈冲。这位曾侨居澳大利亚的华侨，担任了陈冲业余英语老师。她把自己的知识和对自己民族的纯真感情倾注在陈冲身上。这位业余教师的耐心、认真，给陈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冲颇含深情地说：“她不爱讲话，但是每当给我上课时，我总能感觉到她那种从心里溢出来的热情。”

可是，这位为人厚道、善良的华侨，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受到了不应有的冲击，精神上也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她的心碎了，凉了。粉碎“四人帮”不久，她就申请到澳大利亚去了。她出国的时候，陈冲正巧在外景地拍摄《小花》。她没有和陈冲当面告别，却给陈冲写了一封感情绵绵的告别信。陈冲接到这位老邻居的信后心里非常难过。

当陈冲接到《海外赤子》的电影剧本后，读着、读着，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这位英语老师。她与电影剧本中的黄思华是多么的相似啊。黄思华是一位爱国华侨，她有当艺术家的才华和理想。但是，她是一位华侨，她的理想与愿望再好，也不能实现。这是多么痛苦的岁月呵，这是人心被扭曲的年代的产物。

陈冲在拍《海外赤子》的时候，把自己的这一段经历和感受，以及她对这位英语教师的感情溶注进自己的作品中去。她认真地对待自己担任的角色，在海南岛拍外景的时候，有一场戏是表现黄思华到军队的文工团去考试。考场出来，她兴奋地对着蓝天、白云和田野上的牛群唱歌，还亲昵去抚摸正在吃草的耕牛……

陈冲是一位在城市里长大的少女。别说从小没有见到过牛，更不用说去抚弄牛了。站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陈冲犯愁了。她真有几分胆怯。

摄制组的同行们跟陈冲开玩笑说：“小陈冲，你不是属牛的吗？自己人，它不会顶你的。”

但当陈冲走上前去，那头牛却瞪大了眼睛，冲着她“哞——哞——”地直叫。吓得陈冲连连倒退。

她咬紧牙关想：今天可豁出去了，这一关一定得过。要使自己和影片中的角色相接近，真实地表现出黄思华此时此地的心情，非得和牛“交朋友”不可。

决心已下，她就去请教农场中的华侨职工，问他们如何放牛，如何和牛接近。在华侨职工的帮助下，她牵着牛去吃草，天热的时候，她牵牛到河里

去让水牛洗个痛快澡……时间一长，她和牛渐渐地建立了“感情”，牛再也不瞪大眼睛向她“哞——哞——”地直吼了。当陈冲再次去抚摸它的时候，牛也显得温顺多了。陈冲亲昵牛的镜头也顺利地拍完了。影片《海外赤子》在全国上映后，获得了报刊和观众的好评。和以往她收到许多相识与不相识的观众的来信一样，这一次她又收到了不少观众的来信。其中有一封信是美国归侨的来信。和影片中的主人公一样，这位归侨在旧中国为谋生存，离国漂泊他乡。新中国建立后，他们全家从遥远的大西洋彼岸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参加了建设新中国的事业。可是，命运常常捉弄人，在十年动乱中，这位华侨受尽了迫害和折磨，当他看完影片《海外赤子》后，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给陈冲写了这封信。他在信中说：祖国和人民理解他们，知道他们经受的痛苦，祖国也需要他们，这是他们的幸福。陈冲读着这封信，不由得又使她想起了自己的业余英文教师，想起了这位令人尊敬的善良老人，她也为自己的角色最终能获得人们的理解而感到由衷的高兴。陈冲在心得中写下了自己的这一段感受：

> “一个演员该有多么激动——当她最初的希望和热情被人理解；当她在戏中的思想感情能被人接受；当影片使她和观众的感情有了强烈的共鸣，这时我简直比考试获得满意的成绩还要高兴。”

陈冲的银幕劳动，开始得到了观众的承认，一颗影坛新星开始升起来了，她已经开始了向更远的目标翱翔了……

十五、在栗原小卷家中

陈冲至今仍清晰地保留着第一次出访东邻樱花之国——日本的美好而难忘的印象。

自陈冲获得了“百花奖”桂冠后，真是交上了鸿运，喜事一桩接着一桩：先是片约一部接着一部，不少导演争相让她在自己的影片中出演角色，接着她又接到了参加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日本的通知。

能有机会去国外开开眼界，增长见识，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更何况象陈冲这样年纪轻轻的人。

陈冲是去参加在日本举办的第三届中国电影周活动的。随团的还有已故表演艺术家赵丹，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田华，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新演员张金玲。

去日本访问的日程共半个月。樱花之国半月行，给少女陈冲受益不少。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祖国，到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国度去访问。

说对它熟悉，是因为日本是中国的“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书上、课本上、画报里对它的介绍太多了。日本有闻名于世的富士山，有鲜艳夺目的樱花，还有许多美丽的童谣与传说。当然，这一切她仅仅是从文字上、图片上了解它的。

如今，她能将文字上、图片上的日本变成自己眼见的现实，这能不令她兴奋？踏上邻邦的土地，她就被这一带的迷人景色吸引住了。宽敞的观光车载着代表团一行人在宽阔的大道上奔驶，一行行清新的银杏树，象伸展了友谊的双臂，欢迎来自中国的文化使者们。邻座的一位日本朋友高兴地告诉陈冲：“银杏树在日本是‘永久’的意思，是长寿的象征，它也象征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陈冲听着，赞同地点点头，她举目向马路两旁望去：银杏树在微风中窸窣作响，似在奏鸣着一支轻悠、甜美的弦乐，这弦乐的主旋律，就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历史悠久的友谊。

一车人齐声唱起了刚在飞机上学会的《樱花》歌，陈冲沉浸在快乐、兴奋的海洋中。景色是旖旎、迷人的，友谊却更加令人动情。在欢迎的人群中，陈冲一眼望出了她早在银幕上认识的日本电影界朋友。呵，这位是永远挂着甜柔的微笑的栗原小卷；那位是“真由美”中野良子；还有吉永小百合……她们都来了。陈冲和她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在交谈中，陈冲用英语和她们对话。吉永小百合微笑着告诉陈冲，她也在学习英语。于是，她们俩人边打手势，边用英语交谈着……语言虽有阻隔，但她们热爱电影事业的心却是相通的。

三天之后，陈冲和田华、张金玲三人应栗原小卷的邀请，专程去她家里作客。

这是一次别有风味的家庭聚会。栗原小卷在银幕上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在家里却又是一位出色的烹饪师。她为了迎接三位中国女同行的到来，足足准备了一天的时间。

陈冲等一行人一踏进栗原小卷的家，一股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这是一桌色、香、味兼全的精美佳肴。陈冲情不自禁地称它为栗原小卷精心制作出来的“艺术品”。她们说着笑话说：她们真不忍心去“破坏”这些“艺术品”。栗原小卷笑着回答说：她忙了一天，就是为了等候着中国的朋友们来“破坏”的，她还说，“破坏”得越彻底，她就越高兴。于是，女影星们边吃边谈，

笑语盈盈，好不愉快。最后，陈冲等人实在没有能力再继续“破坏”了，栗原小卷却风趣地站起来，要求陈冲等人每人唱一支歌，作为“破坏”的赔偿。于是，房间里立刻响起了欢快的歌声。在樱花之国半个月的友好访问中，陈冲不仅亲身体验到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陈冲还亲眼目睹了日本电影同行们勤奋、刻苦的工作精神。这一点，对刚踏上影坛不久的陈冲来说，触动特别大。这里有陈冲的，一则日记作为佐证：

> “和日本朋友一块度过了几天之后，我觉得他们的时间观念非常强，每分每秒都算得精精确确，工作效率特别高。在这个世界上，唯独时间和别的东西不同，它跟生命一样宝贵，一去从来不回头。对它的珍惜，不是小器，不是吝啬。工作效果和科学地、精确地安排时间是分不开的。对这般珍贵的东西，我们却经常大手大脚，真不应该。
>
> 晚餐时和日本的一位演员坐在一起，他一天最多要工作 20 小时，经常跨 3 个公司拍戏。他说许多演员都这样。我想他们可能是出于对艺术的酷爱，也可能是为了生活，在这个个人竞争十分剧烈的社会里，人们为了生活必须拼命。我们呢，当然，我们有优越的社会制度，它保证我们都能很好地生活。但这个社会制度需要物质基础，我们也得抓紧时间拼命工作。一个人活着总得有所贡献，生命的价值就在于此。我一定得争分夺秒努力学习和努力工作。”

日本访问，更增强了陈冲的进取心。

十六、决心赴美国深造

80 年代，艺术人才的出国留学形成了一股不小的“风潮”。其中，电影界的青年演员的出国较为引人注目。

每人出国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想通过出国留学进一步丰富自己的见识、提高知识水平，以及改善生活环境、取得较为宽裕的经济条件，则是共同的出发点。

陈冲是众多出国留学的青年电影演员中较早的一位——时间是 1981 年 8 月 26 日。

在陈冲的人生道路上，以及她的电影艺术生活中，她的赴美留学对她个人来讲，是人生与艺术旅程的一个大的转捩点；是她个人历史的具有决定性的一步。

一个刚满 19 岁的少女，只身来到了大西洋彼岸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在她的面前会展现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呢？是凶，是吉？是光明，还是黯淡？她不能预料。

她象一只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小船，只有勇敢地张开风帆拼搏，才能去迎接命运的挑战。

那天中午，天气炎热，几乎没有一丝令人爽快的风。马路上持续不断的、单调的汽车喇叭，以及暑天特有的汽油味，令人感到窒息般的难受。幸亏上飞机前下过一场雨，给闷热的上海午时带来了一点凉意。

陈冲的穿着素洁、干净、大方：一件绿色的布料短袖衬衣和一条白色的裙子。随身所带的东西也不多：提着一箱她喜欢的衣服和心爱的书本。

前来送行的人不多，她不希望有很多的人送她。她只希望从此象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那样，默默无闻地从头开始。

陈冲正年轻，她需要更多的学习。

她上了舷梯，带着几分迷茫、淡淡的优伤的表情。此时她的心情更多的是怀着对那片遥远的土地的陌生感。

……飞机隆隆地离地而去。陈冲是带着一个中国普通少女的求知欲与好奇心，走了。她带着一个东方少女的单纯与朴实，走进了一个色彩斑斓、五光十色的西方世界……

纽约街头。汽车似流水线。听不见汽车喇叭的“嘟、嘟”声，只听见马达轻弱的“嗡、嗡”声，人们都显得那么忙碌，只是一个劲地往前走、往前走，好象人人怀里都揣着一份待签的合同和事先安排好的约会。

陈冲踏上这块陌生的土地不久，她就遇到了一场“虚惊”。

陈冲初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另一个世界，她也想找熟人谈谈，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她在北京拍摄《相遇在北京》时，结识了几位美国朋友，她按照他们给她的电话，找着了《相遇在北京》的制片人。这位制片人也是一位大忙人，他把自己的工作挪了半天才安排出与陈冲见面的时间。她来到美国的第一个感受是，这里的节奏显得特别的快，人人都在忙，每个人的事情象是捆绑在秒针上一样，每分每秒都有事情要做。她还第一次发现：美国人把与同事、朋友的约会都写在一本有钟点的日历上，什么活动都得事先约好——这样才更加节约时间。

那天，她想趁未开学之际，到繁闹的大街上去逛逛。虽然，在国内以及到美国后，都有熟悉美国情况的朋友警告过她：美国的犯罪率很高，一个人

千万不要到大街上去，但陈冲是个个性倔强的女子，偏偏壮着胆子去大街上逛了。

纽约大街上，开着一些画廊。画廊内，各种流派、风格的画吸引了她。她看看、停停，正当她凝神观望着这些色彩缤纷的美术作品时，突然，彼一个人拦住了去路。

陈冲定睛一看，是一位衣着褴褛的妇女伸手向她讨钱，并问她是不是日本人。陈冲睁大着惊恐的眼神，回答说：“我没有钱，也不是日本人。”

衣衫破烂的妇女说：“我不喜欢日本人。”并说：“你没钱，我有钱，我给你。”于是，她不问陈冲答应不答应，就往陈冲手里塞了25美分硬币。

陈冲还没有弄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位妇女却已经走远了。

陈冲困惑地呆立了一会儿，这是她在美国所遇到的第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过去在国内她从未遇到过，也不可能遇到这类令人诧异的怪事。后来，陈冲把这件事告诉给同学听，大家看着陈冲这副认真的模样，不禁大笑起来，说：“这个妇人八成是个神经病！你居然还拿她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来分析哪！”

陈冲回忆初到美国时的情景，总免不了要谈起她的思乡之情。这种牵肠挂肚的思念，是每一位初来美国的青年都会遇到的。她说：“这种情感，不在国外的人是很难体验到的。”

无论是当她走在繁华富足的东曼哈顿，还是走在到处能听到乡音的唐人街；无论是当她漫步在宽广的时代广场，还是登上纽约的摩天大楼——皇家大厦……她的心里总是惦记着上海平江路上的那座宁静的院落，家里那张温馨、舒适的小床，还有她的老师、同学和亲人们。看来，这种思念决不局限于个人与家庭、个人与朋友的狭小范围内，这种千丝万缕的情感牵制是与她从小受到的文化熏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陈冲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结识的朋友也比原来多了，生活也比较习惯了，但是思念之苦却丝毫不见好转。我所思念的不仅仅是家庭的爱抚，朋友们的友情，而是整个文化——与我有关的一切。”

这种思念祖国和亲人的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愈演愈烈，她时常会梦见祖国的亲人和朋友，梦见在中国银幕上那短短的、但令人永世难忘的日子，她也时常会在睡梦中哭醒过来。

在刚到美国的一段日子里，她也参观了各种宏伟、豪华的建筑群，参观了给人增加无限乐趣的“迪斯尼”游乐场。毫无疑问，她很快乐，她开阔了视野，增加了知识。但每当她参观一地的美景胜地回来，心里总有一股难言的隐痛，这种隐痛说到底，就是无限的思乡之情留给她的。

正如她在一封来信中所写的那样：“我参观到特别好和特别美的东西或地方，总是在心里引起一种莫名其妙的痛苦和妒忌。到了美国，我才知道，我是那么的爱中国。我从生下来就是属于那儿的土地，一会说话就属于那儿的文化。这种联系、这种关系不是想要来就来，不是要断就断的。”

在美国，虽然物质生活很丰裕，但她比任何时候都想念在国内过那种自由自在的愉快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牵挂、怀念在上海吃大饼油条的日子。

那是一种乐趣和享受，是抵得住任何诱惑的乡味。

陈冲在另一封来信中，这样叙述她的这种“渴望”：“我现在可以每天吃牛肉、鸡、冰砖、水果，住有各种设备的屋子，但我却想念在国内那种‘乱七八糟’的生活。想到在北京时，常常由于大吃了一顿而吃了一个月的‘阳

春面 ’，在家里常常吃大饼油条，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却引起我的一种渴望，似乎那才是我自己的生活。 ”这种思念之情，有时是很苦的。一个人，一旦离开了她所熟悉的生活环境和习惯了的生活条件，令人眷念的旧地，就成了一种强大的、不可抑止的磁力，常常会把人的思绪拉回去，这种思绪又会转化为一种潜意识。因此，陈冲常在梦中与家人、朋友们相聚，一旦醒来，又变得空空荡荡的，有一种惆怅的失落感。久而久之，她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天早上起床就要淋浴，她要痛痛快快地将一夜混乱的、困惑的思绪冲洗掉，然后背上书包去上课。

据陈冲回忆：学校附近的山坡上，枫树成片，凉风飒飒，是一个极雅致、幽静的去处。在山坡的边上，有一条顺山而蜿蜒的小沟，中国同学戏称它为“ 夹皮沟 ”。陈冲有时思乡情绪袭上心头，便去那儿静静地看书，有时也会呆呆地坐上个把小时。她坐在那里凝神、遐想：这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同一个苍穹下，在地球的那一边，那里有自己温柔的童年的梦，那里有自己青春的歌声……

十七、挣钱养活自己——“打工”

和其他留美的中国学生一样，陈冲也经历了初到美国的“打工”生活。

“打工”生活给她留下了既有趣又苦涩的回忆。这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它要在体力和精神上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尤其是对一个刚满 19 岁的少女陈冲来说。

一个外籍青年，想在美国这个花花世界靠自己的力量来养活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日常生活开支是大的：住房、吃饭、书信……都要花去不少钱。有时为了买一本新的教科书就得花去几十元美元；为了省钱，陈冲不得不去向上年级的同学买用过的旧课本。

陈冲是一个有志气的女孩子，她好胜、任性、倔强，她不愿过那种浑浑噩噩、碌碌无为的生活；她更不愿靠别人来养活自己。她于是想方设法出外“打工”。正如她在一封来信中这样坦率地说：“在上海时，我常在心里承认，我是要过好日子的人。我希望有钱花，还喜欢坐小汽车。我有时想，如果将来我穷得要命（这很可能），我会很不开心的。但现在我却变得那么‘革命’。”

“革命”一词，陈冲含指她自己在美国的勤工俭学，吃苦耐劳，挣钱养活自己的事。

据陈冲本人的介绍，她“打工”的内容有过几项。

其一是给大学图书馆整理书籍，把浩如烟海的书籍按学科归类，这件活是很累的，但每小时的工钱是 3 美元。做了一段时间后，陈冲嫌报酬太少，便辞掉不干了。

其二是去饭店端盘子。这是一件顶有意思的活。陈冲告诉我，许多中国的留学生都去饭店洗碗、端盘子。有的女孩子先到第一家饭店去端盘子，由于不熟练或者不小心打碎了盘子，便很快被辞退了，接着又去第二家，又辞退；再去第三家、第四家……等到一条街上的饭店都“打工”完了，端盘子的手艺也学成了。

一般的餐厅服务员也有两种分工：一种是“领班”，另一种则是“端盘”。每一位“端盘”的侍者负责一张餐桌。“领班”则将客人带到每一张桌子上去。然后再由该桌的侍者招待他们。客人给侍者的小费均由她们自己所得，给多的则走运。阔绰一点的客人给的小费自然也多。而阔绰的与贫穷的客人均由领班带着选择桌号。开始当“领班”的陈冲并不知道内中的奥妙，把客人都比较集中地领到位置较优雅的桌号上去，结果引起了另一些侍者的不满，因为这样一来，“小费”势必分配不均。后来，陈冲知道了这些情况，她就比较注意客人的贫、富分配，这样一来，本来有意见的侍者对陈冲的“气”也渐渐消了。

陈冲在饭馆打工的工资是每小时 4 美元。那时候，她每天要于 5 个小时，除了干活以外，她还得拼命地学习，身体确实很累。

但身体上的“累”她还能挺过去；最受不了的则是一种无形的精神上的压力。店老板为了夸耀自己，常把陈冲介绍给客人说：“这是中国大陆最红的大明星！”这种介绍使陈冲受到了一种侮辱，她觉得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荣誉问题，而且有损国家脸面。几年后，当她回忆起“打工”生涯时感慨地说：“每当老板向客人这样介绍的时候，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自己很替国家丢脸，从那时起，我每天提醒自己：‘我必须演戏！一定要成功。’”除了

整理图书和饭馆“打工”外，陈冲还短期为一名美国小孩子当过中文家庭教师。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工作。既有收入，又可以向美国人学习外语。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冲的“打工”花样也越来越丰富。每当暑假和寒假来临了，她利用拍片实习的机会去当演员、当场记。这种结合专业的勤工俭学，既有比餐馆丰裕的收入，也可以从中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为今后在电影业上的继续努力打下厚实的基础。陈冲通过自己的双手获得了报酬，新学期的学费也不愁了。3 年后，陈冲回到家里，端盘洗碟动作熟练，母亲说：“想不到小冲留学深造，还学会了一门‘盘子学’哩！”

十八、拼搏而来的奖学金

陈冲在美国学的是电影专业，内容涉及制片、导演、编剧、摄影、表演等，同时，她还选修了德语、音乐、绘画等课程。为了排遣梦魂萦绕的思乡之情，陈冲把自己的时间总是安排得满满的，让一门门课程和透不过气的学习去占有她所有的时间。拿陈冲自己的话说：“对于我这个只上过一年中学的人来说，这些课也确实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发呆、胡思乱想和‘研究感情’的时间越来越少。”如果说，陈冲在对待艺术创作和事业的追求上，有一股“冲”劲的话，那末，在美国，她把这股可贵的“冲”劲，在她初来美国的日子里，完全用到了自己的学习上去了。因为，语言、电影等多门学科的基础巩固，直接影响到陈冲在美国今后的前程。正由于这样的利害攸关，她才象一名接力跑运动员一样，用足全部的精力去冲刺。第一个学期下来，期终考试的结果：6门功课获得了5个“A”。当地手捧成绩单时，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眼泪顺着两颊淌了下来……她跑啊，奔啊，林荫道两旁的树纷纷向后闪过去，闪过去。她一股劲地奔进了宿舍，推开了门，跌倒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多少个日日夜夜的思念和怨苦，多少个晨昏朝夕的孤独，她都一古脑儿全发泄在这喜悦和苦涩的泪水之中。此时此刻，她又想起了遥远的东方古国，想起了东方繁华喧嚣的上海城，想起了姥姥、妈妈、爸爸和哥哥。她正想立即和上海的亲人通电话，告诉她们：冲冲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冲冲考了一个好成绩！

由于陈冲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在新学期开学之前，她意外地得到了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北岭分校的一份奖学金。加州大学离好莱坞很近，在那里，又有较好的电影专业。她决定去那儿学习。

这又是一次情感上的别离。在陈冲小小的年纪里，她已经经历了多次类似的别离。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她已经和她新结识的同学、朋友、老师建立了新的感情。

临别的那天，陈冲独自一人来到了山坡下的“夹皮沟”。呵，山坡上的红枫叶早落了，漫天的飞雪却纷纷扬扬，红色换成了白色，山上山下、树顶屋宇，都淹没在一片白色的世界中。透过漫天飞舞的雪花，她依稀看到这是图书馆大楼，那是食堂，那儿是她和同学们曾经野餐坐过的地方，她隐隐约约地还听到欢悦的笑声、琅琅的念书声……不时夹着雪片飞过来，飞过来，一直灌进她的耳朵里。

她孤独，她感到冷清。凝重的失落感和沉沉的愁思又一次袭上心头，她独自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一直来到了大街上。已是临近圣诞节的日子了，街道上，迎接圣诞老人的彩灯和花树已经装饰起来，人们欢笑着携带着孩子在购买节日礼品。陈冲望着从她身边擦过去的兴奋的人群，她的鼻子一酸，眼眶里盈满了泪水——一个不满20岁的女孩子，离开亲人，来到了异国他乡求学深造，这是需要多么坚强的信念和毅力啊！然而，她挺过了这艰难的第一步！

十九、业余生活乐陶陶

陈冲在美国的学习与初期的“打工”生活虽然非常紧张，但是，她与同学们一起，业余生活也充满着乐趣。

无限的乡思的忧虑，属于少女；明丽的阳光，也是属于少女。

在回国度假的日子,陈冲愉快地回忆起她的业余生活中的几个有趣的‘镜头”：

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念书的时候，陈冲已经有了一定的英语基础，到了美国以后，经过她的努力学习，陈冲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和当地美国学生的接触中，她已经学会了一口纯熟的美国口语。她的这口纯熟的口语居然还“骗”过了一位美国的同学。

陈冲有一位美国的同学在一家旅馆里“打工”，做临时服务员。那一天，陈冲想试试自己美国口语的水平，于是跟这位美国同学开了一个玩笑。

她拿起电话，用纯熟、老练的腔调说道：“喂，我和我丈夫、4 个孩子要一间考究的房间，只要一间够了！”那语气完全像位“贵夫人”，说完，她平心静气地等待着对方的回复。

那位同学听对方的口气，慢条斯理，一口纯熟的当地口语，够像位有身份的“夫人”。可是，这家旅馆里可没有 6 个人一间的高级客房啊，怎么回答这位“贵夫人”的电话呢！回绝吧，怕得罪了顾客，而得罪顾客则在美国商业社会中是一个大忌；答应她吧，又不能安排，这位美国同学一时木讷地站在那里，“嗯嗯啊啊”地说不出话来。陈冲听到“嗯嗯啊啊”，在电话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她边笑边说：“你上当啦！我是你的同学陈冲！”那位美国同学这才松了一口气，怪咳地说：“你呀，我一点也听不出来是你呀！你的美国发音可真标准！”陈冲这才高兴地在电话里告诉这位美国同学：“前一个时期，我请了一位美国老师，向他学习了一阶段标准的美国口语，这次能骗过你，证明我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陈冲为自己学习美国口语的成功非常满意。

美国是一个犯罪率很高的国家，外出办事都得用保险锁将门严密关上，即使这样，有时也会平自遭受偷窃。有一天，陈冲着实闹了一场虚惊。那天上午，陈冲匆匆出了门，房东老太太也因事外出去了。晚上，陈冲兴冲冲地提着背包赶回家里，走近家门口，她却怔住了：房门敞开着。她朝楼下看看，房东老太又不在。糟了，里面准有窃贼在行窃。但她又不能马上冲进去，这是很危险的。她灵机一动，马上打电话向同学们求救。自己则守候在门口，以防窃贼逃掉。

一会儿工夫，同学们开着车风驰电掣般地向陈冲居住的地方冲去。他们一个个手里拿着棍棒，象警察一样，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可是，他们没有看到有人在房间里，再仔细检查房内的什物，一件也不少。陈冲和同学们一个个你看我，我看你，都愣住了。这时，陈冲才想起来了：是她自己早上出门的时候忘记了关门。同学们看着自己手里拿着的棍棒，像惊弓之鸟一样，不竟哈哈大笑起来，陈冲更是笑得合不拢嘴，瘫倒在床上……

陈冲对待学习认真仔细，但也有个粗心健忘的毛病——这一点，有些像她的姥姥。早在她出国赴美留学的前一天，就闹过一场遗失机票和护照的虚惊——

那是临别前的一个夜晚。

明天，陈冲就要告别亲人和同学们了。小伙伴们前来欢送她。一大群欢乐的青年男女兴高采烈地拥到锦江俱乐部去玩。他们玩得很热闹：跳舞、唱歌，洋溢着青春的欢乐。他们一直玩到很晚，才各自分手回家。

到了家里，在整理行李的时候，陈冲突然惊叫起来：“哎呀，我的护照和机票呢？护照和机票到哪里去了？”陈冲转向姥姥：“姥姥，你知道我的护照和机票到哪儿去了吗？”姥姥也只是摇了摇头。

呀，这怎么办呢！真急人！于是，全家人翻抽屉，搬椅子，拼命地找呀找，找了好一阵子，还是杳无踪影。

“准是丢在锦江俱乐部了。”不知谁提醒着。

对了，准是陈冲和她的伙伴们玩得太开心了，把护照和机票丢在那儿了。于是，一家人又赶到锦江俱乐部，深更半夜敲开俱乐部的大门。她们在沙发底、柜子底下，用手电筒一寸一寸地寻找……嗳，还是没有找到，只得悻悻地回到了家里。

正当大家愁得一筹莫展的时候，姥姥突然跳了起来，“有了！”她迅速打开自己房间的壁柜门，抓出一只破书包来。打开一看，护照、飞机票乖乖地躺在里面。

啊，上帝！原来是陈冲闯下的“祸”，是她心不在焉，把这两件最要紧的东西随便塞进了破书包，往姥姥的桌上一丢。姥姥恼她太不小心，一赌气把它锁进了壁柜……结果，一老一小全将这件事忘得精光。

陈冲把自己发生在国内的这场虚惊告诉了同学们，她们笑得更加厉害了……

在陈冲的业余生活中，她还爱好游泳和野营。加州的烈日，把陈冲的皮肤晒黑了。有人开玩笑地对她说：“人晒黑了，不漂亮了。”陈冲回答说：“游泳是一项很好的全身运动，既锻炼了身体，又锻炼了意志，游泳后人的脑子特别清醒，学习、工作的效率也特别高。至于皮肤晒黑了，以后扮演农村姑娘还更像呢！”

她用“打工”的积蓄买了一辆汽车，在假日、周末就相约同学们去野营，他们在山上、海边扎帐篷，野炊，看海，看星星，讨论问题，观察星座。“牛郎织女”星座是她们常开玩笑的主题——因为他们当时不是“牛郎”便是“织女”……在扑腾腾的篝火边，洋溢着青年人的欢笑声。

二十、在美国最初的电影活动

在陈冲赴美国的头几年里，她也接触了影视活动，但这种活动是带有学习性质的，是她整个学业的一部份。当然这些影视实践活动也带有少量的经济收益，它对陈冲的生活和缴付学杂费均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在头四年的美国学习生活中，陈冲共计拍了七八部电视片和电影短片。其中有《点心》《马埃米的罪》《纸上天使》《赛蒙·赛蒙》等。陈冲在片中所扮演的人物多半是东方女性：中国人、缅甸人、日本人、泰国人；穷人、富人、好人、坏人。只要有机会上影屏，她决不放过任何一次实践的机会。其中有的电视片的上映，在当地华人观众中引起了注意和好评。例如：电视剧《纸上天使》，这是一部根据美国作家杰姆的原著《小岛——安吉尔岛上中国移民的诗歌和历史》一书改编的。这部作品发表后曾获得过 1982 年全美小说奖。这部电视剧反映了 20 世纪初，7 位中国移民困于旧金山的安吉尔岛，表现了他们各自的命运和遭际。《纸上天使》在美国播映后，在当地观众，特别是华裔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映，是中国移民们悲惨的遭遇和身世打动了他们。

陈冲在演出这些小品和电视剧的过程中，也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使自己的表演水平获得了提高。虽然，拍片占去了她的一部分学习时间，但通过实践，为她的电影专业学习获得了更多的创作灵感和感性的补充。

陈冲从她一开始的奋斗，直到今日能打进电影世界的王国——好莱坞影圈，确实是经历了一番不寻常的曲折的道路的。

她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在美国拍片的最初的日子。在那些令人迷惘和失望的日子里，她经历了曲折、委屈以及种种不信任。虽然，陈冲在国内获得过最佳女主角的桂冠，但在美国，人们并不认识她，也不了解她。新中国的电影彼介绍到美国去的实在太少了。正因为这样，在美国的电影界并不卖中国明星的“帐”。任凭你在中国的名声有多响，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机会是均等的，关键在于勤奋与拼搏。

暑期到了，陈冲想去好莱坞拍片。她想通过去好莱坞实习，可以更多地了解美国人的拍片全过程，既可以学到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还可以增加些收入，以弥补生活费用之不足。

陈冲的想法，现在回过头来看，未免天真了一点。在美国，凡是当演员的，都有一个自己的代理公司，代理公司接受之后，才向好莱坞各制片厂推荐拍片，并不是随心所欲想去就可以去得成的。

那一天，陈冲驾驶着汽车去找了一家在当地颇有影响的代理公司，跟公司方面的人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和要求。

对方扫量了一番陈冲，笑着跟她说：“对不起，我们公司是专代理有经验的名演员。”言下之意，像陈冲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不够格。

陈冲有点不服气，她告诉对方：自己在中国拍过电影，还有过“最佳演员”的荣誉，至于经验当然是有的。

但对方仍然不信任她，摇了摇头。并说：“来这里的许多人都这么说。”他们还以为陈冲和以往来找他们的许多女孩子一样，自己瞎编了一套“神话”。

怎么说也不顶用，陈冲怀着困惑的心情离去了。

但陈冲不服气，便去找其他的代理公司。她驾驶着汽车从这家转到另一

家。她再也不说自己过去在中国演过电影的事，只是坦率地告诉他们：我想拍电影。

虽然，她的勇气得到了一些人的赞赏和鼓励，但拍片的事一直未能如愿以偿。相反得到的却是一些挑衅和侮辱。个别心怀鬼胎的人还打她的坏主意。表面上说，愿意帮助她，还假惺惺地邀请她共进晚餐，或者邀她上他家里去商谈。陈冲当然严辞加以拒绝。

还有的人更加放肆，明确地向陈冲说明自己的意图。如果她愿意，可以帮她的忙，保证她能进好莱坞拍片。对此，陈冲怒不可遏，严辞斥责他："见你的鬼去吧！"可是，对方却还是嘻皮笑脸地纠缠："如果你改变主意，随时可以给我打一个电话。"面对这种无赖的挑衅，陈冲恨不得自己忽然有一身武艺，打他一个鼻青眼肿，四脚朝天。陈冲自我代理公司的事就这样成了泡影。

善良的人还是存在的——就像这同一片苍穹下，有乌云，也有彩云。陈冲的教授就是一位善良的人。他向一家代理公司介绍了陈冲，介绍了这一位有着良好教养和素质条件的中国姑娘。

一天，那位教授介绍的代理公司的董事长亲自找上门来，谈了请她拍片的计划和想法。并且坦率地告诉陈冲，从他和陈冲的交谈中，感觉到陈冲的才华和品质。而且，这位董事长以一种十分肯定和真诚的语气告诉她：你可以成为第一个在美国轰动的亚洲女星。

临走的时候，这位董事长告诉她：一个大公司的一部电视剧需要一位亚洲女演员，如果她愿意去的话，可以前去一试。

陈冲当然不会错过这一机会。她如期赶去了。

试场门外，已经有十来个和她一样年轻的姑娘早在那里等候着。她们一个个穿红戴绿，花枝招展。陈冲看了看自己的这身打扮，显得平淡、逊色。

他们交给陈冲一份剧本，是电视剧中那个角色的戏，不多，只有两页。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将剧本从头到尾念了一遍。此刻，她自我感觉良好。

试演开始了。陈冲看着这十来个姑娘被一个个地叫进去。但是，很快地，她们又一个个地被退出来。而且，每一个人的神情沮丧不堪，脸上笼罩着一片阴云。也许，有个别青年由于"习惯"了这种失败，脸上露出木然的表情。

陈冲的心跳得厉害。虽然，类似的"临考"她不止经历过一次、二次了，但在异国他乡却还是第一次。这毕竟是关系到她的前途和未来的抉择呵！这是她在美国电影界即将迈出的第一步。她能不能顺利地迈上这神圣的"台阶"？她没有把握，但她坚信：艺术的力量在于真实，在于自然，在这里是容不得半点矫揉造作的。自然与准确，本身就是美。而美的东西，往往能够通过心灵来取得默契，求得承认和合拍的。

陈冲被喊了进去。

她朗诵了台词，作了些许小品。

她出来了，脸上带着微笑。这是她来美国深造后，第一次露出的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甜美的微笑。

这是她成功的起点，是她迈进好莱坞影圈的第一步。可惜，我们没有这场考试的纪录片，若有的话，我们也许能欣赏到陈冲在第一步小试成功之后的"永恒的微笑"了。

陈冲驾驶着汽车，在公路上疾驶。她此刻的心情有胜于当年第一次跨进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大门一样：轻松、欢悦，充满着希望。

令她感到惊异不已的是：等她一到家，剧本已经送到了她的家里。她打开剧本一看，里面还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读完剧本，两个小时后答复，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本子。

两个小时后，她毫不犹疑地复电剧组表示接受。

不料，这出电视剧播出以后，陈冲接到了一些热情的观众的来信，惊讶地问她：“你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我们从前没有见过你？你的表演有一种特殊的品质，我不相信你是新手。”

陈冲在美国银屏上的露面，第一次就给观众留下了好印象。

二十一、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效劳

1984 年，洛杉矶。第 23 届奥运会在此举行。以黄中为团长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带着一批体育健儿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洛杉矶。

这些天来，陈冲的心情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一下子和这么多来自祖国大陆的亲人们见面，这在她赴美 3 年来还是第一次。前丽年的暑假，陈冲因利用假期外出拍片，一般都不在洛杉矶度过。而 1984 年的暑假却是个例外。虽然，利用暑假拍片可以挣些钱，但是，能与来自祖国的亲人们生活在一起，为他们效劳，这比外出挣钱的意义大得多。

海外游子，毕竟思念着祖国的土地。

令陈冲更加兴奋和感到意外的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就住在她就读的加州大学。她几乎天天能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朋友们见面。这实在是天赐良机，千载难逢的啊。

陈冲是校内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学生会主席。在整个奥运会大赛期间，她组织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和华侨青年，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担任义务服务员：翻译、司机、向导、采购、烧菜……凡是她们能够做到的，他们全都承担了下来。那些天，陈冲和留学生们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但她还是精力充沛、情绪亢奋。她的心愿和所有中国自学生们的心愿是共同的，这就是要让中国运动员们休息好、吃得好，在运动场上创出好成绩，为祖国争光！

在运动场上，陈冲还发起组织了“啦啦队”。每当中国运动员出场比赛时，她的啦啦队就拼命地为中国运动员们鼓掌、呐喊。虽然，他们与美国方面组织的“超级啦啦队”，无论在人数与力量上，是不能与之相比的，但他们一点儿也不示弱，忘了疲劳，忘了喉咙的疼痛，一个劲地狂呼、呐喊……比赛下来，疼痛与疲劳都袭上了身心。当她们回到宿舍的时候，感到全身筋骨酸痛、乏力，嗓子也哑了。好像自己也经历了一场角逐与拼搏一样。

在奥运会大赛期间，陈冲还邀请了几位中国体操运动员到自己的住处来联欢，他们在一起唱歌、跳舞，还包中国饺子，烧中国菜。大家欢欣愉快地在一起吃了一顿道道地地的家乡风味的晚餐。

饭后，他们又围坐在一起收看中国女排与美国女排的决战。他们为中国运动员勇猛、顽强的拼搏精神而欢欣鼓舞。最后，当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以 3：0 的战绩，战胜了美国女排，取得了决战的胜利的时候，宿舍里也沸腾起来了，陈冲和体操运动员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跳啊，唱啊，喜悦的泪水滚滚而下……

当晚，为了向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表示祝贺，陈冲和同学们捧着自己包的饺子和西瓜，送到了中国女排队员的宿舍，和她们共享胜利的喜悦。

这是一个欢庆胜利的狂欢之夜。有谁想到，当祖国的观众们在电视屏幕前看到中国女排的胜利，大学生们、工人们……像欢庆盛大的节日一样放鞭炮、点篝火时，在大西洋彼岸的洛城，在加州大学的宿舍里，一批以陈冲为首的中国留学生们，也正在以自己的行动欢庆中国女排取胜的战绩。这种情感，表达了海外赤子对祖国、民族的爱恋。

不久后，陈冲将在奥运会期间的活动，录了一盘磁带寄到上海的家中，她在那盘磁带中，用沙哑的声调说：

“当神圣的五星红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在奥运会上空的时候，全场万众注目，许多老华侨热泪纵横。此时此刻，仿佛只有一种力量，一个

声音在大地上、在蓝天中、在我们的心里里荡漾，那就是中国，中国！我身在海外，见此情景，更感到无比的幸福、激动和自豪。今年的暑假过得太有意义了，使我终生难忘。”

二十二、纪录片《陈冲在美国》

一转眼，陈冲赴美留学已经 3 年了。

3 年，整整 3 个冬去春来，陈冲多么想回国一次啊。

1985 年的寒假到了。这一次，她无论如何也要回家去，她已经作好了回国探亲的准备。她也将准备回家的消息写信告诉了家里。

说来正巧，正当她一切就绪，准备启程的时候，北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从遥远的大陆给陈冲打去了长途电话。

电影厂告诉她：他们希望陈冲利用寒假期间，配合他们在洛杉矶拍摄一部新闻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想从一个留美学生的眼中，反映美国的乡土人情，表现陈冲在美国的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活动，通过这样一部纪录片，能够使中国的观众更加了解美国、了解一个青年在美国的学习情况。

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片，当然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但回国探亲的打算会被取消。陈冲想：最好是两者兼顾。如不能，她还是选择了前者。于是她在电话中毅然答应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要求，并准备在洛杉矶迎候他们。

摄制小组赶在圣诞节前夕来到了洛杉矶。陈冲驱车前往摄制小组的住处，和编导们一起设计了未来的纪录片的构想和拍摄方案。

陈冲和摄制小组详细地讨论了洛杉矶的风貌及影片的摄制方案后，决定先拍摄圣诞节之夜。

洛杉矶的圣诞节之夜是沸腾的狂欢之夜。街头上，盛大的、五彩缤纷的彩车游行队伍，缀着五光十色的鲜花和绿叶，浩浩荡荡地从街市上通过。洛杉矶的各界名流，走在彩车队的最前列。彩车上，站满了穿着节日盛装的时髦女郎，她们还不时地在车上表演着各种舞蹈姿势。在这群狂欢的队列中，那位经过严格筛选出来的“ 美国小姐、更是艳姿媚人。每当她从人群队伍中穿过时，人群立即响起了叫喊声和口哨声。此刻，市民们的亢奋、激动的情绪也达到了沸点。

在美国，这种圣诞彩车狂欢游行，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些动人的场景和欢庆形式，充分表达了美国民族的风土人情和人民的热情。

影片拍摄前，陈冲陪同摄制组人员事先参观和熟悉了彩车游行的路线，还参观了彩车制作的过程，使整个摄制工作得以顺利地进行。

但在整个摄制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件不愉快的事。那天，摄制组正在街头为陈冲拍摄日常生活镜头，川流不息的车辆，来往的人群，也一一摄入了镜头。突然，有几个美国人发现镜头正对着他们，便纷纷围了上来，态度不友好地指责他们。还有个别人竟捡起地上的石子，投向摄影师。

在这种情况下，摄影不得不停了下来。

陈冲对个别美国人此种蛮横举动很不满。她立即赶到洛杉矶市政府，找到了市长，抗议个别美国人的不友好行为。陈冲还向市长陈述了中国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来美国拍摄纪录片，完全是出于对美国人民的友好感情。纪录片在拍摄中国留学生生活、学习镜头的同时，还展现了洛杉矶城市的美丽风光以及美国的风情，这对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希望洛杉矶市长能够理解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制止此类不友好的行为再次发生。

洛杉矶市长听了陈冲的陈述后，表示赞同她的观点，并立即采取了防卫

措施：”下令当地警察机关一定要负责好现场拍摄秩序，保证不再发生这种不愉快、不友好的行为。

纪录片《陈冲在美国》顺利拍完了。但是，陈冲思念故土、怀恋家人的思绪始终没有中断过。毕竟整整 3 个冬去春来的时间了。

陈冲不放过任何一个能与家里亲人团聚的机会。1983 年夏天，陈冲的母亲张安中赴联邦德国参加一个国际医学专业会议；正巧，陈冲也应一位德国导演的邀请，赴联邦德国电影公司作短期的参观。这是一个母女相聚的极好机会。

慕尼黑这个城市，陈冲是熟悉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慕尼黑的名字是同罪恶与阴谋联系在一起的。希特勒和张伯伦相勾结，签订了出卖邻国主权的《慕尼黑协定》。从此，整个欧洲弥漫在一片战火之中。

陈冲也听到过著名诗人艾青的《慕尼黑》那首诗：

慕尼黑
象巴伐利亚啤酒店的主妇
身体健康而又风韵
谁见到她都要钟情

但是
慕尼黑的名声不好
大家都在咒骂她
把她看作灾祸的象征

因为她
曾经和一个纵火犯鬼混
那是个十足的流氓
比魔鬼还要恶三分

还有一个带伞的英国人
还有一个窄额头的法国人
三个人一边喝啤酒
一边把邻居山卖了

这是慕尼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段臭名昭彰的历史。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慕尼黑也改变了她的容颜，

如今
巴伐利亚的啤酒
依然招引了四面八方的客人
第二代的慕尼黑
比母亲更美丽、也更殷勤

如同艾青诗中所表达的那样，展现在陈冲面前的慕尼黑也正是这样的一幅阳光和煦、天空明朗的图景。

夏天，阳光明丽，和风细拂。街心花园里，从雕刻着各种花纹、造型别致的喷水管里射出来的水柱，在阳光下，闪烁着绮丽的色彩。慕尼黑显得宁静、安谧，街头上露天和饮食店前，到处张开着一顶顶五彩的大花伞，像一朵朵美丽的、天然的蘑菇。

陈冲来美国后，除了继续学习英语外，还学习了德语和法语。经过几年的努力，她能够掌握德语的基本会话，同时，也能借助字典看德语本的专业书籍了。

陈冲的母亲在会议之余出外参观活动，就由女儿替她当德语翻译。女儿替母亲当私人翻译，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有一次，母女俩边逛着街景，准备去一位朋友处赴约。她俩看时间还早，便在一家华裔开的商店里买东西。离开的时候，陈冲将皮包遗忘在商店的柜台上。母女俩赶忙返身回商店去取，那家商店的主人已拿着包迎候在大门口了。当她们从陈冲的名片中知道，她是来自中国的著名青年电影演员时，使用中文结结巴巴地和她俩交谈。关切地问陈冲来德国是旅游，还是探亲！又向陈冲的母亲问这问那。陈冲见店主非常热情、诚恳，便主动地用德语和她对话起来。双方的感情和气氛，越来越融洽，谈着、谈着，时间过去得很快，不知不觉地延误了与别人约会的时间……

母女俩在联邦德国逗留了一个星期。母亲的学术会议结束了，陈冲的参观学习也结束了。母女俩分别 3 年，在异国却相处了一个短时间，略为了却了一点思亲的情绪。

母女情深，分别的时候陈冲依依难舍。结果母亲取道美国回国，把陈冲送回洛杉矶。母亲返回祖国的时候，陈冲去送妈妈，她对妈妈深情地说：“妈妈，我真想家。别的同学放学都可以回家去，可我回的家，不是我真正的家……”

是啊，离乡 3 年，陈冲是多么想回家一趟，去看看年迈的姥姥，还有爸爸和哥哥……她多么想回家睡在温暖的小床上，重温童年迷人的梦，早晨醒来，听院子里树上鸟儿的喳喳欢叫之声……

二十三、祝愿词带来了风风雨雨

陈冲留美 3 年半过去了。她终于有了机会返国探亲了。

回想 3 年多前第一次出国时的心情，与今日返国探亲的心情是大不一样的。

3 年前，她是带着忐忑不安、前途未卜的迷惘心情登上舷梯的，今天，她却是脚步轻松，归心似箭。

1985 年 2 月 7 日，陈冲从广州乘 3503 航班，回到了阔别 3 年半的上海，回到了日思夜盼的家里。

陈冲告诉我：在香港转机期间，她曾遇到过一些“麻烦”。这些“麻烦”完全是因持“中国护照”引起的。因为，一名持美国护照的“老外”可以自由出入香港，不用签证，而持“中国护照”的中国人却要另办签证。那天，她因担心办签证误了时间，不想办，她想反正转一下火车便可以到达深圳。不料，她在香港机场却被“扣”住了，不准回旅馆，经过反复解释，折腾到深夜 12 点才允许回旅馆休息。事情还没有到此了结。第二天上午，她还得去移民局报到。在国外，有些人因你是个“中国人”而被某些不友好的人看不起；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某些中国人又把她视作“外国人”，两头受气，令她不堪忍受。

陈冲曾气愤地说：“在国外，因自己是个中国人而遭麻烦，在国内，有人又把我看作是外国人，乘车收费也要收外币。出国前，我有一些思想准备，有些外国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但我们要争气，偏要给他们看看，中国人是了不起的。回国后，却受到‘自己人’的另眼相待，真不能理解。”

生活中不能理解的事情太多，也许生活本来就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若是每件事都能理解，那生活也失去了意义。“小花”回来了！这一消息很快通过朋友口耳，传到了新闻界和电影界。陈冲的朋友、亲戚，报界的记者，来采访的、叙旧情的……络绎不断。在上海，她接二连三地应邀参加了全国“十佳”运动员授奖晚会，担任节目主持人；参加上海三家电影刊物联合举办的迎春茶话会，向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老领导和电影界的前辈和老师们拜年。几天前，陈冲刚踏上祖国的土地，还在深圳参观访问时，中央电视台的编导就几次与她联系，邀请她参加北京的除夕联欢晚会。对陈冲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与全国人民见面的机会，她高兴地应允了。尽管，由于旅途疲劳，咽喉发炎了，医生要她禁声，要她少说话，不要参加演出活动。但陈冲认为，能和全国人民见面，欢度新春佳节，自己再累，也是一件颇有意义和愉快的事。小年夜，上海的街头巷尾已经弥漫着节日的气氛。孩童们的爆竹声，零零星星地从高楼的窗口，街道的空地里，一声接一声地传进人们的耳朵里。陈冲的家里，也呈现着新春的气象。由于陈冲离别祖国 3 年多了，她的归来，使这一年的新春佳节显出更加欢乐的成分。是啊，这一家从姥姥、爸爸、妈妈开始，陈冲以及哥哥，平日各忙各的，东西南北，国内国外，出差、学习、讲学，难得相聚，今年却全家团聚在一起，象征着幸福与欢聚的年夜饭，一定是更加富有意义的……

可是，陈冲无法吃这一顿团团圆圆的年夜饭。她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发炎的咽喉，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会了。第二天是大年夜，她的咽喉更加疼痛，发声也很困难了。午夜 12 点，陈冲被接到联欢会场。由于时间太紧，和身体不适，她没有准备什么节目，只是即兴向热情的观众们

讲了几句幽默而俏皮的祝愿话。第二天凌晨，陈冲只睡上几个小时，大年初一就乘飞机回到了上海，中午，全家才算吃上了一顿团圆饭。可是，令人感到惊异的事却发生了。陈冲的这一段简短的祝愿词，却引起了一家报纸的点名批评。这篇题为《陈冲的讲话》的短文不到 500 字，为了明晰是非，全文抄录如下：

在今年中央电视台的除夕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陈冲和大家见面。我们都寄予了热望，要看一看在美国留学的陈冲有什么进步，将为我们表演些什么。结果陈冲和大家见面了，并讲了话。

她讲的原话大致是：“ 我旅居美国 3 年，本来不打算回来，但是今年是牛年，我是属牛的，我算了一个卦，我有两个礼拜的假，应该回来看一看，我又系了一条红裤带，现在中国有句时髦的话，叫恭喜发财…… ”听后不禁使我茫然良久。

撇开迷信味儿不谈，陈冲去美 3 年，竟叫我们是“ 中国 ”，她自己又算什么呢？陈冲很年轻，这样讲话，使老辈人听了很难过。我认为这不能全怪陈冲，中央电视台为什么要安排这种讲话呢？而且她的即席讲话也与整个晚会气氛有关。

除夕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观众不是平日一 般观众，还有平常没有工夫欣赏节目的人，有各行各 业，有各种民族，有海外侨胞，甚至还有外国人。这次晚会不是给观众以“ 团结、奋进、活泼、欢快 ”的感觉，而是令观众感到庸俗无聊。陈冲受到这种气氛感染，平日可能要求自己又不严，说出那种话来，也就不奇怪了。陈冲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的讲话很短，本来也没有多大影响，但是，经过报纸上一点名批评，影响就愈发扩大起来。一时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纷纷传说：“ 陈冲挨批了 ”“ 陈冲出问题 ”。古语云：“ 人怕出名猪怕壮。 ”陈冲似乎也应了这句古语所云。如果陈冲是一个并不出名的、普普通通的女中学生，她说这番话会有谁去注意她而兴师动众地在报纸上点名公开批评她呢？陈冲听说自己在报纸上被点名批评了，也不知所措，她不知道自己究竟说错了什么？陈冲的姥姥走到哪里，凡熟悉她的朋友、同事，都向她发问：“ 陈冲怎么啦？ ”“ 陈冲真的出事了吗？ ”姥姥也一时被问得莫名其妙，待到她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所谓“ 出事 ”指的是什么？陈冲的姥姥了解陈冲，陈冲是在姥姥身边长大的。外孙女去美国 3 年，她的思想脉络，她的爱国家、爱民族以及思念故土的感情，她是一清二楚的。从陈冲的来信中，姥姥能体会到这一点。况且，从陈冲的这一番除夕祝词中，她无论如何也看不到像报纸上那篇文章所分析的“ 不爱国 ”的意思。

但是，一篇曲解陈冲本意的短文所引起的风波，确确实实地在不断地扩散开去……

陈冲返国没有多少日子，她却处于被人怀疑、批评的难堪处境中。这是她在海外所始料不及的。

满怀喜悦的归来，招来的却是如此结果。她真有点想不通。

传言象传染病一样，一传十，十传百。人们习惯于传播名人的秘闻轶事，而对于影星的所谓“ 出事 ”更是津津乐道。本来，陈冲留美 3 年归来，已经是人们所关心的新闻，如今，她出了“ 问题 ”，更是新闻上加新闻。

仅仅是几天的时间，陈冲从一个高峰一下子跌入了深渊。

但是，是非终有明辨的时候。正直的人们也会从纷芜的传言中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

虽然，自陈冲返国后的几天来，洒在陈冲身上的流言和污水不少；但另一股热流也紧紧地围裹在陈冲和她一家的周围——这就是同情与理解。这些朋友的信任和理解的春风，使陈冲感到温暖。

有些朋友为了澄清事实，反复听了除夕联欢会的录音，仔细分析陈冲所说的每一句；在陈冲的家里，前来安慰的朋友比陈冲刚到上海那阵子还多。著名导演谢晋特地托人送来一瓶酒给陈冲的姥姥，关照她注意身体，别生气。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老演员铁牛也说：“逢到与自己的生肖相一致的年份，系一根红裤带，表示吉祥如意，这是我国北方的老传统了，这正生动地说明了陈冲没有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啊！”

一件小小的礼物，一句句亲切的言语，使陈冲倍感温暖。

令陈冲更为感动和欣慰的是，上海的《文汇报》在流言四布之际，发表了一篇说理透彻的文章。题目是：《为陈冲一辩》。该文据理驳斥了《陈冲的讲话》一文。

这篇文章指出：“中央电视台除夕晚会的节目组织得不好，甚至‘庸俗无聊’，当然可以批评，也应该批评；陈冲有什么缺点错误，同样可以批评。文章特别点了陈冲的名，好像陈冲寥寥数语的即兴讲话是这台糟糕的晚会的代表作。但是，文章对陈冲的批评，难以令人信服。”

文章接着说：“陈冲即兴感言，谈牛年、算卦，红腰带云云，无非也是想活跃一下联欢晚会的气氛，增添一点风趣幽默，有什么出格、走火的！想不到由于她的难脱稚嫩，以致授人以柄。其实，‘迷信味儿’是谈不上的，正像我们平时在生活中漫不经心地脱口而说‘感谢上帝’、‘菩萨保佑’一样，并不使人感到这是在宣传‘迷信’。而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迷信味儿’还是轻的，可以‘撇开’不谈；更不能原谅的是‘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这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不叫‘中国’‘现在中国’，那又叫什么呢？难道开口非得‘我们中国’‘我的祖国’才配做炎黄子孙？就是该文作者批评陈冲的这篇文章里，就有‘除夕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一句话，不是也‘竟叫我们是中国’吗？如果按文章的逻辑，他‘自己又算什么’呢？”

文章写到这里，已经是很有说服力了。因为，单凭“现在中国”四个字来轻易地判断一个演员爱国与不爱国的问题，是很不严肃的。《为陈冲一辩》一文，还联系“文化大革命”中的无限上纲的作法，批评了《陈冲的讲话》一文的文风。文章指出：“因为陈冲当了3年留美学生，连说‘现在中国’也要受到无端的猜疑，这就很难称之为和风细雨的批评了。要在十年前，就凭这‘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这两句话，就很可能使人倒霉的。”

这是确实无疑的。不要说是在报上点名，就是在单位的大字报上将人扣上这么一顶帽子，那也是叫人够呛的。

陈冲的姥姥史伊凡看到“文汇报”发表的《为陈冲一辩》的文章，非常高兴。当天，她就将文章剪了下来，寄给已经离沪赴美的陈冲。

陈冲在看了《文汇报》上的文章后，心情也是很高兴的。她在写信给家里的人时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她并没有过多地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因为事实毕竟是事实。最好还是让事实来说话。但她在高兴的时候，也表示了一些淡淡的忧郁。她在信上说：“对这件事，我是不在乎。但如果我们在海外的中国青年回国一次就碰上这样的事，影响又将会是怎样呢？”

陈冲的提问，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年长一辈的人，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爱护与帮助一个青年人的成长呢？

要知道：流言有时候是会伤人的，它也会摧残和扼杀一个青年人材的成长。

“除夕”风波并没有很快平息下来。报纸上的批评文章也没有中断。虽然，一二篇文章的影响有限，但观点却越来越离谱。个别文章竟把陈冲与著名的“网球明星”在西方避难的事相提并论，这就更令人不可思议了。当陈冲的姥姥看到了这篇文章后，心里很气愤，认为：这是无端地给一个青年的身上泼污水，她再也忍不住了。

1985 年 4 月 18 日下午，80 高龄的史伊凡来到了上海《民主与法制》编辑部。在该刊编辑部接待室，她以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为自己的外孙女鸣不平，以维护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

《民主与法制》编辑部的编辑，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慈祥、和善的老人。史伊凡开门见山地说：“我是编科技书籍的，以前同你们并无交往，为什么要来找《民主与法制》编辑部，不为别的，我是为我的外孙女陈冲而来的，是为一个普通的女孩子而来的。更确切地说，我是为维护一个公民的权利而来的。”

老人在回答《陈冲的讲话》一文的不公平的批评时说：“陈冲短短的几句话，体现了一个女孩子的纯情和幽默，可是有人却不公平地横加指责，大做文章。”她说：“更令人不理解的是，直到最近，还有一位署名‘花甲老人’的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杂文说：‘大概这位电影明星已经忘记她是一个炎黄子孙了。’他还写道，‘就在当时，脑子里立刻显现出另外一个名字：一个网球明星……但愿这位电影明星不会变成这位网球明星！’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真不由得人毛骨悚然。”

老人激动地叙述说：“陈冲出国留学 3 年半，今年春节第一次回国探亲。热情的观众没有忘记她，她很感动。为了应邀赴京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联欢会，她年夜饭也没有在家里吃。能在中央电视台向观众拜年，本是件大好事，设想到短短的即兴讲话，竟会惹起这么大的风波。她是个粗线条的姑娘，在流言蜚语面前，大概不会太在乎，但我作为一个在‘牛棚’里呆过多年的老人，对于这种拿一个人的几句话，指鹿为马、无限上纲的做法，是打心底里反感。怎么又来了这一套？”

史伊凡还诚恳地说：“我们都是普通的人。今天我到《民主与法制》编辑部来，绝不是因为陈冲是个名演员，或是我的外孙女，所以才要弄个明白，争个是非。而是我觉得，对一个人不能这样，一个人有缺点、错误，尽可以批评，但涉及到爱国不爱国的大问题，不能不慎重。”

编辑部的同志对史伊凡的观点深表赞同。

二十四、苦涩的初恋与婚姻

恋爱，是一个人的权利，是任何一个少男少女所不可避免的。对于爱情，不必讳莫如深。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纯洁、强烈、本能的感情的表达。它是生活和事业中的一个不可缺的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人的生命的强大精神支柱之一。

在美国的几年中，陈冲也和许多成熟的姑娘一样恋爱过。正如陈冲所说：“我们毕竟年轻，总有着使不完的精力和不可抑制的乐观。我当时也许还属于更幸运的那一部分，因为我心里有爱情。”

据陈冲介绍：她在美国的初恋对象是由北京去美国留学的一位学生，大陈冲 8 岁，在美国中部一个大学里学习电影制作。

他们两人曾在美国合作创作过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发表在国内一个有影响的大型文学丛刊上。这部剧本获得了美国指导老师的称赞，并在老师的建议下，在美国注了册，取得了剧本故事的初版权，这个剧本的创作也曾得到过中国前驻美国大使柴泽民的鼓励与指点。

陈冲是非常认真对待这次初恋的。有一个阶段，她把对象看成是自己感情的寄托。在美国生活，常使陈冲思念起中国的亲人和朋友，陈冲把这种牵肠挂肚的思念称之为“阵发性”的压抑和无望。而每当她完成了一天的课程，回到家里以后，这“阵发性”的乡思就会悄悄袭上心头。而每每在这个时候，她就想找一个人谈谈心，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和得到一点安慰。这时，她立刻会想到远在中部另一州学习的初恋对象，她会花掉几十元美金和中部通长途电话，还要计算好西部和中部的两个钟头的时间差。他们俩见面并不多，一年才两次。

陈冲是认真的，她把初恋看成是神圣的。但后来还是失恋了。爱情上的挫折，学习上的疲劳，使陈冲很快消瘦了下来。陈冲在叙述这段初恋的经历时说：“我需要有一个知心的人谈一谈，但是，去中部的长途电话已经不管用了。因为我的爱情正在崩溃的边缘。原来一度伟大、神圣、甜蜜的感情变成了庸俗的，甚至丑恶的欺骗、嫉妒。在觉得受骗、委屈、绝望之时，心里却忍不住还在苦苦地爱着，或者说恨着。”

陈冲失恋了。陈冲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坦诚地写道：“真挚和诚实带来的不全是花朵和小提琴的乐声。我失恋了，站在镜子面前看着自己，泪水从眼睛里涌出来，我意识到自己的许多劣处……这是痛苦的，但是我由于承认和接受自己——一个真实的自己——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我不会再有初恋了”陈冲说。但是，她肯定还会有爱情。初恋的失败，从此使她认识了人生，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她自己——她会再次获得爱情的。

为了尊重历史和尊重事实，在此有必要向读者介绍一下柳青——陈冲在美国生活中的另一个男友，以后又发展成为婚姻对象。

但是，他俩共同生活了几年后，又离异了。

1985 年冬天，陈冲因拍《大班》来到广州，和好莱坞的著名华裔明星卢燕，同住在广州白天鹅宾馆。正巧，那个时候我正在广州。那天，我在宾馆的套房里会见了陈冲和卢燕，在闲聊中，陈冲第一次公开了她的个人生活。陈冲大方地从她的手提包里取出一张小伙子的照片。小伙子看上去三十出头，端庄的脸庞，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上去身体很健壮、魁伟。

陈冲羞涩地介绍说：这是她的男朋友。并得意地夸赞说：“ 他是个非常正派的人。 ”这个小伙子的名字叫柳青。他出生在香港，成长在美国，后来加入了美国籍。照柳青自己后来在上海告诉我：他也可以算是上海人。原来，柳青的父亲在解放以前曾在上海生活、工作过，其父曾是上海南京西路上一家西餐馆的大师傅。后来去了香港。

柳青随父母在香港生活了 13 年。当他 14 岁的时候，父母去了美国工作，只身留下孤苦伶仃的柳青一人。

为了生活，柳青小小的年纪就去干各种各样的杂活，生活的重压给幼小的心灵留下了许多创伤。柳青清楚地记得他去理发店当学徒的第一天。那一天，他第一次看到了人生的相互欺诈与不平等，他被当作“ 小打工 ”“ 小奴隶 ”一样被来回使唤、受骂，从早干到晚，手中的活儿一直没个完，连吃饭、歇息的时间也没有。

夜晚，他仁立在海湾的栅栏边，面对苍茫的大海，想起远离自己的父母，伤心的泪水不禁流满了双颊。

这样的“ 牛马般 ”的生活足足过了一年。

照柳青的话说：“ 这一年中，我什么活儿没有干过呀！ ”

14 岁那年，柳青去了美国，并在那里定居。1975 年，他毕业于洛杉机大学，读的是语言系，学西班牙语，后来，柳青又自修了一门电影课。

柳青的经历是很曲折的，他的爱好也很广泛。他办过刊物，当过编辑，还写过书。酷爱佛学、武术，曾拜香港武功明星李小龙为师，学过李小龙属下的“ 咏春 ”派武术。

由于他的武艺出众，好莱坞特邀他为特技演员工会的总教练，还帮助过许多美国影片设计武术动作，自己也担任过替身演员。

柳青从 1983 年起，还担任过影片的制片人，专门做一些与影片拍摄有关的服务性工作，如翻译、广告宣传等。

他还是一位中美电影文化交流工作的热心人。中国电影代表团和有关文化界人士去美国访问，他积极协助做过宣传服务性工作。有一年，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美国，他和他的朋友们做了许多接待和联络工作，虽然破费不少，但他为自己终于做成了一件有益于中美电影文化交流工作和结识了一批中国电影界的朋友而高兴。

柳青还自己创作拍摄过几部影片。如影片《女皇密令》和科幻片《妖魔大闹小神州》。《女皇密令》还在欧洲放映过。

柳青在好莱坞时间长，有很多朋友和熟人，而陈冲则是初到伊始，人生地不熟，办事也困难得多。柳青在联络、办各式各样手续等方面，帮助陈冲克服了不少麻烦的事。

柳青初识陈冲，给他的印象首先是陈冲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对此，柳青感到十分惊讶。他真不相信陈冲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若将陈冲看成是在美国出身的华裔姑娘倒还像些。

陈冲与柳青之间的情感发展是很微妙的，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他俩的爱情绝不是急风暴雨式的，而是在共同的电影事业中，渐入各自的心灵的。

陈冲第一次返国探亲的时候，柳青去送她。那是柳青的一位朋友、香港著名电影演员许冠杰促成柳青去送陈冲的。那天，许冠杰忽生奇招，他笑着对柳青说：

“ 柳青，你去机场送送陈冲吧，她是中国‘ 影后 ’，你也正好没有老

婆……”

柳青被许冠杰的话怔住了。他可没有这个奢望——娶一个中国大陆的‘影后”当老婆。但他毕竟钦佩陈冲、喜欢陈冲的。

他带着疑惑的神情反问许冠杰：“你肯定她没有男朋友吗？”

许冠杰怂恿他说：“反正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朋友，你去送送她吧！”

柳青想：也好，反正自己单身一人，去机场送送也无妨。

柳青开着车去了，帮陈冲搬这搬那，很卖力气。陈冲望着柳青敦实的背影，很是感激。

分手的时候到了，不知怎么的，两人倒显得有点象“情人别离”的滋味来。

柳青祝陈冲旅途平安，多多保重！

陈冲却跟柳青开玩笑说：“我要回国了，我们私奔吧！”

柳青也笑着回答：“那不行吧，还有这么多的行李在身呢！”

谁能料到，这两句开玩笑的话，却一直铭记在两位年轻人的心坎里。爱情的种子，一旦播下，开花、结果、收获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经过几年的交往，陈冲和柳青彼此间了解更深了。

1986 年，他俩终于举行了婚礼。

婚礼很简单，也没有邀请什么人参加。以后，陈冲和柳青的同学、朋友们知道了他俩已经举行过婚礼，都跟他俩开玩笑说：“你们欠了我们一顿饭……”

婚后不久，他俩又各自投入了自己的工作。

婚后两年中，柳青和陈冲的感情一直很好。柳青作为陈冲的经纪人、代理人，为她接洽剧本、联系业务。陈冲外出拍戏，柳青总是呵护左右，关怀备至。他俩婚后曾一起来探望过上海的姥姥和陈冲的父母。柳青对老人也很敬重。有一年，柳青独自一人来上海。他受陈冲之托，一定要替姥姥买这买那，姥姥却坚持什么也不要买。柳青为难地对姥姥说：“我临走的时候，陈冲特地关照我的。一定要我买你喜欢的东西，若不买，我回去不好向陈冲交待。”可见，柳青对陈冲的爱之深。姥姥则笑着对柳青说：“那我替你写张条子给陈冲好了，是我不要买的……”说完，俩人高兴地笑了起来。龙年，陈冲因拍片来国内。因柳青关照他买件象征“龙”的装饰品，为此，陈冲特地去了工艺品商店，为柳青购买“龙”的饰物。

陈冲和柳青确实有过几年情感笃厚的婚姻生活。但月有圆缺，天有阴晴。如今，虽然他俩已经分手，但那几年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日子却难以磨灭地留在各自美好的记忆中。

陈冲在谈到俩人的婚姻时说：“我认为人们应该结婚。这是生活的最佳方式。我结婚了 3 年半，离异也有半载，但我和他仍然时常约会。我们彼此相爱，爱极了，然而我们却无法共同生活。”陈冲还说：她一想到要同其他男人约会便觉得十分可怕，“我如同又投入只有女性游泳的池子一样。你不能停，你得拼命地游，直到离开这里。我都忘了怎样同人约会。为了避免麻烦，在我与他离婚之后，我们仍继续约会，以此使双方摆脱困境。”1991 年 5 月，陈冲在香港九龙尖沙咀云峰画苑为她哥哥举办的《陈川追寻画展》的开幕式上，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又谈及了她与柳青分手的事。

记者问她，“听说不久前你离婚了，是否有此事？”陈冲坦诚地回答说：“确有此事。年前我与柳青离了婚。我并不后悔结婚，我好珍惜这多年的婚

姻生活。多年的婚姻是美好的回忆，虽然与他分了手，但我们现在仍保持着联系，彼此仍是好朋友。”记者又请陈冲谈了单身与结婚生活两者加以比较，陈冲回答说：“两者各有好处。单身是做任何事不用同另一半商量；但当有事需要同人商量时，又觉得结婚好。”当记者问她现在是否有人追求时，她笑了起来，说：“有大把人追呢，其中也有美国人。但我是演员，经常要住外地，不能做一个称职的太太，我不想害人。爱情，我当然很希望拥有，可是，我已过了梦幻的年龄了。对我来说，一个吻或是一朵鲜花，这种爱情已不再重要。以我现在的年龄，真正的爱是来自父母和朋友的爱，拥有这些爱与关怀，我还能苛求什么呢？”记者又问她：“有人讲，中国的影后多在婚姻上触礁，乃名气大过丈夫所致，你对此又有何见解？”陈冲说：“各行各业都有人离婚，因为‘影后’是‘公众人物’。所以才那么引人注目。我认为，一段婚姻的失败与名气无关，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绝不会介意太太的成就。”

二十五、《大班》终于觅到了“梅梅”

在陈冲拍摄影片《大班》之前，可以说，她始终只是在好莱坞的外围进行活动。拍的电影与电视片也是一些没有多大分量的短片。

入围好莱坞并不是一件易事。别说是中国的演员们，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去的演员们，都想在好莱坞有被重视的一席之地；再加上欧美及许多国家的演员们都在把竞争的目光对准好莱坞。

陈冲也不例外。要想在电影圈内干一番事业，打不进好莱坞还算什么？但是，要打进好莱坞又谈何容易？

机遇就会如此巧地、幸运地降临在陈冲的头上。

《大班》是她踏进好莱坞的第一步。

《大班》原是一部长篇小说。作者是詹姆士·克莱威尔。这是以香港为舞台背景的一部冒险小说。所谓“大班”，是指19世纪初期，在香港的各国海盗或是走私船舶所公推的一名“首领”，他负有实权，可以指挥所有的船只，连英国派出的皇家海军都会参考他的意见。该书就是描写的以“大班”史迪克为首的一批人，侵占香港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自长篇小说《大班》问世以来，一直是好莱坞电影制作家们青睐的目标。十多年来，他们一直想将它搬上银幕，再现19世纪中叶那段西方人东征的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他们以为：那段历史不仅气势磅礴，而且它的富有东方神秘色彩的情节，一定会获得好莱坞和西方观众的浓厚兴趣。如果运气好一点的话，也许会爆出冷门，问鼎奥斯卡电影之冠……好莱坞电影制作家的梦，十多年来，一直无法实现。因为制作这部电影，一要获得中国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二要有一笔巨大的投资。没有精密而庞大的摄制计划，要想完成这部大制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有一位老制片人却终于斗胆去啃这块被人认为是“难啃”的骨头——影片《大班》。导演是制片人的女儿拉斐拉·德·劳伦蒂斯。据报纸报道：《大班》的预算为1．5亿美元。而贝托·鲁齐的《末代皇帝》的预算才为2500万美元，是《大班》的1／6。《大班》的摄制工作得到了中国有关部门的合作与支持。据《南华早报》报道：“在得到允许在中国拍摄影片之前，劳伦蒂斯小姐同中国政府商谈了11个月。”《大班》摄制组的工作活动，是在中国珠江电影制片厂的有关人员的协助下拍摄的。为了真实地再现一百多年前的那段历史，《大班》摄制组在珠江边上重新建立起了19世纪鸦片巨商的仓库。有关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合同签署停当后，人员的选择，尤其是女主角梅梅的遴选就成了突出的难题。导演劳伦蒂斯小姐认为：影片中的“梅梅”一角，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女郎。她必须像特洛伊的海伦那样具有惊人的魅力，而且一定得由一位东方女性来担任，而且从演员的角度来要求，这位东方女性还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如果找不到这么一位漂亮、合适的角色，她绝不开拍。为此，老制片人和他的女儿劳伦蒂斯花费了巨大的旅费，足迹遍及东南亚各国，物色各国擅长于表演的青年女性。然而，都没有令她十分满意的角色。她们中的一些人不是缺这方面的条件，就是缺另一方面的条件：相貌、年龄、文化、气质、英语……真是踏破铁鞋无处觅。为此，劳伦蒂斯和她的父亲，不无沮丧地回到了好莱坞。然而，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在好莱坞的停车场上，老制片人却居然发现了一个奇迹，他惊喜地觅到了未来影片的女主角——那天，陈冲驾驶着自己的车子驶向好莱坞停车场。这位老劳伦蒂斯也正巧驾车经过那儿。在两辆轿车交会的

片刻之际，他从车窗的一瞥中，意外地和陈冲的目光相遇。老劳伦蒂斯眼睛顿时一亮，他不禁失声叫了起来：“梅梅！”

凭着一种职业的敏感和制片人的目光，他立即意识到：眼前他所遇到的这位东方姑娘，就是未来《大班》中梅梅的化身。

当然，在此之前，老劳伦蒂斯根本不认识她，不知道她的姓名，也不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

制片人怀着几分欣喜和疑虑的心情，走向陈冲，很有礼貌地问她：

“小姐，你愿意拍电影吗？”

陈冲被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的这位胖老头弄得疑惑不解。当她了解这位胖老头并无恶意时，她才定下心来。拍片，当然她是乐意的。但眼下她什么情况也不清楚，能说什么呢？

陈冲睁大着眼睛望着他。

“你能拍片吗？”制片人又追问了一句。

“能。我本来就是拍片的。我在中国还得过奖呢！”陈冲回答着，语气中不无带有自豪之感。“那太好了！”制片人几乎叫了起来。当他简略地了解了陈冲的拍片情况后，他的心里已经有点“谱”了，将来的“梅梅”留给这位陌生的姑娘无疑了。“你知道大明星拉娜，透纳当年是怎么被发现的吗？”制片人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向陈冲大谈起拉娜·透纳被发掘的轶事来，似乎今天，就在这远离摄影棚的地方，他也变成了发现“拉娜·透纳第二”的人。“拉娜·透纳当年是在大街上的药店门口被人发现而红起来的。”言下之意，就是老劳伦蒂斯却在停车场发现了陈冲。制片人更为兴奋了，他转换一下口气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和你签订一份合同。”陈冲说：“我本子也没有看，也不知道具体细节，那怎么签呀？”制片人笑着对她说：“那有什么不好签的，我已经和你们国家也签订了合同，那你还成什么问题？”第二天，陈冲在看了剧本后，要求删节个别太露的镜头，制片人经过考虑后同意了这一要求，并着手修改了本子。合同就这么签定了。在美国，近十年来，先后有十余家电影公司都企图将詹姆士的小说《大班》搬上银幕，在电影和报刊舆论界人士的心目中，“梅梅”一角是20世纪难得的好角色之一。他们不约而同地为陈冲获得“梅梅”一角而向她祝贺，预祝她在未来的影片中取得成功。陈冲也为自己能在一部大故事片中担任主角而欣喜。这毕竟是她赴美以来第一个大的、重要的角色啊。

她忖度：这难道又是一次神秘莫测的机遇的选择？《大班》会给她带来什么呢？它能不能成为自己影艺生涯的新起点呢？

陈冲没有把握。

但是，《大班》毕竟是一次极好的机会。因为，在陈冲看来，她拍《大班》基于以下几条出发点：

1．小说《大班》是一本在欧美畅销的名著，电影剧本的作者是奥斯卡最佳刷本奖获得者，摄影师也曾两次获得过奥斯卡奖。她想：能有机会跟这些名家合作，自己一定能学到一些东西，在艺术上能有新的突破。

2．在签订合同之前，制片人还告诉她：《大班》将在中国广东一带拍摄，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投入人力和物力，共同合作摄制，剧本也将由北京有关负责部门审查批准。这就是在思想内容上把好了关，而且，对陈冲来说，也多了一个回国的机会。

3．除了陈冲担任梅梅一角外，在中国国内还有其他演员共同参加演出。

她觉得，又有了一次和国内同行合作的机会。

陈冲接受了《大班》梅梅这一角色后，决定停学半年，回祖国去，全力以赴地投入《大班》的创作中去……

满怀希望的期待，可是，万万没有料到，面对她的却是一场比“祝愿词带来的风风雨雨”更为激烈的“《大班》风波”……

二十六、《大班》骤起风波

在陈冲短暂的从影生涯中，有两起较为引人注目的风波。一次是她第一次回国的“祝愿词风波”；另一起则是“祝愿词风波”不久后兴起的“《大班》风波”。

劳伦蒂斯父女投以血本的《大班》摄制完成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影片公映后，美国影评界对这部片子的评价并不高。也许人们对于这一题材的期望过高，影片出来后，却质量平平。报刊批评的着眼点，在于影片的艺术水准较低。他们普遍认为：劳伦蒂斯原打算花血本投资 1．5 亿美元，准备完成一部“大制作”，然而结果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蹩脚的海盗故事”。

寄以厚望的《大班》，却招来了更多的失望。

在美国的一些华人报纸和某些侨胞对《大班》也有意见。他们的着眼点与美国影评界的着眼点不同。他们把更多的批评重点放在影片女主角“梅梅”的身上。他们认为：“梅梅”这一奴婢的角色有损于中国人的形象，特别是像陈冲这样一个在中国获得过“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影星，更不应该接受这样的角色。况且，在影片中还有半裸的袒胸的镜头，等等。

这些批评文章，很快在国内的一些发行量颇大的报刊上作了转载。一时间，陈冲再次成为一个新闻人物，成了报纸批评的热点。

自从那年除夕，陈冲在中央电视台的一番并无什么不妥的即兴讲话所引起的不公平的批评后，陈冲又一次跌入声誉的低谷。应该说，自陈冲去美国以后，这是她的困难时期之一。

当时，批评陈冲在《大班》一片中饰演“梅梅”一角的文章虽然只有几篇，但它在国内发行量很大的《参考消息》《报刊文摘》和《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转载，其影响立即遍布全国。对于在国内徒然兴起的批评陈冲的风浪，陈冲却想不通，她有自己的看法。

陈冲于 1986 年 12 月 31 日，分别给中宣部、《人民日报》、《大众电影》等有关领导机关和报刊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我拍《大班》

××编辑部：

我写这封信是为了爱我的，替我日夜操心的亲人，也为了曾经喜欢过我，现在还在关心我的观众们。

最近国内对我与我主演的《大班》传言纷纷，引起很大非议。我想从我的角度谈一谈事情的真相。首先，我想讲一讲我接演《大班》的主要原因：

1．《大班》是一本在欧美畅销 10 年的名著，电影剧本是由奥斯卡最佳编剧得奖者作的。摄影师也曾得过两次奥斯卡奖。我希望能学到东西，在艺术上有新的追求。

2．签订合同之前，制片人告诉我，《大班》将在广东一带摄制，由珠影投入人力物资进行合作。剧本已由中央电视台和有关领导审批通过。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国内演员参加演出。我当时觉得这一定是一件有意义的合拍工作。

现在看来，也许我当时的决定和想法是不成熟的。我会接受教训，在今后的日子里谨慎选择。

《大班》没有得到预料中的成功，但是绝大多数评论家对我的表演是赞扬的，对于我作为一个中国演员在好莱坞取得的地位也是肯定的。这些我不想

多说，寄上一些文章供参考。

一些报刊只摘录了不好的评论在国内发表，把对电影的评论和对我表演的评论混为一谈。给没有看过电影的观众注入了带有偏见的观点。其实，对于《大班》的故事内容和影片质量，我并无权左右，不应由我来承担责任。

现在，我想谈一谈我在《大班》中演的角色。梅梅是《大班》一片中的女主角。她很年轻就卖给了大班——英国商人，她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成为大班的情妇。但她爱上了他，并想尽办法争取他的爱心，战胜其他“洋”女人，在他心里取得最高地位。在影片结束时，她和大班一起在台风中死了，但她胜利了，她取得了爱。梅梅是封建殖民主义的牺牲品，她是一片之女主角，导演和编剧都认为这一形象是可爱的。西方的观众也是这样认为。但是，由于我们的文化和传统，对于情妇的形象不易接受。文化上的差异和相互不解与抵触是造成摩擦的主要原因。电影的背景是清朝晚期，当时的政府腐败胆小，有很多象梅梅那样的贫民女孩子成了牺牲品，怎么能谴责她们呢？我虽然演了梅梅这个角色，但是演员完成的角色和演员个人的品质不应等同相待。这也是极简单的常识。

我也想借这信澄清两件事：第一，国内有些报纸报道我参加了一个香港演员自由工会。这不是事实。关于这个组织的背景、宗旨我一无所知，也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个组织。第二，国内还有一些报纸将我和胡娜、遇罗锦等政治避难者等同。这是不对的。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并引以为荣，至今从没想过要改变这一事实。虽然我知道国籍与情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李政道、吴健雄等美籍华人所取得的成就都被我们国内引为中国人的骄傲，但是，我仍想借用国籍这一象征来表达我对自己国家的忠与爱。

此致

敬礼

陈冲

1986—12—31

陈冲的这封信写于 5 年前，当时，她尚未加入美国籍。5 年后的今天，她已经加入美国籍。陈冲在这封信中之所以谈到“国籍”问题，只是想借此来驳斥当时有些舆论说她“成了胡娜、遇罗锦第二”的传言。正如她信中所说的“国籍与情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也不能以是否加入别国国籍来衡量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寄托的标志。

针对国内有些报刊的不切实际的批评，陈冲的家长也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声明，澄清事实，披露陈冲参加《大班》摄制组的过程与真相。

陈冲家长给《报刊文摘》编辑部的信是这样写的：

我们是陈冲的家长，读了你刊第 361 期摘登香港《文汇报》的评论陈冲拍电影《大班》的文章，我们认为与事实不符，特澄清如下：

1．陈冲在电影《大班》中演奴妾，是在我国电影合拍公司看过剧本、与美方签订合拍合同之后，才放心签订个人演出合同的。事后，中国电影合拍公司曾要求她拒演，但她付不起撕毁合同的罚款，合拍公司又不同意负担这笔罚款，她才参加演出的。

2．陈冲看了电影剧本后，坚决拒演裸体镜头，导演也只得对原剧本进行删改，所以影片从头至尾没有一个脱掉衣服的镜头。报刊中有关裸体的报道是

违背事实的。作者用主观臆测来代替事实，这是很不严肃的写作作风。

3．原文作者说：“在《大班》的银幕上，再也找不到她在上海时的纯朴、也难回忆在加州见到她时的那般端庄。”这是把演员个人与所饰角色混为一谈了。生活中的陈冲，即使到了美国，也还是纯朴端庄的，怎么能因为她扮演过一个下贱的奴妾，就向她大泼污水呢？

4．文章作者还说：“好莱坞的传统，中国人只有扮演下等人的资格。”的确，中国演员在好莱坞电影中一向没有地位，陈冲以她的辛勤学习和工作，成为第一小打破这一传统，在好莱坞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的中国演员。陈冲为自己在国外的演出划了两条杠杠：反华片不演，裸体片不演。去年，美国《花花公子》确实曾邀请陈冲拍一期封面，但她断然拒绝了。目前，她又在5国合拍片《末代皇帝》中演皇后。我们认为，对她的艰辛劳动和所取得的成绩，应予以肯定，而不是打击。

陈冲家长：

史伊凡　张安中　陈星荣

与此同时,陈冲的家长也陆续收到了一些来自美国的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的来信和剪报，这些剪报对陈冲个人的表演，以及她在好莱坞的初露锋芒，是加以肯定的。其中有一位在美国居住了30多年的老教授，在来信中说：“此间的报纸，除了对影片本身的质量有微词外，对陈冲的表演与才华，还是加以充分肯定的。陈冲的出现，使美国从此开始认识了她。”

另一位在美国居住了近40年的老华侨在给陈冲的信中，既对电影的失败给予中肯的分析，同时又给陈冲的表演作了客观的报道。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陈冲，你在此短短几年中，能踏进国际电影之门，诚属珍贵，您所不断努力上进已开始见到成效，在奔走前程中的崎岖道路是意中之事，再接再厉，永向光明之途看齐！

传闻国内对美国报载《大班》之评论有所误解，倘精心思读，其主要观点是编剧者浓缩七百多页情节极长的剧本到二小时的电影是极大的失策，以冗长的对白和讨论替代动作，促成致命伤，对演员精彩的技术绝无不良批评，多数认为：倘将此电影改编为4～6小时的电视连续片一定可成功。作家之玩弄文字以吸引群众是新闻界的常事，可不必认真，自找苦闷。

兹附上一文对您公正评论的介绍，希望国内报章能广为宣扬，我们是已离开祖国近40年的美国公民，衷心希望祖国同胞能在国际上作出极大的贡献，愿与国内同胞共勉之！”

《大班》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风波，而且批评的锋芒直接对着一位年轻的演员，这是极不正常的。陈冲本人在选择剧本时已经做到了小心翼翼的择片，还给自己定了两条“不拍”界线，在影片《大班》中也并不存有如有些文章所说的“裸露半身”那样的镜头，因此，我们在对一个演员的批评的时候，更需要持有一种谨慎的态度；而且，在国内并没有放映《大班》的情况下，报纸的舆论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一个青年演员有缺点，甚至有错误，我们随时可以批评，但批评要有理有据、有分寸。培养一个演员不易，毁灭一个演员却很容易。

静心而论；我们应从《大班》的风波中引出一些必要的教训来。

在批评《大班》和陈冲的报刊文章中，其中有一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就是说陈冲“为钱”。对于陈冲获得一定的片酬，议论颇多，有的报纸还捕风捉影地猜测，陈冲拍《大班》拿了多少、多少美金，等等。而在这么多的议论中，颇多贬意。

在海外赚钱是否就一定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在某些批评家的眼里，钱与奢侈、钱与堕落似乎是同名词，是划等号的。

显然，这是一种“左”视的观点。中国与西方的电影业，在演员的待遇与报酬上，是有着明显的差别的，西方实行的是“明星制”、“高薪制”，这种差别是社会制度和电影管理体制的差异所造成的。

在好莱坞的历史上，明星们拿高片酬、高薪金，是历来如此的。卓别林、劳伦斯·奥立佛、英格丽·褒曼、琼·克劳馥、马龙·白兰度，直至当今的新“红星”，如波姬·小丝、小道格拉斯、斯泰隆、克鲁斯……他们的身价均在百万美元以上。这个身价是指他们应约拍片的片酬。

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明星的片酬与他们的地位与身价；知名度与演技，是成正比的。一位明星，如果他（她）的演技是公认的出类拔萃，他（她）的作品也具有世界影响的，那末，他（她）才有可能获取“百万身价”的殊荣。那些专靠贩卖色相的“下三流”演员，是绝对不可能获得高片酬的。

陈冲也讲起过她对于片酬问题的看法。她认为：在西方，演员的片酬与演员的演技水准、演员的知名度相平衡。大明星才有高片酬，片酬高表明一个演员的身价与地位也高。外国演员能达到的，我们中国演员为什么不能够达到？我们不能让别人看不起。中国演员如果能得到那么高的片酬，证明演技也一定具有国际级的水准。因此，陈冲认为，拿高片酬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

另外，陈冲还披露了这样的一件事实：她在美国所见到的欧洲及东南亚的演员，包括中国的台湾、香港的电影演员，他（她）们无一不想打进好莱坞电影圈，他们都为能在好莱坞有一块立足之地，有一个好的角色而奔走，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身价（当然现在还没有），那是一件值得自豪和庆幸的事。

因此，对于片酬问题应视各国的不同国情而另当别论，我们大可不必对陈冲在好莱坞拍片拿片酬，横加干涉与非议，更不要以此来非议、中伤一个有成就的青年演员，这对一个人才的成长是不利的。这个情况与许多在西方工作的华裔科学家的情况相类同。

更何况，在美国拍片拿片酬的华人并不是陈冲一个。就拿在广州拍摄的《大班》来说吧，参加该片工作的不只是陈冲一个中国人。其他中国人也是拿片酬的。

该取的取，不该取的不取。这是劳动所得。对此，我们也不必加以责备，甚至以讹传讹，中伤一个青年演员。

对陈冲，对其他出国的青年，我们都应该持一种公正、爱护的态度。

二十七、拒绝为《花花公子》拍裸照

批评《大班》的风波延续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持批评观点的文章各种各样，其中有的报刊不免“哗众取宠”，夹带了一些不负责任的传闻。

在众多的文章中，有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经过某些发行量较大的报刊的转载，几乎路人皆晓。该文用蛊惑人心的语词说陈冲在《大班》中的梅梅一角，几乎有近一半以上的镜头是裸露上身。这是不切实际的。凡看过此片录像的观众，绝不会得出以上歪曲事实的结论。

同时，该文还用不负责任的臆断猜想损害陈冲：“要想看陈冲，不妨再等一等，她迟早会上《花花公子》杂志的。”这是极不严肃的文风和作风。

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美国《花花公子》杂志确是一本在全球范围内颇有影响的杂志。早年，它刊登过玛丽琳·梦露的一张裸体照而闻名全世界，成为美国报刊史上轰动一时的奇闻轶事。在这以后，这本杂志也常以高价收买明星，以拍摄她们大胆的暴露镜头招徕读者。

陈冲在美国出名以后，这本杂志确实也去找过她，提出要为陈冲出一本专辑，发行到世界各地去。

他们提出的交换条件是：愿出数十万美元的高报酬，拍摄陈冲的生活照，其中也包括拍暴露性的镜头。

他们去了几次，但都给陈冲拒绝了。

《花花公子》杂志的编辑无奈出不了这本满以为可以“赚钱”的专辑。

1986 年，陈冲和柳青来上海。那天，他们对国内有这样的文章对她如此臆断，很不满意。

她说：“我不能一切为了钱，而丧失原则，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象拍裸体照，我是坚决不会答应的。而且，家里的人也经常写信、打电话告诫我：这是一条界线。我是不会越过这条界线的。”

当时柳青也说，“如果像有人说的那样，陈冲为了钱，什么都会干的话，她早就‘红’了。”

柳青所指的“红”，即在美国，有的轻浮的、为了金钱的女子，她们会不择一切手段出卖灵魂、出卖肉体，目的是使自己在社会上扬名。而这个“名”不管它是名声好，还是名声坏，只要是有钱便行。像这样的女子，在美国则为数不少。

柳青对在批评《大班》中的某些文章极不满意。他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要对象陈冲这样的青年演员如此恶意中伤。

陈冲的家长更是对这种武断臆测的文章，表示了极大的气愤。他们认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是对陈冲名誉的极不负责的、险恶的诋毁。

为此，他们还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有关报刊编辑部，对这篇文章的主观臆测，提出了抗议。

二十八、舆论不是一边倒

就在 1986 年，陈冲、柳青来上海和友人见面中，陈冲就国内转载批评《大班》的文章的片面性，提出了异议。她以一种抱怨和委屈的情绪说：“国内只转载批评的文章，说好的，不转载；说不好的，争着转载。”实质上，从能见到的国外对《大班》的批评文章来看，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对艺术质量的批评；另一类是对陈冲本人的批评。这两类文章中，传入国内的主要还是对陈冲本人的批评。

国内不了解海外舆论全貌的读者，总以为舆论一边倒：即报刊对《大班》是一片批评之声。

其实不然。只要以客观、公允的态度来看，海外的舆论也并非是一边倒的。从所看到的海外报刊中，对陈冲的表演艺术和本人品质加以褒扬的也不乏其例。例如，有一张意大利的报纸，这样评价陈冲：“《大班》中除了中国演员陈冲外，别的演员的表演全不怎么样。”还有的报刊则称陈冲是“中国的伊丽莎白·泰勒”。在美国出版的《华侨日报》，则以《维护中国女性尊严，陈冲坚拒演出脱戏》为题，对《大班》作了报道：

陈冲在美国已建立知名度，《时代》杂志形容她为“中国的伊丽莎白·泰勒”，她目前片酬比去年前涨了 15 倍以上，片约甚多；但因许多角色都要脱而推辞了。

类似的报道，还有过不少。

在美国出版的华人报纸《中报》也有一篇文章说。

> “陈冲在《大班》中演女主角，这是首次中国女星能在一部大片中担任那么重要的角色。当大家正在鼓吹着步向现代化，踏足国际的时候，陈冲这个刚满 20 岁就以求知而去美的女孩子，她能够放弃如日方中的‘影后’生涯，在纽约和加州，做个无名小卒，由零开始，可谓是率先身体力行向外发展的人，不再夜郎自大的新思潮。可是，那些鼓吹新发展的人，忽然道德起来，非议陈冲在戏中的角色，含有辱华和侮辱中国女性的成分。尤其是未看过影片，已经跟风抬出中国道德来弹劾，这是大不公平的。”

在美国，陈冲拒拍裸戏的事，还遇到过几次。例如有一次，美国的新世界影片公司要拍摄一部名叫《婆罗洲的岛女》的影片，因为依照婆罗洲的风俗：岛上的女人生来是不穿衣服的。至多是用树叶、芭蕉遮身。

导演提出希望陈冲来担任主角。为了解除陈冲的顾虑，导演说可以加长陈冲的头发，拍摄时以遮掩裸身。

但陈冲仍坚决不同意出演这样的角色。也许，像这样的角色，片酬一定是很高的，但陈冲心里明白，这样的猎奇有损个人的形象，特别是一个中国女性的形象。因而，陈冲坚决予以拒拍了。

说来令人称奇，对于此类陈冲拒拍裸戏的事，虽然发表在海外的报刊上，但并不见有转载。相反，国内有些报刊对不经核实的有损中国演员的报道，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这实在是很不公允的。

柳青也对国内下公允的转载作法，持有批评的看法，他说：“电影演员是公开的，他所拍的影片是让公众看的，有什么不好，人家完全有权批评，但不能无中生有。”

柳青还说：“海外有些报道是很不负责的。有的报刊就根本没有去采访，只是道听途说。海外的报刊很多，各种人又从各自的需要出发。退一步说，陈冲在拍片中即使遇到了挫折，走了点弯路，也要容许别人改。更何况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啦？杀人？放火？卖国？用得着如此大张挞伐吗？”

柳青颇有感慨地对我说：“陈冲在国外拍片，其实象创业一样，是很难的。她好象是几面受‘夹’，海外有人骂她（当然是少数）；国内则也有人不理解她，转载、发表骂她的文章，这就使她十分为难。

其实，一些出访美国和从美国回来的电影界朋友说：在美国的留学生和已出国的其他电影演员，对陈冲在美国的发展是颇为钦佩的。像她这样单身赴美读书，一个姑娘，能站住脚跟，并开创了事业，这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在短短的几年中，她连续拍了不少部电视、电影，引起了美国各大制片公司的导演、制片人的注意，可以说是留美学生中的佼佼者。

二十九、涉足香港拍《恶男》

在经过几年的学习生活后，陈冲渐渐地从学校的读书声中走出来，开始逐渐地向香港的影视圈发展。从《大班》以后，陈冲的片约也越来越多了起来，她的足迹从美国本土走到了香港。自她赴美留学，在好莱坞拍些电视短片以来，还没有在香港拍过一部片子。到香港这块接近内陆的土地上拍片，陈冲是感兴趣的。她想：我在大陆、美国都尝试过多次拍片的滋味，唯独香港还没有尝试过。在香港拍片该是一番什么滋味呢？

陈冲很想一试。经过柳青和他的电影界朋友的洽谈，香港永佳影片公司邀请陈冲在一部《恶男》的影片中担任主角。影片《恶男》是一部反映人际关系的戏，尤其是在男女感情的伦理观念上，会引起人们感情共鸣的。陈冲很想尝试一下，过去她出演人世间感情纠葛的戏还不太多。更主要的，她想通过《恶男》一片的实践，熟悉、了解一下香港影片制作业的情况和规律。通过两个星期的拍片实践，陈冲开始慢慢地了解了香港电影同行拍片的情况——这使陈冲大吃一惊！给陈冲突出的印象是：拍片时简直是拼命，没有规律，没有时间观念，想到就拍，一拍没完，即兴创作，令人感到疲惫不堪。陈冲说：“从中国到美国，我拍电影7年了，最难适应的却是香港。在美国拍电影一切讲究规律，每天工作安排得很周详，决不超时，演员有自己的化妆室，未拍到自己的戏，可以休息一下，或者研究剧本。”陈冲还联系中国大陆拍片的情况比较说：“在大陆拍电影，演员也是按时间顺序工作，但是在那里人们不会把戏当作赚钱的工作，国家负责制作费，工作的人只管把戏拍到最好，对经济、时间自然不太着急，所以拍电影相对的比较轻松，下了班大伙儿约会到导演家里吃他的家常饭，然后大家再研究剧情，用讨论的形式去发表自己的意见，有甚么意见也可以直言。”但在香港拍《恶男》的情况却与以上不相同了。陈冲说：“来香港拍永佳影片《恶男》，它那日以继夜的工作方式简直要我的命，我过去曾试过一天拍戏12小时，可能我这个记录比起一些香港演员来实在是小儿科。”可见，在永佳拍片一天12小时都还不止，这是指最紧张、最忙碌的时刻。这样的拍片状态，使陈冲产生了疑问：尽管体力可以支撑，但一个演员在如此疲劳的状态下演出，效果会好吗？一部电影应该靠事前的充分准备，按计划分步完成，而不是只等片子开拍后，才叫幕前幕后的人去拼命赶戏，这样的“依期交货”怎可能出好的质量？但在另外的一个方面，闲的时候又特别闲。在工作场地，陈冲也发呆过大半天，连一个镜头也轮不上。她想：这样呆坐着，即使工作情绪很高，也会降到零点的。下班回到酒店，觉得这样拍片太委屈了自己，对一个演员来说，拍电影时，情感投入不进去这是很伤心的。在酒店，她对着镜子瞧瞧，看到自己疲惫不堪的样子，心里一阵酸楚。后来，陈冲在与剧组的同行们接触多了，交谈多了，她才开始慢慢地知道香港演员习惯了同期拍几组戏，可以不休息，留在现场利用那些拍戏的空隙来睡觉，有些人觉睡不着，便“玩纸牌”，用来打发时间，而陈冲自己却学会了打毛线。“学会织毛衣，学会忍耐，这是我来香港拍片的意外收获。”陈冲说。开始的时候，陈冲不习惯这里的拍片方式，日子一久她也开始习惯了起来。她开始努力去适应这个环境，变被动力主动。睡眠不足，便在现场争取时间小睡；或者与工作人员闲聊，学习广东话。在《恶男》剧组中，还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儿童演员。面对天真、可爱的儿童，陈冲的心绪也好多了，她和剧组的同行们开始建立了友谊，一起

吃饭，一起上街去玩……陈冲说：“当我开始和这里的人建立了感情，一切配合开始妥当起来的时候，我的影片也拍完了。”在香港拍《恶男》，是陈冲赴美后所拍的几部大故事片之一。因此，这部片子在她离开大陆后的拍片记录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因此，当她拍完《恶男》要离开香港的时候，竟产生了一种离别时常有的惆怅之情。陈冲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人就是这么矛盾，刚投入一个新的环境，总觉得有很多东西不顺眼，恨不得想挣脱返回旧有的环境，但当有了认识逐渐适应时，却又要匆匆离去，再尝一次离愁别绪。我知道人生有很多的相聚与别离，有喜有愁，在香港生活了两个月，拍完一部片子，正好热身运动之后，却又到了终结的时候……一个演员没有感觉就等于机器，我要在不失个人原则的条件下，努力做一个成功的演员，让养育我的父母、和我血肉相连的中国土地为我骄傲，就像我为自己永远属于他们而骄傲一样。”

《恶男》在香港上映了，因为由大陆的“百花奖”影后陈冲主演，很多香港居民都争相一睹陈冲的风采。

永佳电影公司为了扩大销路，也想打进台湾电影市场去。但台湾有关当局一再加以阻挠。据当时的美国纽约的华文报消息报道：台湾新闻当局仍然禁止由陈冲主演的电影《恶男》在台湾上映。他们的理由十分荒唐，说“陈冲的美国公民身份未明”。

对此，陈冲表示了极大的气愤，他说：“我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为什么要有美国公民的身份才可以在台湾上映，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陈冲在香港拍《恶男》期间，还与台湾影星林青霞会面过一次。这是由柳青出面安排的一次晚宴。林青霞和陈冲都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聚会。在一起，她俩无拘无束，十分愉快、融洽。

林青霞夸陈冲“很漂亮、很媚”：而陈冲除欣赏林青霞长得漂亮外，还很佩服她一个人这么多年来在电影界闯荡，没有经理人在身边，也能把自己安排得这么好，称她是很坚强的女性。

《恶男》拍完了，但枝生出来的一张地铁广告，又给刚刚平息不久的《大班》风潮徒生了新的浪潮。

那是一幅被肢解的蹩脚的广告画。一些从香港返回内地的人都说：这条广告的宣传方式很不像样：袒露的大腿，夸大和突出了一些肉感的部位，让人侧目。

凡听说这幅画的人，都不去追究“广告画”的真相是怎么一回事，一传二，二传三，都把责备的目标对着陈冲。

《恶男》中的真实镜头又是怎么样的呢？

在影片中，陈冲所饰的女主角有一组在海滨浴场畅游的场面。在海滨浴场游泳当然是穿着泳衣的，这种泳衣是非常普通和常见的。不要说在海外，就是在大陆的海滨浴场，我们都可以见到这样的女式泳衣。

本来，这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广告的宣传大员。他们为了招徕观众，在做《恶男》宣传广告的时候，故意放大了袒露的大腿效果，这无疑是宣传大员的商业心态，在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里也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以为唯有这样做，才会引起观众的兴趣。

这样蹩脚的广告，不是艺术品，而出于宣传大员的“作品”，又与陈冲有何相干呢？

这样的宣传广告除了蛊惑人心外，别无可取之处。它当然要引起有正义感的人们的不满。就连一位香港记者在看了这幅广告后，也惊叹不已，惊讶于宣传大员们的用心。这位记者在一篇陈冲的访问记中这样写道：

“在地铁看见她（指陈冲——笔者）的新片宣传大海报，直直地给吓住了。他不知道宣传大员设计的是什么，这样整她。蓬发、胸脯、胳膊、长腿，一样一样都给掏出来，要她装配起来像配件一样，就这样搁到橱窗里去，是极原始、极欠想象力的推销手段，正眼看的话，连我都觉得难堪。”

从这位记者的话，可以看出这幅宣传画的恶劣效果，同时，也可看出他的矛头所向是针对作歪曲宣传的制作者，而不是受害者陈冲。

看来，这位香港记者的辨别力，要比我们有些热衷传递陈冲“小道新闻”的人，不知高明多少倍，头脑也更为清醒。

三十、从《大班》走向《末代皇帝》

陈冲的海外影艺主涯，从《大班》开始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大陆对《大班》及陈冲本人的非议，更加使陈冲在海外名噪一时。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正反两个方面的涵义，人们拼命要使某一件事物朝一个方向走的时候，往往会获得意外的效果，事物却朝着事与人背的方向走去。

海外的伦理道德观念并不与我们大陆相一致。在我们大陆某些舆论视为不正常的东西，在他们却看来是极为普通的事。

人们对《大班》裸露镜头的批评亦是如此。对《大班》与陈冲本人的批评非但没有造成批评者预想的效果，相反，一旦事实真相袒露在公众的面前，陈冲本人的知名度与影响却更加巩固和扩大。

意大利著名导演贝托·鲁齐也从《大班》中认识了梅梅的饰演者陈冲。

贝托·鲁齐自 1972 年执导影片《巴黎最后的探戈》以后，就一跃成为具有世界性声望的导演。一是他借助美国名演员马龙·自兰度参加了该片的演出，二是影片完成后一度被禁。这样一来，贝托·鲁齐的声望却更加高了。

贝托·鲁齐是如何会对中国末代皇帝的历史感兴趣的呢？他又是怎样选中陈冲等一批中国演员的呢？

贝托·鲁齐选择末代皇帝这一题材的机会是很偶然的。当时，他准备多年、一直想将它搬上银幕的一部影片《红色的收获》因故没有拍成。这是一部以 1928 年为背景的、追溯叙述由“ 歹徒 ”参加建立美国的故事。

《红色的收获》没有拍成，拿贝托·鲁齐的话说：“ 我就象失恋一样，乐意一走了之。 ”

这一走，就来到了中国。

在中国旅行的过程中，他爱上了中国。他感觉到：自己越了解中国，对它的兴趣也就越大。他感到中国神秘、广傅。他还遇到了一个大家所喜欢的人物——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

贝托·鲁齐说：“ 当今的世界上，还找不到另一个历史人物能够像溥仪那样，他一生集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经验，经历了皇朝的传统，又有现代化人民共和国进步的经验。当然，溥仪后半生接受再教育的经验，这对西方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但如果能使西方观众接受这一点，我认为这将是一大成功。 ”

于是，贝托·鲁齐投入了巨大的资金，一个有 150 来位中国人，100 位意大利人，20 位英国人组成的摄制组，在神秘的紫禁城架起了摄影机……

起先，贝托·鲁齐担心找不到合适的中国演员，因为，他们不仅要会表演，而且要懂得这段奇特的历史，更要会讲英语。

结果，他终于找到了：剧中监狱领导由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著名的话剧演员英若诚扮演，他有一口流利的英语；尊龙饰演溥仪，他本人生长在海外，精通英语；而陈冲，贝托·鲁齐则认为，她现在生活在洛杉矶，并在那儿上大学，她又是一位中国的女明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演员，因此，由她扮演婉容是十分合适的。当然，贝托·鲁齐在挑选婉容一角时，并不只是陈冲一个选择者。他先后接触了几十个“ 婉容 ”的候选人。柳青和陈冲分别回忆了当时贝托·鲁齐选中陈冲一角时的情景。柳青说：“ 当时，陈冲根本没有想到导演会找上她，她还大方得很，替导演介绍其他中国女演员，陪他去选角。而其实导演心目中早就属意陈冲，不过他的性格是凡事都求尽善尽

美，明明觉得已有理想人选，但是仍想看过所有人选之后，确定没有比这位人选更理想的了，才做出最后决定。”陈冲在回忆贝托·鲁齐选中她时的情景说：“我当时一心一意想做幕后工作，这是难得的机会，但没有想到他最后决定要我演出。当时，导演贝托·鲁齐正在选择婉容一角，一位专门物色演员的经理人把我介绍给他，我们见了面，随便作了些交谈，气氛很融洽。他既没有要我做小品，又没让我试镜头，没有任何手续，就过来了。”陈冲谈了她对溥仪做皇帝那一段历史的认识，以及她对溥仪、婉容本人的理解。

陈冲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她上完小学才读初中一年级，那时候，她只知道中国的末代皇帝是一个儒夫，一个和日本人串通一气的傀儡，而那是一个人们更愿意忘掉的不光彩的年代。

她还说：“我很同情婉容。她是一个受害者。从照片上看，她从来没有笑过。她经常挂着忧郁的面容……”在并不是面试的随便交谈之后，贝托·鲁齐发现：陈冲除了她那显而易见的美貌之外，还有一大长处：她对影片的主题和角色能够有更多的理解。

这对于影片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

当陈冲获得婉容这一角色之后，她便想方设法找来了她所需要的书籍与资料，在深入的学习和熟识中，她开始理解婉容，并对这个角色越来越着迷。

她进入了婉容的生活环境与内心，她遵照导演的叮嘱：忘掉了“皇后”，而记住了女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

在陈冲整个塑造婉容的过程中，她没有辜负导演的期望。

贝托·鲁齐对于陈冲的入选“婉容”一角十分称心，他事后不无得意地对报界说起：“我把中国在国外的两个最好的男女演员请到了，一名是尊龙；另一名是陈冲。”

贝托·鲁齐在拍摄《末代皇帝》之前，大陆已经有了多部有关溥仪这段历史的影视片，如潘虹主演的《末代皇后》。但贝托·鲁齐阻止陈冲去看那部影片。

陈冲在回答台湾记者的询问时这样说：“我没有看过《末代皇后》，导演看了，他叫我不要去看。”

“为什么？怕你在比较之下有心理压力？还是怕你的演技受到影响？”

“不是，他认为那部影片几乎粉碎了他的梦想，看完之后，令他大失所望，差点想把拍了一半的电影不再拍下去。”

陈冲对导演贝托·鲁齐的印象较好，在她眼里，贝托·鲁齐不但是位很有才华的导演，而且颇具诗人气质，感情也很强。

陈冲说：“他的镜头运用技巧非常好，让演员觉得很舒服，完全感觉不到镜头的存在。”

陈冲对表演方式也有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演员的每一个角色都像小品练习，力求自然而不露痕迹，她有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想达到较为称心、完美的境界。而难得的是，导演贝托·鲁齐看陈冲排完戏，马上就能巨细无遗地掌握住陈冲演出方式的内在动机。这令陈冲感到惊奇。

陈冲说：“他不是在每拍一场戏之前，先告诉他的要求，然后才随演员发挥，而是导演完全不预先给演员以任何指示，先由演员自行排练，表达他们自己对剧本的诠释之后，才从容地参与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完全照他的意思去做，倒不如让演员也参与其中，有时反而能产生新的火花。”

在工作中，陈冲还感到贝托·鲁齐是一位十分愿意尊重中国文化的人，

例如，影片中拍皇帝溥仪与婉容、文绣三人同床的戏，他事先征求几位中国演员的意见，和他们探讨“中国式的性感是怎样的？”

结果，导演很尊重演员们的意见，按众人讨论的结论而拍摄出来。

陈冲说：“宫廷里的这种性事本来就是公开的秘密，而且他们3人本来就不是生长在正常环境中，他们拥有的也不是正常的道德观念。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们结婚时，婉容17岁，溥仪15岁，文绣13岁，等于3个人一起长大。所以导演处理这场戏时，并没有强调性欲，而是用很含蓄的手法。”

观众现在看到的电影中的这一幕，是两女一男在床上孩子般的戏耍、玩闹，及至后来，3 人蒙上薄被互相拥吻，这结果是留给了观众以广阔的想象余地。

这样“留有余地”的处理法，与陈冲的演技观是相一致的。她认为：演员的表演是整个电影创作中的一个没有完成总体感的部分，要紧的是让观众也参与其中的创作。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是完成影片总体创作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陈冲说：“我在演戏的时候，总是要尽量地去掉那些外在的、很明显的东西，不靠大哭大笑的视觉来传达给观众喜怒哀乐的感情，而是希望用最含蓄、不留痕迹的表演来让观众体会人物心中的感情。贝托·鲁齐看到我的想法，所以他给我的镜头也全都是可以让我这样发挥的，我在这方面也下了最多的努力。”

陈冲还谈到，她最开心的时候也是她演戏的时候。她说：“演一部好戏，可以半年都有幸福的感觉；相反也一样，演一部不好的戏，感觉最糟糕了，第二天醒来，想到还得继续拍下去，实在很不想演。”

拍完《末代皇帝》后，她称自己是被“宠坏了”，跟一个好导演合作完一部好戏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感。她认为，做演员、演戏就该这样，没有好戏演，宁可不演，反正只要不饿肚子就行了。

在与贝托·鲁齐的合作中，陈冲对这位充满幽默感、随和、纯正的导演，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陈冲告诉记者说：“贝托·鲁齐是一个一点都不肯马虎的的人，中国古装、故宫风貌，从来没有在银幕上这么好的被呈现出来，却被他给呈现出来了，这原因就是贝托·鲁齐对于影片的精益求精。”陈冲举例说，贝托·鲁齐选用服装，不但他按照收集的资料做得一模一样，而且，如果演员穿上它时差了一时或半时，他都要坚持再作修改，直到符合要求，使他满意为止。

陈冲在与贝托·鲁齐的合作中，总体上说是默契的、友好的，但也有一次小小的冲突。

这件事发生在意大利拍外景的时候……

三十一、在《末代皇帝》中拒拍裸戏

罗马。阳光照射着大教堂的尖顶，闪闪发亮。这几天，新闻界和电影界把议论和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贝托·鲁齐率领的庞大的《末代皇帝》摄制组。

《末代皇帝》摄制组拍完在中国外景地的镜头后，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古老的罗马城。拍片在顺利地进行着。当时，柳青先生作为陈冲的丈夫兼代理人，寸步不离陈冲，护卫左右。圣诞节临近了，导演加快了摄制的速度，因为，一过圣诞节，摄制组就要放假。就在过圣诞节的前一天，发生了一场拍摄事故。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天拍摄 17 岁的婉容与小皇帝成婚的“洞房戏”。导演一声令下，摄影机开始转动起来。婉容和小皇帝双双进入“洞房”。两名女侍一左一右服侍着“皇后”，帮助她宽带、解衣。扮演女侍的两位演员，是导演从当地的华裔女青年中找的临时演员。也许是缺少经验的缘故吧，不知怎么的，“皇后”的衣服一时解不下来，这下，她俩都慌了手脚。在心情极度的紧张下，两人用力过猛，竟然将“皇后”的外衣和内衣一起拉了下来，陈冲和在场的摄制人员一下子全愣住了。陈冲立刻举手，示意停拍。她向导演提出，这一组镜头不能用，要求重拍。因为，在预先订的合同中，没有“镜头中可以出现袒露场面”这一条。导演不同意。他认为：虽然这是一个拍摄事故，但这一事故并不破坏戏的效果。并表示：用不用这一条胶卷的权利在于导演而不是演员。贝托·鲁齐决定就用这一条，不再另外拍摄了。陈冲严肃地告诉导演：如坚持不重拍，以后的戏也不拍了。陈冲说到做到，她走出了摄影棚——去卸妆了。这下子，可急坏了导演和在场的全体工作人员。导演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陈冲不拍，那以后的戏怎么办？这不是意味着前功尽弃么？另外，从明天开始，全体摄制组人员要放假 10 天，欢度圣诞佳节，让他们去与家人团聚，有的人早已作好了去休假、旅游的准备。如这一场戏今天不完成，那问题就变得严重起来了……怎么办？导演贝托·鲁齐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他面临着整个摄制进程、计划被打乱的危机之中。贝托·鲁齐一筹莫展，他认为陈冲不听话，在这之前的合作始终处于配合默契的氛围之中，今天何故会这样？陈冲认为：这一条不能让步。她郑重告诉导演，他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如果他执意不放弃这一镜头，那她也坚决不拍了。最后，柳青也出面与导演交涉，并严肃告诉导演，他违背合同的初衷，有损于中国人的感情。在双重压力下，导演最终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决定，同意那场裸露的镜头不放出去。但陈冲依然不放心。她要求导演用书面的形式写下“保证书”。

最后，导演依陈冲的要求用书面的形式写下了“保证书”，并明确写明：“裸露”的镜头在今后的影片中保证不放出去，并保证在任何报纸、刊物与广告的宣传中，不出现以上镜头。

在制片主任和导演的再三做工作下，陈冲同意继续拍下去。

对此事，贝托·鲁齐事后也诚恳地反省自己：他认为自己从《巴黎最后的探戈》以后为什么一直没有拍出有影响的作品，这跟自己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有关。陈冲的拒拍与柳青的干涉像给他击一猛掌，使他清醒了不少……

摄影机又转动了起来。

“婉容”与“小皇帝”又进入了洞房。

按剧情的要求，婉容此时见了“小皇帝”要表现出“好笑”的神态。

陈冲心想：我的气还没有消呢，要我笑，这多别扭。但是，这是拍电影，

是角色特定的规定情景。于是，她熟练而自然地完成了这一场“洞房戏”。

戏完之后，导演和制片人员都一致夸赞陈冲，在情绪一度被破坏的情况下，陈冲依然能表演自如，洒脱地完成规定动作，这是很不容易的。

陈冲告诉我：她与贝托·鲁齐的这一小冲突，并没有影响导演贝托·鲁齐与她本人的合作关系：以后的合作依然一如既往，融洽与友好。

三十二、“皇后”差点破相

影片《末代皇帝》的摄制，是陈冲在海外影艺生涯中最富有戏剧性的高潮。对她来说，在《大班》、《恶男》和《末代皇帝》3 部大片中，她最满意的是《末代皇帝》，她最喜欢与难忘的角色是婉容。

“婉容”使她欣喜与激动，也给她带来了成功与欢乐。

同时，她又为这一角色的成功，付出了汗水与代价。

有一件戏外发生的事故，在记述《末代皇帝》的文字中，是不能不提及的。这一戏外事故，差点使她“破了相”。

那是在北京拍摄外景的时候，陈冲、柳青以及全体摄制组人员部住在北京饭店。

过去，陈冲在家里的时候，她喜欢睡懒觉。因为，平时在外拍片，时间安排得像打仗一样紧迫，休息和睡眠时间不能保证，回到家里就抓紧时间睡觉，以补平时休息之不足。

但她在拍摄《末代皇帝》的时候，不得不早点起床，因为拍摄的时间抓得紧，很早要出外景，晚上往往拍得很晚。抢时间，对制片人来说，就是节约开支。

虽然拍摄进度抓得很紧，身体也很累，但陈冲心里却很充实。

那天晚上，陈冲忙了一天，吃罢晚饭，在房间里洗完澡后，从浴缸里出来，不料因周身乏力，脚底一滑，一头撞在玻璃牙缸上。

额头上划破了一个大口子，鲜血马上从头上流了出来。她急忙用毛巾捂住，对着镜子一瞧，她顿时惊叫起来，血渗出毛巾，从指缝中淌了下来。

陈冲急得用一只手捂住伤口，一只手穿衣服，好不狼狈。她急忙叫柳青来帮忙。

柳青在外间听见陈冲的喊声，奔进浴室一看，也大吃一惊。他赶紧让陈冲披上衣服，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迅速将陈冲送到北京饭店附近的协和医院。

急诊室里，医生仔细地为陈冲检查了伤口，说：“你这个伤口还不小，需要缝几针。”医生得知她是陈冲，正在拍片，为了使伤口缝合后不留下伤痕，还特地去眼科取来了细针。

医生说：“你这个伤口不能用一般的针缝，因为针脚太粗，否则会破相，影响以后演戏。”这位认真、负责的医生一共给陈冲缝了 8 针。

尽管医生很仔细，做手术的功夫也不错，但陈冲的心里却总是七上八下的，不踏实。

她天真地问医生：“我这下子会不会破相？”

医生安慰她说：“没有关系，不会破相的。”

陈冲仍然问她：“那我为什么流那么多血呀？”

医生看她那副天真的神态，笑了起来，也跟她开玩笑说：“这说明你的血源足呗。”

说得陈冲在一边也笑了起来。

陈冲出了事故，《末代皇帝》的拍摄不得不暂停下来。医生告诉她：起码在 10 天之内不能化妆。

陈冲受伤的事，惊动了整个摄制组。制片人听到这一消息，更是心急火燎。10 天不能开拍，那么多人住在北京饭店，一天是一天的开销，这如何是

好？

后来，导演和制片人紧急磋商，决定将后面的镜头提上来先拍。这样耽误拍戏的问题较好地解决了。

陈冲养伤期间，许多演员纷纷来看她，给她送来了许多鲜花，向她表示慰问。这些都使陈冲十分感动。

陈冲受伤的消息传到了上海家中。家人也为陈冲的事故着急。母亲张安中特地赶到北京看望女儿。

10 天以后，陈冲的伤口终于愈合了。由于伤口在额头上部，再加上手术十分细密，头发披下来，一点也看不出异样。

这下子，陈冲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摄影机又开始转动起来了。开机的那天，导演、制片人及众演员一齐围了上来，观看陈冲的伤口。摄影场上，灯光一亮，几十双眼睛一齐盯着陈冲的额头看，有没有露出痕迹？美丽的婉容会不会因此使容貌受损？在镜头里会不会露出破绽？

结果一点儿也没有影响。“皇后”依然容光焕发，光彩照人。

大家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三十三、在《末代皇帝》的首映式上

影片《末代皇帝》终于以浩大的场面，恢宏的气势，完成了全部制作。首映式先后在欧洲各国举行——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联邦德国、荷兰，紧接着又在美国与日本举行。

影片放映后，立即引起了欧美各国电影界和舆论界的轰动。他们一致评介这是贝托·鲁齐继《巴黎最后的探戈》之后，又一部传世之作。这部耗资2500万美元的巨作，给西方电影界带来了新鲜感。

各种各样的褒奖接踵而来。它被美国权威报刊评为1987年世界十佳影片之一；票房价值破欧洲最高记录。

它先后获得美国导演公会奖，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评选的最佳影片奖，以及意大利最权威的“戴维奖”。

陈冲的脚步也因此而忙碌起来。她马不停蹄地来回穿梭于欧洲各国、日本等地。

最令陈冲感到兴奋的是，她参加了在法国举办的首映式。那是法国上流社会的一次盛大的集会；也是法国电影、文化界有识人士的一次热情空前的文艺聚会。

晚会由法国前总统蓬皮杜夫人主持：地点在蓬皮杜艺术中心。

首映式期间，正巧中国政府的代表团在法国访问。李先念主席、乔石副总理和林佳楣同志一起出席了那次首映式。给别具一格的首映式平添了更加热烈的气氛。

当李先念主席、乔石副总理和林佳楣一行出现在灯火辉煌的大厅的时候，会场上响起了长久的热烈的掌声。

李先念和来宾们一一握手。当他和陈冲握手时，停下脚步，亲切问她在美国的学习情况，并一眼认出了她是“小花”。

李先念问她：“什么时候回国？”

陈冲笑着说：“我经常回国的。”

更令陈冲意想不到的是，李主席还扳着手指，一一数出她在国内拍的几部影片：《小花》、《青春》、《苏醒》和《海外赤子》。

这使陈冲既兴奋又惊讶。那天晚上，乔石副总理还与陈冲同桌进晚餐。

陈冲一身夜礼服，显得典雅、端庄，是整个首映式晚会上观众们注目的对象。这不仅是陈冲的服饰和她的举止落落大方，很有礼节，更主要的是她在《末代皇帝》一片中担任女主角，是具有历史性的人物婉容的饰演者。

在影片《末代皇帝》中，有多国演员和电影工作者参加合作。那天，在蓬皮杜中心举办的首映式上，也有多国电影工作者参加，因此，那次首映式又被看成是一次世界和平的象征。

有一家报刊报道说，陈冲像一个象征着和平和文化的“大使”，穿梭于各国电影工作者中间，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穿针引线”，给各国人民和电影工作者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末代皇帝》一片由美国哥伦比亚公司负责向全球发行。

哥伦比亚公司为了扩大该片的影响，曾组织了一次男女主角与记者的会面活动。

那次记者会上，陈冲破着长长的秀发，着一身牛仔服，落落大方地回答了各国记者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她对与会的记者说：“我很喜欢婉窖这个角色，婉容的一生是凄苦的。婉容是个慧质兰心的女子。在她的诗文中，常常有莲花的意象。这就显示出她的高洁与自赏，也显示出她对污泥般环境的厌恶。由于她长期处于寂寞和孤独的环境中，对人生的幻想破灭，最后走上吸毒自毁的道路。”

影片中婉容的最后出场，是溥仪出逃前的一刻。此时的婉容已经被鸦片弄得神魂颠倒、神志不清，不成人形了。陈冲对记者表示，她对婉容向日本人吐唾沫的细节很感兴趣。她说：“那是为每个中国人而吐的。”

陈冲还向记者透露说：当她演最后一场戏时，很动感情。婉存在出演最后一场前，要先进行一番“丑化”式化妆。当陈冲对着镜子看到婉容这番憔悴的模样，想到婉容不幸的身世，情不自禁地对着镜子伤心地哭了。

陈冲的回答博得了记者们的好评。

三十四、奥斯卡最年轻的会员

影片《末代皇帝》的成功，也给陈冲本人带来了新的荣誉。

西方报刊就新近冒出来的年轻的中国青春影星陈冲，作了许多连篇累牍的跟踪报道。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许多赞美的词句封在她的头上。

有一家报纸说：在贝托·鲁齐的影片《末代皇帝》中，陈冲饰演婉容——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妻子。据说，在汉语里，“婉容”一词解释为“光彩夺目的容貌”。在溥仪的一生中，婉容并不仅仅是皇帝的影子。她闯入溥仪生活的同时，也走进了中国的历史。

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婉容漂亮、聪慧，而又十分不幸。为了在银幕上塑造这个迷人的形象，导演贝托·鲁齐也找到了一个漂亮、聪慧的年轻演员——陈冲。

报纸还评价陈冲“脸上有一种迷人的微笑，应该说，她确实很有魅力，有一种动人的优雅，并富有幽默感。这是一颗稀有的珍珠”。

西方报纸还发表了不少介绍陈冲“从影经历”的文章，并刊载了她的生活照和剧照。报道文章说陈冲虽然年仅 26 岁，但已经有了 12 个年头的丰富的影艺历史。说她来美国后，由开始的被动逐渐走向主动；由起初的影片选她，而慢慢地发展成她选影片。

开始的时候，她在美国也拍过电视连续剧《迈阿密的警察》，以及影片《大班》等，当初她只是听命于导演，依照别人的要求去做。尽管如此，她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她认为，好莱坞的编剧们对亚洲妇女形象的理解完全是偏见式、漫画式的。她获得的角色，先是依附于强盗头的颇具诱惑性的女人，后来就是个女间谍和一个妓女。在这些片予以后，她开始拒绝了，并根据角色来自由地作出自己的选择。

还有的报刊则称她“有一股自然的清纯味”，“是一位一看便知的训练有素的演员”，“在《末代皇帝》一片中有上乘的表演”等等。

陈冲以她影片所创造的角色的成就，以及她个人的文化素质，引起了好莱坞电影专家们的高度重视。

在第 60 届奥斯卡颁奖活动期间,由于好莱坞资历颇深的华裔影星卢燕的大力推荐，陈冲已被奥斯卡奖主办机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接纳为正式会员。

依照学院的规定，加入该会须具备 3 部主要作品。陈冲除了《末代皇帝》以外，在中国获“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影片《小花》也在美国发行过；还有两部大片《大班》和《恶男》，因此她完全符合条件。

陈冲成了该会中最年轻的一位著名影星。这也意味着，她入会后享有参加一年一度的奥斯卡评选的权利。在决定影片的提名与获奖方面，她拥有其中的一票。这也是一个演员的成就，在具有权威的好莱坞获得了承认。

力荐陈冲的卢燕，也是一位活跃在好莱坞的颇具资历的影星和制片人。陈冲与卢燕在影片《大班》、《末代皇帝》中均有合作。在《大班》一片中，卢燕饰一位年老的家佣；在《末代皇帝》中，卢燕饰垂暮的慈禧。

卢燕祖籍广东，生于北京。母亲李桂芬曾是名重一时的京剧演员，反串老生，有“女谭鑫培”之称。卢燕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就读。1947 年迁居美国，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大学，后又赴巴沙甸拿戏剧学院研读戏剧表演。

卢燕曾以《瀛台位血》一片获亚洲电影奖：早年，她在影片《倾国倾城》中成功地最早饰演了慈禧太后一角，获得过台湾“ 金马奖 ”；她还以影片《董夫人》和《十四女英豪》，分获“ 金马 ”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奖。她在好莱坞曾与美国老牌影星马龙 · 白兰度合拍过影片《独眼龙》，与维克托 · 麦丘合作拍过《飞虎娇娃》等。卢燕还曾被美国有影响的电影刊物《银幕季刊》评为 1960 年美国 8 名最优秀的电影演员之一。

卢燕女士现在美国好莱坞主持卢燕影视公司，积极从事中美电影、文化的交流。黄宗英创作的电视报告文学《小木屋》，就是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和美国卢燕影视剧公司拍摄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还将由卢燕翻译的美国话剧《洋麻将》搬上首都话剧舞台。

卢燕曾有过打算和计划，筹办一个专门为陈冲编剧、拍片的公司。不管这个公司的前景如何，是否能办成，从中可见卢燕女士扶持有成绩的中国年轻演员的热心；也可见陈冲在好莱坞确实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

三十五、首次台湾之行

1989 年 9 月，一年一度的“ 中秋 ”佳节前夕，陈冲——作为大陆的电影明星首次访问了台湾。

不过，陈冲此行持的是美国的护照。

陈冲首次台湾行，是为台湾电视台准备投拍的 40 集电视连续剧《随风而逝》，去看剧本，联系、接触电视台负责人的，并借此机会到宝岛旅游胜地，一饱眼福，了却多年向往的心思。以陈冲自己的话说：她很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拍一部以中国人民生活为题材的影视片。这是她自赴美国求学后的一个强烈的愿望。如今，她已经朝着这个良好的愿望，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几年前，陈冲在香港拍了一部电影《恶男》。拍摄《恶男》的香港永佳影片公司曾要求该片能在台湾发行，但由于陈冲还持中国护照，台湾方面以此为藉口，不同意让该片在台湾发行，随着陈冲身份的改变，《恶男》也终于获得了在台湾的发行权。

有意思的是，陈冲主演的《恶男》一片在台湾开禁，居然是由一则她和另外两位港台女星夏文汐、李美凤合作拍摄的香皂广告片而触发的。这则广告片一经在台湾播出，永佳影片公司即去有关部门交涉，明确了陈冲的美籍身份，这样，《恶男》便获准在台湾发行。

台湾的《中华日报》这样写道：“ 最近电视频频播出一支香皂广告，画面中 3 位美女温婉柔丽，令不少人心动不己。可别小看这支广告片，要不是它适时播出，大陆女演员陈冲主演的《恶男》恐怕还要在台湾门外徘徊许久呢。 ”

《恶男》一片是陈冲赴美不久后在香港拍摄的。1986 年和 1987 年商年，永佳影业公司企图打入台湾电影市场,但由于台湾新闻局认为当时陈冲的‘ 身份特殊 ”，拒绝该片入境。1988 年，贝托 · 鲁齐的《末代皇帝》在好莱坞获奥斯卡大奖，该片又在台湾上映，因此永佳影业公司再度提出《恶男》在台湾放映的问题，但台湾新闻局认为《末代皇帝》与《恶男》不同，《末代皇帝》系一部“ 洋片 ”，而《恶男》是由中国人拍摄的。

1989 年 8 月，香皂广告公司亮出陈冲的美国护照来，由此不只广告可以登场，影片自然也可登场，这样才解决了《恶男》在台湾的发行问题。

陈冲此次赴台访问的牵线人，正是当年介绍陈冲加入奥斯卡学会的华裔影星卢燕。这位曾被著名导演谢晋称为“ 媒人 ”的文化事业的热心人，曾为《最后的贵族》牵过线、搭过桥，如今又为陈冲首次赴台做了热心的介绍人。

40 集电视连续剧《随风而逝》的导演兼制片人是台湾著名影人黄以功。几年前，卢燕曾与黄以功合作，在舞台剧《游园惊梦》中同台搭档演出，卢燕很欣赏黄以功的艺术才华。同时，这位被陈冲称为“ 阿姨 ”的卢燕也很欣赏青年演员陈冲的才气，她认为陈冲是一位聪明、富有天资的女演员，所以，当《随风而逝》这出表现抗战时期女性命运的电视剧筹备之际，卢燕竭力促成陈冲与黄以功携起手来，力促《随风而逝》使之成功。

由于陈冲系大陆影星第一次访台，同时，又由于陈冲是在大陆青年影星中已获得具有国际性声誉的唯一的一位，她的首次赴台自然成了台湾新闻界的一个报道热点。9 月 7 日晚上，陈冲和卢燕乘坐中华航空公司班机从美国洛杉矶抵达台北。机场上，早已获知陈冲抵台消息的记者们，蜂拥地奔向候机室，等候第一位中国大陆的已属“ 国际级 ”的青春影星陈冲的到达。陈冲、

卢燕下飞机后，即接受了台湾电视台迎候人员的献花。台湾电视台在机场作了现场采访报道。《台湾时报》、《民生报》、《民众日报》、《台湾日报》等几乎所有的台湾报纸和电视台均作了突出的报道。“陈冲兴冲冲，飞来台湾”“‘皇后’陈冲，翩然登‘台’”“陈冲首度‘随风’抵宝岛”“千面陈冲，万种风情”“国际级中国女演员陈冲终于来了……”各家报纸，闪烁其词，纷纷发消息，刊登照片。照片上的陈冲怀抱鲜花，面带笑容，理着学生头，穿一身露肩连衣裙，肩挎一只背包。在机场上，她给报界写下了“大家好！”的签字，并落落大方地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谈到她此次赴台拍片的事，她说他本身是连续剧《随风而逝》的创始人之一，她说：“我很喜欢一些具有民族性的题材，特别是东方故事，或许与我是中国人有关吧！”有记者问及她赴美奋斗几年的情况，她表示：东方人想在美国影坛发展并不容易，因为在好莱坞的刻板印象里，东方演员的表演比较僵化，不合美式电影的口味，这种观念限制了许多华裔演员的演出机会。好在《末代皇帝》之后，美国人的观念已经稍有改变，他们开始比较不排斥东方演员，也喜欢开拍一些东方题材的剧本。她颇为自信他说：“我想，东西方电影文化的障碍已经有所突破了。”

《民众日报》的一则题为“陈冲才不逆来顺受！”的报道说：陈冲为《随风而逝》翩然来台，对剧本“相当”不满意。文章这样写道：“曾得到‘百花奖’的陈冲，接戏态度慎重，加以这几年在美国接受严格训练，对演出角色要求相当严格。据悉，陈冲看过《随风而逝》第一集第二集剧本后，对将主演的角色十分不满意。她认为：剧中那个逆来顺受的女主角，一点也不适合她。因此，这次来台，陈冲特地把她以往演出的资料，带给‘台视’作参考，并就剧情参与详加讨论。”这篇文章继续说：“陈冲私下向友人透露，虽然她不会写剧本，但分辨得出剧本的好坏。言下之意，对《随风而逝》似乎有点失望，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陈冲是否真能如‘台视’所愿，答应演出《随风而逝》，只有看‘台视’所作的努力了。”报纸还透露：陈冲将在台湾逗留 9 天，并将游览日月潭、溪头、垦丁、花莲等地，然后转机去上海与大陆的亲人欢度中秋佳节。在台湾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还透露了她近期在美国的拍片活动。陈冲在大陆未拍过电视剧，但去了美国之后，她接连拍了多部电视剧，还参加了一部两小时的电影《双峰》的拍摄。由于她在拍摄过程中表现得相当不错，使得“ABC 广播电视公司”特别延长了这部戏的拍摄，结果使这部原来仅两个小时的电影，成了长达 7 个小时的电视影集。台湾电视台在陈冲到达后的第二天，为她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民生报》以“谈吐谦虚风趣，个性外柔内刚，陈冲在记者会上风靡全场”为题作了报道。报道说：“身着一袭青绿色低胸洋装，面带微笑的陈冲，昨天在，台视’主管陪同下出席记者会，她不时以智慧而诙谐的回答逗乐全场，大方甜美的形象风靡了与会人士。”

陈冲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她如何取得成功的条件时说：“我是一个很喜欢在自己身上找缺点的人，所以你们问我今天的成功原因，我只会说是幸运啰！”陈冲说自己既不懂事，容貌又不出色，能在好莱坞从四面碰壁到迅速成名，她只有心里充满了感谢，感谢生活的赐予。

记者招待会上，陈冲还回顾了自己刚到美国时的打工生活。她告诉记者们，那时她曾到餐厅去打工，老板每天指着她向客人介绍说：“她就是我们大陆最红的大明星！”当时陈冲觉得自己很替国家丢脸。

当陈冲说到这一段时，记者们被她诚实、风趣的回答逗得哄堂大笑。在记者们的哄笑声中，她又强调说：那时她每天提醒自己：“ 我必须演戏！ ”以此来鼓励自己献身艺术的决心，以及投身电影事业的意志。

有趣的是，《民生报》还在该报上发表了一则陈冲的“ 小档案 ”，供读者阅读：

身高：163 公分

血型：B 型

体重：52 公斤

星座：金牛座

对自己最满意的部分：圆润的肩

最欣赏自己的：毅力

最希望合作的中国男星：周润发

感情观：无法解释——爱上了，就是爱上了

目前为止对台湾最深的印象：宵夜小菜，实在好吃

中秋节的计划：回上海看望家人，安静的度过佳节

在众多记者的报道中，有不少报纸对陈冲的素洁、质朴，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中国时报》说她，平常不带妆，昙花一现没意思，丰富内在最重要。同时，她还回答了《中国时报》记者的提

问：你名字中的“ 冲 ”，到底是两点，还是写三点？

答：日本人写三点，中国人写两点，我都不知道还有三点的“ 沖 ”，不然就是大陆简化了。

问：你怎么把长发剪掉了？

答：拍《未来启示录》时剪掉的。去年在澳大利亚拍戏时比现在还短，像军人的“ 板刷头 ”。这部电影在台湾可能在 11 月、12 月上映。

问：你对“ 美 ”的看法呢？

答：我不是对这方面特别重视，平常我很不注意的，有些人乍一看很美，但接触之后，你倒不觉得有怎么样，有些人很平常，但接触以后会发现，很多东西从里面出来了。我自己很了解自己，有很丑的时候啦！我今天见你们的时候，我是打扮过了，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打扮，我平常是很少带妆的，这个东西昙花一现，每个人都有年轻漂亮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衰老，最主要的是怎样丰富自己内在的东西，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持久些。

问：什么样的男人会让你心动？

答：这我要见到才知道，这要见到才知道。（陈冲低着头略显含羞的笑着说）

问：那什么样的女孩，你会打心底喜欢？

答：坦率的，真诚的，不做作，聪明！

问：你心目中的大陆、港台较有魅力的男明星是哪一位？

答：周润发！

问：你如何保持身材？

答：我不是很有纪律，大概一个礼拜锻炼两次，经常做的是游泳和打网球。

陈冲首次赴台，新闻界和电视界做足了宣传。不少报刊趁陈冲赴台的机会，还频发报道为她去年因“ 身份 ”原因而被拒入台，从而失去了“ 金龙奖 ”桂冠叫屈。“ 金龙奖 ”是台湾演员工会为奖掖有成就的海外华人演员而设的。

陈冲曾因在《末代皇帝》中的出色表演而获提名。但是，她的入境问题却遭到了新闻局的阻拦，理由是她当时持的是大陆护照，台湾演员工会最后不得不因入境问题而取消了陈冲的“金龙奖”名额。

台湾的大型画报《时事周刊》为配合陈冲赴台，也推出以陈冲多幅姿势各异的彩照作为封面，并刊登记者发自香港的长篇特写：《从大清侍妾到大清皇后》，作为“陈冲来访”详尽地披露了她与贝托·鲁齐合作的始末，以及她对饰演“侍妾”到“皇后”的种种感受和看法，其中颇多中肯、深邃的见解。

陈冲结束台湾的访问后，便转机返大陆，回到上海与家人团聚，欢度“中秋”，而卢燕则飞去日本观光。

1989 年冬天，陈冲、卢燕及《随风而逝》摄制组全体同仁去了东北外景地实地拍摄。第一次入东北冰雪世界的陈冲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奋，冬天的东北虽然零下几十度，但她拍片的热情高涨。东北人对已出国多年的、仍然很熟悉的“小花”也格外亲切。

与陈冲拍档的男主角是香港影艺圈的青年演员鲁振顺。他的名字，虽然在大陆观众中并不常见，但他在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中以“许文强”的替身出现过；他拍过的电视剧还有《秦始皇》（饰秦始皇的父亲）、《武则天》（饰唐高宗）、《哪吒》（饰二郎神）等。

在黄以功导演的 40 集《随风而逝》中，他参与创作了其中的 38 集。饰演片中男主角董其伟；而陈冲演的则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女医生，于是经历了一段美妙的爱情。

鲁振顺对陈冲的合作留有深刻的印象。他评价陈冲的演技是“好活泼，好轻松！”他说他自己过去大多演的是古装戏，所以很少有与女演员亲近的镜头。而在《随风而逝》一片中，导演却安排了一场他与陈冲的“接吻”戏。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时我好尴尬，与一个平时不认识的女明星一下子因为演戏而感情要升华到顶点。我总是感到不自然，但陈冲用眼神向我示意，她非常自然地配合，马上我也投入进去了，结果这段戏一次完时，导演连说‘OK’。”说话间，他是很钦佩陈冲娴熟的演技的。鲁振顺还进一步分析说：“我的脑子本来很传统，加上古装戏演多了，更古板，而陈冲受欧美的演艺风格影响多，这种场面就很自然了。”

陈冲赴台拍片，不仅造就了她在事业上的一个与台湾影界合作的机会，而且也实现了多年的宿愿——她愿在每一块中国的土地上，演出适合中国人感情生活的影视片。

自《末代皇帝》之后，陈冲尚没有接过一部超越《末代皇帝》的大片。对于这一点，她并不显示出急躁的情绪。有记者问她：你曾经参与了像《末代皇帝》及《大班》的演出，如今，你怎样平衡处在事业低潮时的心情？

陈冲平静地回答说：“我倒也不觉得怎么样。我总认为机会一定会有的，重要的是必须坚持不懈地去争取。即使是一个空的梦想，也可以使人奋进。”

回答中充分体现出一种平静、坦然地迎接生活挑战的态势。

从来自海外的报道中，自进入 1991 年以后，陈冲先后参加了“香港华裔小姐”的评委工作；还于 3～4 月以特别嘉宾的身份应邀到新加坡出席“新加坡国际电影节”，并同时为她的哥哥陈川举办个人画展主持开幕式。

陈冲在此期间，接受了当地记者的采访，并回答了一些人们所关心的现实问题。作为陈冲目前的思想动态，供关心陈冲的观众和读者了解。

当记者问到：“作为一个华人演员，你觉得华人在美国影视界的处境如何？”

陈冲回答说：“华人演员的境遇比过去几年好多了。我想将来会更好一点。华人毕竟是少数民族，写给我们的角色比较少。刚去的时候，得到的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配角，即使是这样的角色都有很多人去竞争。不过，我明显地感觉到，这四五年来情况已经好转。有关华人、东方人的题材越来越多。虽不一定写得非常真实，但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后人的一丁点贡献。当然，我们也不能怪人家，这不是一种很明显的歧视，而是从商业的角度去考虑的。因为只有白人的脸，才能引起白人的共鸣。

当记者问：“华人演员应该如何寻找突破呢？”陈冲回答说：“我觉得华人演员也好，黑人演员也好，西班牙演员或者美国白人演员也好，要在好莱坞寻找突破，取得成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数很有才华的演员照样不大成功，因为有太多人想做这一行了。以我本身来说，一开始的时候很困难。以前我在中国很成功，从来不用那么努力。不过困难也是一种挑战。1982 年以前，我在中国生活从来没有过这种压力。到美国之后，看到一些华侨拼命去赚钱，觉得很俗气，觉得怎么那样低级趣味。但生活很快就把我逼得也必须这样，我才学会了每个月把欠款付清。精神及物质上这两种逼迫，迫使我一定要前进，不成功便成仁。即使我在做餐馆女招待的时候，也很开心。但是，我知道这只是一种准备工作，是为了实现最终的目标的过渡。”

当记者又问到她：“你最近常回到亚洲来，是不是想在这里寻求一个更大的发展？”

陈冲回答说：“我找过，还在继续找，但很多机会都不很合适。香港的电影，90%是娱乐电影。我受过的训练不完全适合这样的东西，我的兴趣也不在这里。我现在不至于饿到必须拼命赚钱，所以也就没有去找。在中国也很难，一年才拍一二部好的电影。台湾方面，我也在谈，总之，一切都在寻找之中。在美国，虽然有时会把东方人写得不够好，因为他们不了解。”

记者又问她：“长期生活在西方社会中，会使你失去一些东方人的特质吗？”

陈冲坦率地说：“我想会的，这是比较糟糕的地方。所以，作为一东方人，我很想回来演戏，但又找不到适合的机会。比如中国人社会的人情味，在美国是少有的。但这有它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总是有得有失。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怀念以往的一些东西。”

当记者问及陈冲是否觉得，“要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更高的成就，还是必须回到根本的地方”时，陈冲说：“我自己每一天都希望自己不会放弃过。因为从来没有其他的土地，其他的河流，能够使我这样激动，这样悲伤，这样气愤，这样高兴。不过从事业的角度去看的话，电影本身是没有国界的，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

陈冲，作为一个东方青年在世界范围内的奋斗，应该说是成功的。她从“小花”起步，在中国的土地上走出了理想的、可喜的第一步；在美国，她所热爱的电影事业又获得了新的发展。但作为一个体年流着黄皮肤血统的血的中国青年，她始终对孕育过她的土地怀着深深的眷念，她一直梦想着有一个合适的角色和本子，能使她再度在大陆的银幕上出现。

她的梦想一定会变成现实。

她期待着，大陆的亿万观众也期待着。

三十六、甜蜜的第二次结婚

当我即将结束这本记录陈冲生活与艺术之旅的小册子时，又从大洋彼岸传来了陈冲新婚的喜讯。

1992 年 6 月初的一天，陈冲的妈妈张安中即将飞往洛杉矶前夕，我在平江路的陈冲旧宅见着张安中女士。张女士送我一本题名为《陈冲与陈川》的画册，这是一本由陈冲书写抒情性文字，由其哥哥陈川创作油画而集纳的画集。对于油画，我是外行，但诗与画总是有其艺术共通之点，对于陈川作品总能看懂一些。打开扉页，是陈川创作的一幅妹妹肖像画，是速写，画面上的陈冲神态毕肖，动人，足见陈川在美术上的娴熟功底。张安中女士告诉我：美国画商曾愿出不低的价格要购买这幅陈冲的肖像画，但陈川没有同意。如今，陈川将这幅珍贵的肖像画放在画册的扉页上，可见这幅画在陈川心目中的地位。

由陈冲创作的文字部分倒是清新、秀丽，一般浓郁的回忆与行情的馨香扑面而来。这里既有对往昔的时光的无限眷恋，也有对多彩绚丽的现代生活画卷的抒怀、感慨。海外十年，陈冲的成熟，从她的文学素养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演员演技的竞争，取决于一个人各方面素质的竞争，而艺术与文学的修养，是竞争众元素中的重要元素之一。世界上可堪称得上一流的表演艺术家，哪一个不是在艺术修养方面的佼佼者？

这是一幅题为《窗》的油画，并配有一幅童年陈冲仁立小窗前的照片。陈冲的题签这样写道：“小屋粘住了夕阳，屋檐下拥挤着童年岁月。”短短一行文字，充满了诗情画意，赋予人们一种很新颖、鲜明的感觉。

下面这段文字更清晰地记述了她童年恶梦般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憧憬：

> 六岁那年，童年的蓝色没有了。
> 黄昏的太阳疲倦地从风的脊背滑落。
> 空旷的废墟中外祖父灰色的身影远去，消失。
> 幼小的本能告诉我，他将留下我，他将不再回来。
> 为了真理，他宁死不屈，疑惑和恐怖让我很多年都没敢哭。
> 今天他的灵魂在我的身体里重新升起，带着新鲜的海的气息，带着永恒的微笑和永不跪倒的声音。
> 从此，我有了新的尊严，我有了神圣的爱情。

类似充满哲理和抒情意味的语言，在这本画册里比比皆是。

张安中女士还兴致勃勃地让我看了陈冲新婚的相册。披着白色婚纱的陈冲，笑脸盈盈，显得青春洋溢，端庄美丽。新郎名叫许彼得，今年 35 岁，是位心脏科医生，长得一表人材，给新娘戴上金戒指的许彼得脸含笑容，看来他对自己娶了一位如花似月的明星妻子发自心底的微笑。在牧师的颂赞声中，新娘、新郎的父母以及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们一个个喜气洋洋。陈冲的哥哥、青年画家陈川手捧酒杯，也为妹妹的新婚发出由衷的微笑。

据张安中女士介绍，许彼得的父母是广东人，很早去了美国。陈冲的广东婆婆也为自己的美丽的儿媳而感到高兴。但她也希望陈冲今后少拍些电影，但陈冲有她自己的事业和爱好，看来她眼下是不会退出影视圈的。新婚的夫婿是位医生，与陈冲的外祖父、父母同操一个职业。医生之家又添个医

生，陈冲的父母自然心头是喜滋滋的。新婚后的陈冲不仅没有退出影视圈的打算，反而影视、商务双管齐下，竭力想在新的领域闯出一番新的天地。她拍片的脚步并没有停顿，加拿大、泰国……一个个外景点来回穿梭、奔走；她还企划在大陆推出独资的“陈冲系列香水”，在商务领域欲辟新天地、欲取新成果。从“小花”起步的陈冲，在世界影视舞台上已经结出了硕果；她的青春的脚步，书写出两个闪光的大字：勤奋。

附 录

一、我与陈冲的对话

余之

1986 年 11 月，陈冲趁《末代皇帝》的拍摄间隙，来上海家中小憩。接到她家中的来电，我去看望了陈冲。

一推开门，一股葱油香味扑鼻而来。厨房里，陈冲双手沾着面粉，正在忙着做葱油饼。敏捷，干练的动作，俨然是一位主妇里手。

“哟，你还会这一手啊？”我笑着说。

“这种饼只有我做的好吃，别人都不太会做。”她边说边放下面粉锅，请我先上楼去坐。

我在楼上坐定。陈冲拉过来一把椅子，在我面前坐下。我端详着她，比我一年前在广州见着她那次瘦了点，也许是接连几个月拍片的缘故。我们的谈话是从最近一份地方小报的一则报道谈起的——

余：最近我看到一张地方报纸，上面发表了一条消息，那上面说，你为了在美国的影视界闯出一个天下，决意抛弃自己原来的形象，取了个洋名：琼·陈。你见着这篇报道了吗？

陈：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想起来觉得好笑。我总觉得：有些人太注重形式，在一些表面的、并不涉及本质的问题上，老是花费很多时间，浪费精力。

余：有的小报文摘还这样说，取一个名字是第一步，第二步便是改变自己的形象，以适应外国导演物色演员的需要，否则就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陈：变与不变这是一对矛盾，要辩证一点看这个问题。一个人的形象总是要变的，我今年 25 岁了，年龄增长了，形象总是会变的。25 岁的我，与 19 岁出国时候的我，形象肯定在变。今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还会变，到了老年，脸上还会出现皱纹，变成了老太婆。这些年，生活给我的磨练也多了，苦头也吃得多了……

余：你说的苦头是指什么？

陈：经济上的、体力上的苦头都有。刚去的时候学习任务那么重，又要去打短工，赚来钱去付学费，这几年又有那么多繁重的拍片任务。人经历多了，见识也多了，我也随着经历和见识的增长而变了，这是必然的规律。我现在是一个老天真了。

余：你有那么多的片拍，这是一件很不容易、很了不起的事情，有不少演员并没有你那么幸运。不但导演很难选中他们， 即 使形象选中了，但英语却过不了关。对于这一点，你是怎么想的呢？

陈：（沉思了一下，然后抬起头）实事求是地说，我的形象的内在东西并没有多大变化。这是我这几年来，跟外国导演们打交道中体验到的。我在电影中的形象，在美国和西方人的眼中，仍是一个可爱的中国人形象。（陈冲说到这里，停顿一下，看着我）你会不会认为我在自吹自擂？

余：不，你尽管说。关于外国导演如何选中你的报道，我也在外刊上见到过。请您尽管大胆说，怎样想就怎样说，事情是怎样就说怎样。

陈：台湾、香港的演员没有一个不想打进美国电影界的。但我在大陆受

了近 20 年的正统教育，熟悉中国人的习性，中国有一种天然美的东西，尤其是女性。外国导演对中国演员这种纯情的、美的东西很着迷。大陆的女性美、纯情美，是台湾、香港、美籍华人所没有的，或者说，没有大陆女性那么足。这几年中，我接连拍了 3 部大片子：《大班》、《恶男》、《末代皇帝》。这几位导演选演员时，认为我的心很单纯，连走路都不一样，怪！（笑）《大班》导演在亚洲跑了那么多路，选了那么多演员都不中意，正当焦头烂额的时候，在好莱坞的停车场，一眼就看中了我。导演因此很得意，并要我马上签订合同。我说我本子还没有看过怎么签？他笑着说：这一点你用不着担心，我和你们国家也签了合同，本子他们也看了。国家也签了，你个人有什么理由不能签。他们还认为我在《大班》一片中是最好的一个演员，是他们最为满意的一个。

余：《大班》选中你的事很有戏剧性，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觉得：你的气质中有一种自然的、纯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你的珍贵之处，做假是做不出来的。我记得当年谢晋同志选中你拍《青春》，哑女是一个不多言语的角色，谢导演看中你，也是那种“纯”的东西。以后，黄健中选你拍《小花》也是，这是我从他们的导演阐述和有关文章中看到的。

陈：《末代皇帝》选女演员也是此类情况。婉容这一角色，台湾、香港的演员，他们都去找过，最后还是找到了我。他们有这样一个看法，在我过去几年所拍摄的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是一个可爱、天真、健康的形象。

余：我想这可能就是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外国导演选中的重要原因吧！你这几年在国外拍的片子，角色的年龄跨度大了，形象丰富了，跟你在国内的几个角色相比大不相同了，作为一个电影演员，能有这么多的实践机会是难得的。

陈：在国内，有人认为我的戏路子比较窄，现在能改变一下，适应不同身份和年龄的角色当然是好事。要说变，这也是变。这次拍《末代皇帝》之前，我自己看了两遍《小花》的录像，我自己一直保存在身边，重温一下拍《小花》时的纯情。要说不变，我仍在体验，保持这种纯情。

余：《大班》、《恶男》、《末代皇帝》这 3 部片予，你最满意和喜欢哪一部？

陈：《末代皇帝》。我觉得自己一部比一部好。

余：有人从香港回来说，在香港街头悬挂着你的大腿广告，这是怎么一回事？

陈：这是一幅影片《恶男》的广告画，挂在香港地铁里。是我穿着一件全身的游泳衣，这件游泳衣比任何一件游泳衣来得保守。而且这是电影中的一个镜头。有的人硬要盯着我的大腿看，有什么法子？

余：我记得去年你曾从美国寄给我一张穿泳衣的照片（见图），当时你刚给《文汇月刊》写了一篇《我在美国三年》的长文章，考虑到图文并茂的缘故，你特地从美国寄来一组照片。那件泳衣与《恶男》广告中的泳衣相比如何？

陈：比我寄给你们照片中的那件泳衣还要保守。

余：我看你寄来的那张泳衣照也很平常，这跟我们电视中介绍国外风光时，在海滨看到的那种三点式女泳装大不一样。你照片中的那种泳装，在国内海滨中是常见的。

陈：游泳当然要穿游泳衣。穿上游泳衣，展示了一个人的健康与朝气，这是很正常的，并不存在不健康的问题。问题是有些人为什么老是朝另外一方面去想？

余：我还听到一种说法：说你在国外为了钱什么都肯干，什么商业广告啦，当“港姐”选美的评委啦，等等。

陈：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我在香港被邀请参加“港姐”选美当评委，但是没有一分钱的，我是去欣赏美的。其实，“港姐”选美，除了人体美、容貌美以外，还要评仪态、气质、文化素养等因素。

余：这我也听说过，选美的标准也是比较严格的。国内有些地区，如广州也选举过健美小姐。现在国家体委已同意女运动员穿“三点式”比基尼泳衣参加健美比赛，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举动，过去根本不可能。现在已有报刊杂志刊登了比赛和训练的照片，这在前几年是不能想象的。

陈：至于商业广告，我却一次也没有做过，是“零”的纪录。

余：我一直认为，人与人之间需要互相沟通、理解，特别是影星与观众之间，更需要。如果不沟通，不了解，有些事常常会传歪了。近两年来，对你的传言有一些，但支持和信任你的还是多数，《文汇报》不是发表了《为陈冲一辩》的文章吗？影响就不错。你给家里的信和《大班》剧照《文汇报》也登了。

陈：《文汇报》以及其他报刊、广大朋友们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我一直是很感激的。我的每一步成长，离不开大家的帮助。这一点，我心里一直记着的。我在海外，也时常想念老师和朋友们。

余：有一点请你相信，支持和信任你的朋友还是绝大多数。一个人才成长很不容易，尤其是象你这样一个年轻的姑娘，不满 20 岁就只身一人，远离故土去奋斗，精神十分可佳，许多同志都说你不容易。几个月前，我还听人说你拒绝为《花花公子》杂志拍照的事。

陈：《花花公子》杂志确实来约过我拍照，这本杂志常登裸体照。他们愿出很高的报酬为我出一本画册，但我几次都拒绝了。我不能看有钱，而且是大钱便丧失原则，这是我绝不会同意的。

余：你做得对。你要坚持两条原则：一不反动；二不拍裸体。这样，你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十亿观众，你绝对不能失去。

陈：你说得对，任何时候我不会违背这两条，去做我心里不愿做的事。我家里的人也跟我这样说。

余：钱是需要的。搞建设也需要钱，对钱也不必讳莫如深。尤其是你处在一个钱的世界。办事业需要钱，但人生的目的不是为钱。钱需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得。

陈：我打工、拍电视片拿钱，这是应该的。用假期里打工、拍片得来的钱去支付学费，这也是勤工俭学，是劳动所得。我在《大班》、《恶男》、《末代皇帝》这 3 部片子中也在探索角色，煅炼我的表演艺术，不能说我是为了钱而拍的。至于他们给我报酬，这也是我应得的。每一个演员都有报酬。

余：传说你拍一部片子拿几十万报酬，还有的说不止这些。

陈：（笑了一笑）要是我得那么多，倒高兴了。但我要争取，或者比传说的更多，为中国演员能得那么多而努力争取。在西方，演员的片酬，是与他（她）的知名度、演技水准相平衡的。片酬高，表明一个演员的身份与地位。外国演员能达到，我们为什么不能达到？我们不能让别人看不起。

余：我看过一些外国电影的资料，像好莱坞的一些大明星片酬均在百万以上，有的甚至高达数百万。

陈：我也要争取。外国演员能达到的，我也要努力达到。至于说追求物质，这应该怎么看。一是精神，二是物质。这两者我都需要。我们不能空讲精神，而不讲物质。革命导师不也是说过人民群众要明确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吗？我拍电影拿报酬是劳动所得。在拍《大班》中，珠江电影制片厂老演员章杰，在片中扮演林则徐的形象，导演很看重章杰，认为他是一个好演员，给了他 5 万美金的片酬，只不过这 5 万美金上缴给珠影了。

余：此次《末代皇帝》在北京、东北等地拍片，你和导演合作得怎么样？

陈：合作得很愉快、默契，我认为导演贝托·鲁齐确实有水平。他在意大利是位有名望的大导演。他善于从演员的身上挖戏，尽量多挖。有时候，经他一点拨，我心里马上领悟、开窍了。他能和演员之间沟通感情。他也很能运用镜头。

余：关于贝托·鲁齐我也知道一些。《中国电影时报》也专文介绍过他。他今年 46 岁。他的父亲是一位诗人、教授。贝托·鲁齐中学毕业后向父亲要钱买了一架小摄影机，自己拍短片，他的代表作品有《随波逐流的人》等，我还想知道，他对已拍的《末代皇帝》评价如何？对你的评价如何？

陈：从我的感觉来看，他对《末代皇帝》已拍的部分很满意。不瞒你说，每当我拍一个镜头下来，他总是喊一句：“好极了！”我知道他心里很高兴。

余：你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你还差二十多分就可以完成全部课程，可以毕业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完成？

陈：等我戏拍一个段落后，一俟有间隙，我就去读书，完成学分，准备毕业。

余：你和 3 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梅里尔·斯特里普有没有接触？你认为她的演技怎样？

陈：我没有和她接触过。但我知道她，也熟悉她。她是一个非常安分、不愿出名的演员。

余：我插你一句，她的传记我看过，正准备在《文汇月刊》上发表。她的这本传记的名字就叫《一个不愿出名的明星》。

陈：梅里尔·斯特里普除了演技好以外，她还是实实在在地象一个普通人那样生活着。一个人不能被架空，不能老是被人议论纷纷，这样会失去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的。说心里话，我想安安静静地做一个人，除了拍电影以外，就是丈夫、孩子。

余：对你的议论有一些，但也不是很多，你也不必太介意。前一阵子拍《大班》的时候，传过一些。《大班》中究竟有没有裸体镜头？

陈：没有。这也是一个“零”的纪录。（张大眼睛望着我）我记得这个问题你问我两三次了。

余：我的观点是比较宽松的。你在国外学习也好，拍戏也好，这都是无可指责的。我也反复说过几次，你一不反动，二不拍裸体，其他的什么都说得过去，即使你一时被黄沙盖住，但最终还会显露出本色来的。人们的不理解或误传只能盖过一时，而不能永远。如果违背这两条而去求生、求名利，这是会被正直的人所唾弃的，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

陈：你说的例子，我也知道，如果是那样，一个人所付出的代价太大，天平会失去平衡的。

余：对，你想得很明白。对于传言问题，我还要说一点：总的来说，相信你、支持你的人占大多数。谢晋导演不是从美国回来后就说了你不少好话吗？至于海外的报道，说你不好的固然有，但说你好的也不少。我就看到过两则不同的报道：一则说你拍《大班》有“ 裸戏 ”，另一则针锋相对，标题就叫《陈冲为维护中国女性尊严，拒拍裸戏》。

陈：（委屈地）说好的，国内不会转载，说不好的就争着转载。

余：那也不全是。

陈：不过也好理解，说不好登出来有读者，报纸有销路。《大班》中没有裸体镜头，《恶男》、《末代皇帝》中都没有。《大班》中只有接吻镜头。接吻只是戏中的人物感情所至，不是硬扯的。

余：接吻戏在影片中是不稀奇的。只要是剧情、人物发展的需要，是整个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没什么，用不着大惊小怪，最近我看了谢晋的《芙蓉镇》，里面也有一场大胆的、国内影片中还不多见的长长的接吻镜头。

陈：这说明很好。

余：所以我历来主张对传言要分析，要弄清情况。我想这一点，大家还是有分析头脑的。

陈：这次在北京有一点我很高兴。王蒙同志和我们一起吃饭。他跟我说，国内有些传言可能对你有压力，但你不必太顾虑，领导上不会那样看的。

二、把回想留给未来

陈冲

在失去的时候，我们得到些什么？

在得到的时候，我们失去些什么？

四年的婚姻生活结束了。我终于是失去了他。好多次我们 试着分居，过不了多久总是又住到一起去了。最后他决定搬去旧金山。由于告别的次数太多了，总觉得不久就又会团圆，告别似乎只是为了重聚。我一时没有觉得此次告别的严重性。把最后的几件行李装进他的吉普车之后，他叮瞩我别忘了交演员工会的会费，已经晚了一个月了。他的口吻很随便，我却突然不安起来。这四年来我一直都没有交过会费或任何其他的费。他把我当孩子似地保护了那么多年，什么生活上的杂事都一手包办了。关上车门，燃上引擎后，他摇下车窗，深深地望了我一眼，充满担忧。我呆呆地、固执地看着他，象一个傻孩子一般。我们没有说再见，也没有互相祝福。他走了。吉普车满载着四年的记忆。当他的车消失在拥挤的街道上之后，我意识到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告别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孤独、失落的一天。

我们曾经有过那么多丰富多采的希望与计划。

生活似乎中断了。

我独自驾车到离 L.A.一百多英里远的小镇欧海，一路上眼泪流得象一股无尽的泉水。上帝将我所失去的变成了泪水又还了给我。

开到时已是深夜，一个瘦瘦的月亮孤零零地悬挂在半空。月亮下面是野山乌黑的剪影。我想起多年前读到的一首诗《月亮拽着我的风筝走了……》，诗里讲些什么记不太清了，但诗的结尾我能背出来，“把回想留给未来吧，就像把梦留给夜，泪留给大海，风留给帆。”

我找到一家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小客店，住了进去。客厅里的摆设简单，生着火，使人感到温暖、安全。我打开书包，取出一位好友去年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署名德国诗人 Rilke 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我相信你会需要这本书的。”他曾意味深长地对我这样说。这书在书架上坐了快一年了。

坐在火边，我一口气念完了一整本书，似乎每封信都是给我写的。虽然我的心仍然是孤独的，但这孤独似乎升华了，变得宽阔了。我在反省中找到了孤独的意义与美。这几年来，忙忙碌碌，很少有时候看看自己心里的地图，旅行一下自己心里的世界。

孤独是最难忍的，同时也是上帝所赐的礼物。爱是最伟大的情感，因而也是最艰难的。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寻找容易的答案，然而轻易得到的一切都不那么可靠或可信。

我在笔记本上摘录了 Rilke 信中的一段：

Most people have turned their solutions toward whatis easy and toward the easiest side of the easy；but it isclear that we alive must trust in what is difficult；every-thing alive trust in it，everything in Nature growsand defends itself anyway it can and is spontaneouslyitself，tries to be itself at all costs against all op-position.We know little，but that we must trust in what isdifficult is a certainty that will never abandon us，it isgood to be solitary，

for solitude is difficult；that some-thing is difficult must be one more reason for us to do it.

It is also good to love：because love is difficult. Forone human being to love another human being is per-haps the most difficult task that has been entrusted tous，the ultimate task，the final test and proof，the workfor which all other work is merely preparation.

注：

临睡前，我想起母亲，她老远老远地正在为我操着心。想起小时候为了手指上的一根小刺，我怎样向她哭喊。今天我就是戴上荆冠也不会忍心让她听见我的呻吟。父母年纪大了，做儿女的应为他们带来精神上的安慰，生活上的安全感。我却仍然自顾不暇，活得颠三倒四，心里深感内疚。我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发誓：明天是新的一天，我要开始新的生活。

早上睡醒来，发现自己在一间充满阳光的苹果绿的小睡房里。窗外的远山衬着万里晴空，不远处有一条小河在低声轻唱。我为自己能在这世界上的存在而庆幸；我为自己能在这苹果绿的房里醒来而庆幸。

欧海给我的心带来了宁静与希望。现在欧海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去欧海静静地住上两天是我能给自己最好的礼物。如果有人问我有什么养身之道，那么，欧海的山，湖，桔树和苹果绿的小睡房便是我的回答。

事业上的进展使我变成了个忙碌的人，整天抛头露面，跑码头，很不可爱。我脑子里可爱的女人是协和、恬静的，也常常渴望自己也成为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女人。

但是，在耻辱的熔炉里炼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个女人。她刚强，顽固，不撞南墙不回头；她爱大笑，笑得很不文雅，也许这是她保持健康，蔑视困难的法宝；她提起来一条，放下去一滩，伸缩性极强；她没有成为一位贤妻良母，她失败了，但在一切挫败中她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学到了一些做人的道理，认为值得；她屡次失望，但仍然相信秋天金色的阳光，相信耕耘之后一定会有收获。

不娴雅，不可爱也就罢了。

从在国内得到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到在美国餐馆里打工；从演没有台词的小配角到奥斯卡的奖台，这些年来的甜酸苦辣能装好几箱。

有一次在餐馆收钱，一对衣冠楚楚的犹太夫妇给我的是一张 50 美金的钞票，却硬说是一张 100 的，我知道他们在撒谎，于是坚持己见。他们大吵大闹。餐馆老板只好让我按 100 块找给他们钱，并教育说，以后千万不能先将钱放进抽屉，必须先拿出找钱，后把收来的钱放进抽屉里。夜里结完帐，少了 50 块，我赔。50 块钱在打工女看来不算是小钱，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毕竟是身外之物。我咽不下的是谎言战胜了真理。我赌咒下次他们再来的话，我一定要让他们上吐下泻。他们没有再来。今天我倒是有些可怜他们干这种可悲的事。

电视台招小配角，我涂上口红，放下骄傲，前去应征。被人家左看右看之后，得到一个没有台词的小角色：Miss China，在台上走一走，高跟鞋，红旗袍。

还有一次，我得到一个电视台的小角色，有一句台词：

“Do you want to haye some tea，Mr. Hammer？”我将终生不忘

这毫无重大意义的台词。

今天，我的机会多了，生活好多了。我又得到了承认和被接受，有时候，我可以飞去跟英国王子喝午茶，和法国总理进晚餐。但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脚踏实地地生活。

我仍然相信可爱的女人应该的贤惠、恬静的。今晚我将不在电话上大笑，或者想入非非，为突然间一个奇怪的念头而激动；今晚我要静静地在炉火旁织毛线。

我渴望深深的夜和银色的月亮。

也渴望月下的爱情与诺言。

1989 年 12 月 17 日于洛杉矶

注：

这段译文的大意是：人们总是去寻找容易的答案，但只有困难的事才是可信任和值得去做的。

我们知道得不多，但是我们必须相信只要是困难的，这本身已是一个让我们去做的原因，孤独是难忍的，但能从中找到的意义太值得我们去忍了。

爱也是伟大的，因为爱也是困难的，一个人要真正地去爱另一个人，这是最艰难的任务，这是最后的证实。其他的一切任务都只是准备工作。

三、向好莱坞进军

——卢燕、陈冲对话录

陈冲是中国电影百花奖的得主之一。她在我国银幕上曾塑造了天真无邪的少女形象，深为我国观众所喜爱。她曾在上海外语学院学习英文和德文，1981 年赴美国深造。由于她在国内就打下了表演艺术的扎实根底，对英语掌握运用自如，再加上她的表演天才和不懈的艺术追求，如今在好莱坞已成为最受重视、最有希望的东方影星。陈冲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当然不是偶然的。好莱坞第一位中国影星，是二三十年代的黄柳霜。以后，一直到 60 年代，卢燕成为第二位纯华裔的演员，在好莱坞主演了影片。陈冲则是第三位在好莱坞担任电影主角的纯华裔演员。这里发表的是卢燕和陈冲的一次对话，可为我们提供陈冲的情况和她对进入美国好莱坞的看法。

卢燕：陈冲小姐，您最近拍的是什么片子啊？

陈冲：我最近刚完成的是一部美国影片。我们是在澳大利亚出的外景。这部电影是一种类型的未来片。未来型影片有许多种。有的未来片，人们穿的都是象机器人的衣服，体现一种对未来的看法，觉得未来的一切都是非常完美、先进、十分工业化的。而我们拍的这部影片，则体现了另外一种对未来的看法。整个影片中都显得十分破烂、荒凉，是在澳大利亚的沙漠中拍摄的，这也影射了目前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对未来的环境造成了威胁，将给我们的后代带来巨大的痛苦，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影片。

卢燕：那么你在这部影片里，担任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陈冲：为了拍这部片子，我在影片里剪了头发，剪得非常短，简直可以说是剃了头。我所扮演的角色十分具有野性，是一个未来的运动员。他们一群人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和每一个村子里的人比赛，向人们提供娱乐，并以此为生。这部影片就是表达这种人的生活和心态。他们的内心都是十分沉闷的，显得麻木不仁，而只有我担任的这个角色，却仍然在内心中存在着一线火花，认为总会有美好的东西存在，所以仍然在希望，在斗争。我觉得这个角色是很特殊的。

卢燕：据我了解，这个角色起初并不想给中国人演的，你能争取到了，这很值得高兴，因为这样就打破了好莱坞的种族界限。

陈冲：是的，他们写的时候完全不是为中国人写的，而且写的这个人的形象限我也毫无关系，他们写的完全是一个大洋马的形象，她的体格十分强壮，她需要跑得很快，要把很多人打倒，赤手空拳地把人打倒。我开始去见导演时，他脑子里对我完全是末代皇后那样的形象，非常纤弱、忧伤，和他原来设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由于导演也是作者，他从头到尾都是那么想的，所以要想说服他改变他的构思，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但是谈了几次以后，我终于说服了导演，完全改变了他的构想。我对他说，这个角色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我长得比较矮小，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但是速度还是可以有的。所以我扮演的这个角色，动作十分敏捷，她的强壮表现在她的头脑里，凭着她坚强的毅力，使人完全可以相信她能够战胜比她长得更高大的人。使我感到很过瘾的是，过去我在美国所演的，都是十分纤弱的东方女性，哪怕是演女主角也是如此，因为这美国人对东方女性的一种固定看法，认为只有这样才代表了东方女性了。而我在这部片子里，却完全改变了这一形象：

头发剪掉，动作相当粗野，脸上带着伤疤，是一位个性十分强的女性。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扩大了饰演角色的范围。我是第一次演这样的角色。

卢燕：你在中国所演的，都是很讨人喜欢的少女形象。到美国后所演的角色，也都是在西方人心目中觉得东方女性就应该是十分纤弱、顺从，非常女性化的角色。这次你争取到了一个与过去的形象完全不同的、非常有毅力、也有体力的角色，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事。请问，这部片于在澳大利亚拍了多久呢？

陈冲：一共拍了 4 个多月。在正式拍摄前，我们还进行了 3 个星期的排练，这在拍摄影片中是少有的。

卢燕：我知道你在那里天天需要受训，要跑呀，练呀，因为她是一个很有体力的女性。那么回到美国以后，你是否还在天天煅炼呢？

陈冲：我想我是可以每天煅炼的，但是我没有能够每天做，因为回到美国后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了。不过我还是尽量做，每个星期差不多有 4 次。

卢燕：这次到澳大利亚去，您觉得在美国拍片和在澳大利亚拍片有什么不同吗？

陈冲：在美国拍片好像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在澳大利亚就比较放松，澳大利亚人比较朴实，是我接触过的最愉快的一个摄制组。他们很重视演员的吃饭、休息，不象在好莱坞，工会把一切都规定得很死板，对演员的照顾都是职业性的。而在澳大利亚就比较通人情一些，大家交往比较有感情，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午那顿饭。

卢燕：中午饭都吃些什么呢？

陈冲：啊，那都是最好的海鲜，很少在摄制组工作的情况下能有这么好的午餐。什么龙虾呀，鱼呀，都是最好的东西，还有最好的蔬菜，有很好的营养。上午拍到一半的时候有早茶，下午有午茶，真是丰富之极！由于那里的自然环境比较好，所以整个摄制过程都是很愉快的。我们锻炼得十分厉害，所以我的饭量很大，胃口很好。这一段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卢燕：在那里，摄制组的工作人员是从美国带去的，还是在当地雇佣的呢？

陈冲：除了制片和导演，其他都是澳大利亚当地人。卢燕：这次拍片，在技术上你觉得澳大利亚和好莱坞有什么区别吗？

陈冲：在技术上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只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拍摄，所以拍出来的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不过我觉得那位摄影师比较质朴，由于他对自然的热爱，所以他都能自然地表达，很少有什么噱头在里面。我想这对影片会有很大帮助。

卢燕：这个影片都在澳大利亚哪些地方拍过呢？

陈冲：大部分内景和一部分外景是在悉尼拍的。其余的绝大部分外景是在澳大利亚中部的沙漠里拍的。那里的人烟非常稀少，就象美国刚开发时的西部似的。那个地方很美，出产宝石。那个沙漠很大，比撒哈拉沙漠略小一些，原来是海底。每逢周末不拍戏时，我们就在那里扎起帐篷住，不再回旅馆。我们就在那里拣拾古代的化石，还有贝壳，牡蛎什么的都非常美丽。随着一天不同的时间，整个沙漠的颜色都在变，真是漂亮极了。整个在沙漠中的经历，是令人难忘的。

卢燕：这是一次很有趣的经历。既在繁华的大城市拍，又到沙漠和荒凉的地方去，这也就是演员的一种乐趣吧？

陈冲：是的，非常令人难忘。有时我甚至想，为什么人家还发给我工资呀，好像我应该给人家才对。

卢燕：你这次从澳大利亚回到美国以后，还有些什么计划呢？

陈冲：我是刚回来不久，准备去一次新加坡，参加那里的第二届国际电影节。在那里，我将会见到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电影工作者。在那以后，德国的西柏林电影节也邀请我去，但我不知道到时候我是否有时间去，如能去，也将会见到很多的电影同行。这对我也将是很好的经历。因为过去我无论是在国内拍戏或在美国念书，都是在比较封闭的情况下，很少能接触到很多人，与他们交流。这次如果能去，就可以有机会见到很多人，学到很多东西。

卢燕：我倒是希望你能到柏林影展去，因为你本来就会说德语。去了可以学以致用。

陈冲：我学了德文很久未用了。我倒是很希望能去，但是要看时间，因为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我最近要去拍个广告，可能回到亚洲去拍。之后，还有许多新的剧本要和制片、导演商谈。年初，还有许多的会。所以，我不知道到时候我能否有机会去。

卢燕：我知道你拍片是很繁忙的。你在拍片之余，在生活上有什么爱好吗？因为我知道国内很多观众对你的近况还是很关心的。

陈冲：我想做的事太多了！除了拍戏和研究剧本，我比较喜欢运动。在悉尼时我们恰好住在海边，我每天都到海里游泳，这是我生活中的最大乐趣之一。在美国我也参加了一个游泳俱乐部，每个星期可以游上四五次。去年冬天我开始学了滑雪，今年冬天继续进行。我曾去了加拿大几个滑雪最漂亮的地方。我对滑雪非常感兴趣。另外，我最近对设计家具侧民有兴趣，这是因为我自己有了一个新的家。我觉得在外边买家具很单调，反正都是工厂造的。于是我就自己设计、创造了一些东西，和我的哥哥一起做出来了。这样，既有创造性，同时又是一种生产，我觉得是很积极的事情。

卢燕：这是一种很好的爱好，因为这是一种不用花钱的爱好，而且是可以从事生产的爱好。

陈冲：不过眼下还得花钱，因为目前我的经验很不够。（最近卢燕到陈冲的家里去看了，这个家在好莱坞的山里头，非常雅静，从屋里可以看到好莱坞山下的许多景色和灯光。房子有两层楼，都是朝南的。室内明窗净几，非常幽美。陈设的家具既有陈冲自己设计的，也有西方很实用的。）

卢燕：你今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在好莱坞，想要成名的女孩子是太多了，长得好看的也太多了，那么，为什么你能够成功？能否对许多憧憬到好莱坞发展的少女，提供给她们一些忠告呢？

陈冲：我觉得父母给你的一切，像是你的容貌啦，这确实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正如你所说的，在好莱坞是美女如云。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努力改造自己的内心，磨炼自己内在的东西。在这里，努力是重要的，不然的活，即使机会来了——我很幸运地得到了这种机会——你也不能接受它，发挥它。因此，要使自己随时处于准备好的状态，当然不可能完全准备好，但至少要能完成人家要求你做的事情。我刚来美国时，因为我在国内曾在外语学院学习过，所以英语的基础比其他刚来美国的演员要好一些，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花费很多的功夫，花了我几乎所有的钱，请老师来教，请了好莱坞最好的口语老师。

卢燕：我知道你刚来美国时也是很苦的，需要半工半读。而半工半读的

工资是很少的，因为它不是一种经过训练的职业，而只是普通的打工。可是如果你请一位专门的语言老师，每个小时就要 100 多美元。这 100 多美元如果你去打工，就得做上十几个小时，再除去交税，所得就很少了。所以我知道这一段日子你是花了很多心血的，学习是很刻苦的。

陈冲：是的。我当时做工每小时才挣 5 块钱，那位老师每个小时也是 100 块钱，所以我需要攒呀攒呀，攒很人才去找他一次。不过他教得还是很好的，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值得。那时我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下决心一定要学好，于是我就逼着自己把钱省下来。当时我简直就是破釜沉舟了，我觉得决心是很重要的。另外，在学校读书时，与人接触时，我都尽量观察，学习怎样才是一种可以被人接受的、合适的社会态度。因为从外面来到美国的人，如果自己不能努力适应，她就完全是一个外来人，不能和美国的社会溶合起来。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既要生活于另一个社会，使自己在各方面都能与之相处得很融洽，同时又要保持自己从里到外都是一个中国人——因为人家尊敬你是中国人，这很不容易。存些人因此也可能就停止了，不愿再做下去了，因为这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这真象一所社会大学校，但我觉得这很重要。

卢燕：是的，处世是一门大学问，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谢谢你，陈冲女士。